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第十三）

第一章 首部曲

一 緣起

1 研究動機：研究之於我

進入研究所是自己在尙未參與¹教甄、踏入校園教書之前的願望，也是生涯規劃的其中之一。即使考上了研究所，這可說是達成了生涯規劃裡的階段性任務，原本我應是快快樂樂、完完全全準備好全心的再次投入校園，卻因為週遭朋友都在為工作、教甄奔波，自己也被感染了投入職場的氛圍，不甘於被當成米蟲或是異樣關心的眼神對待，因此我也追隨別人一投入教甄考試，自己也一邊工作一邊教書。本來我以為這樣很好，暗自竊喜自己做了個明智的選擇，覺得自己一定可以勝任、扮演好同時加在我身上的學生與教師角色。事實證明我是蠟燭兩頭燒，灰心喪志的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初寫論文時，爲了論文題目苦思、銷磨了很多時間與心力，苦無題目與想法之時，²陳老師要求我寫一篇自傳，我寫了一篇極度膚淺的自傳交差了事。當時我只是納悶我要寫的是學術研究的論文，不是自傳才對，但是既然是老師給學生的作業我就得完成它。當時我尙未意識到：寫自傳其實是爲了回顧生命史、成長經

¹各縣市國中正式教師教師甄選

² 論文指導教授陳致嘉教授

驗，企圖從記憶與經驗中抽絲剝繭的理出一些需要被處理、被詮釋的部分生命經驗。

剛開始做爲陳老師的研究生，每次與陳老師見面總有些不自在，我知道她給我很大的空間，也相信我有自我成長的能力，但這顯然不適合我，因爲我不習慣這樣，我習慣老師說一我不敢做二，這才符合我從小到大接受的教養方式。有時候我會怨嘆自己的作爲不夠積極，也不能像同學一樣舉一反三，甚至有好學的求知精神。當念研究所與教書賺錢兩者皆有的同時，我感覺能夠經濟獨立較爲實際，而支持我在研究所耗了四年的動機是：我念的是交大的研究所—這像是一頂皇冠，也是一種加持，有了它，我會覺得自己很棒。


「論文形成就像一條小河，保持自然的流量，自然而然會流向大海。生命與學習的過程也是如此，小河的河水保持著豐沛的水量，小河就會越流越寬敞；並不是在上游時就決定好：它要多寬？要流向哪？那不是自然而然與水到渠成的情形。然而生命與學習過程中只要不斷維持著自己的真誠與熱愛，其間經過的過程會被賦予意義，生命也是會越來越寬敞，生命的意義與深度就會不斷被發掘、挖深。」(95年11月 meeting 摘錄陳老師的話)

「寫論文就是一種學習」，與陳老師談話過後，我思考自己在研究所裡學到了什麼？又成長了多少？而這就是我要藉著自己的論文回答自己的。若能夠深深去體會到自己成長，看見了自己真正在學習，也享受著自己寫作的過程，慢慢的把對論文的期待放入論文中，我的論文就像是一條源源不絕、載著豐沛水量的小河，繼續不斷的發展延續下去，流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寬敞河道。我想：曾經因爲質疑而停下來的人生腳步，絕不是時間的空轉與消耗，而是休息、沉澱心靈，更是品味生命的好方法。

這不只是一條學習知識的路，更是一條生命實踐的路。(顏如禎，2006)

2 期待！

研四了，彷彿一切才正要開始的感覺，著手動筆寫了以後才發現一切並不是這麼容易的，想要同時³兼顧工作與學業真是兩難，不容易又捨不得到手學位就這樣飛了。更明白的說，我沒有捨棄學位或工作的瀟灑，試問自己為何不能瀟灑的來去，不想寫；想考試，就好好去考，又為何像條拔河的粗繩，誰施點力拉你一下，你就往它倒去。我的人生就是面臨了這種僵持不下的困境，甚麼都想要，卻甚麼都要不到。我很清楚這世間絕沒有兩全其美的事，非要有所失才能換取部分的得，道理我懂，但我在堅持甚麼？為何總是要緊抓不放，看不破又看不透的矛盾心理，讓我只好選擇逃避，就放著吧！當作進行式，好像一切正在進行中，這正好安撫自己的矛盾的心理，也當作難以對他人交代的最佳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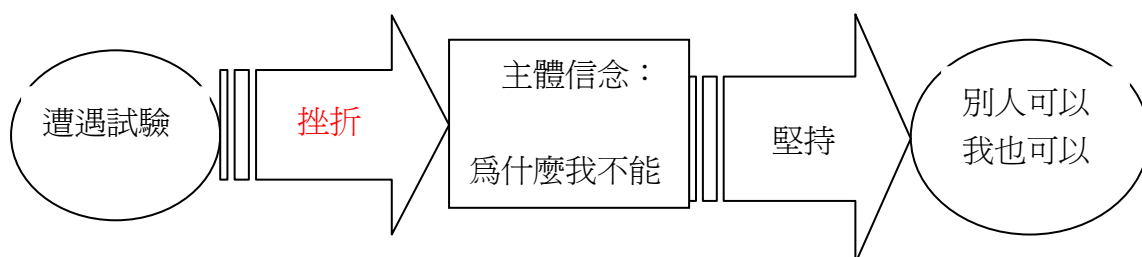
做為「人」如果不去在乎生命來自何處，勢必將很難確定將往何處去；如果不去記得過去種種，對於未來又不甚明確，將註定是生命旅程中來去無痕跡的過客。寫論文之前我一直深信「人」是要向前看的，只有老人才會追憶往事，對於過往的回憶那不是我所關心的，過度的沉溺在過去生命中，將會使我無法繼續生命的旅程的下一站。深信生涯有必然階段性的我，總是為了一個計畫中應到達哪一個旅站而困擾，在未到達前就不斷的思索著：該如何前往？又該何時到達？遇上變化時，卻又想著：是甚麼原因如此？應到卻不到又該如何是好？另一方面又想著：乾脆別去了，留在此處欣賞眼前，享受當下片刻也可以。就這樣，我猶豫不決像鐘擺擺盪著，焦慮不安的找不到適當的歸屬。

論文計畫口試時⁴莊佩芬老師說：「大多數的人是無法看清楚自己生命旅程的，也大多數的人都活在身體的感覺層次。」倘若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就像在經歷

³ 筆者當時正在新竹市某市立國中擔任代理教師。

⁴ 台東教育大學初教系教授，並且也是筆者論文計畫的口試委員之一。

一趟旅行，我們當然不會製作工具，讓屬於自己生命旅程順利成功。過去的我就是如此，現在我清楚知道我有著屬於自己的生命樣態，寫論文就是正在進行一趟生命探索的驚奇之旅，我從還沒有製作探索工具時開始我的旅程，那又將會到何處結束呢?我期待著！



圖表 1-1：內心信念

二 我說故事的方法

1 敘說與說故事

進入研究所上了一門質性研究的課，已經忘了為何陳老師會獨鍾敘說探究，只是依稀記得：第一次參加論文計畫口試，口試的同學就是採用敘說的研究方法，那是我自質性研究上課後第一次深入體會到敘說的可怕張力——是賺人熱淚的。除了賺讀者、聽者的眼淚外，最難得的是敘說自己生命故事者正在眾人面前一件件的脫下自己身世的外衣。當時的我直覺我不適合這樣說故事的方法，或許說別人的故事我可以淋漓盡致；但對於自己的，我完全沒有把握能說的多完整、說的多徹底。還記得：第二次參加學妹的口試時，當時有位莊佩芬老師說到了「做自己功課最難」，這句話我心有戚戚焉，能著手做自己的功課就是幫助自己看清楚生命位置，但是該怎麼做？該怎麼說？這是我的疑問，也是我的障礙。

我的內心一直有兩股力量拉扯：一股力量說我們來到世間不就一直追求能讓自己穿上華麗時尚的外衣；另一股力量說穿再多的外衣終究只是外在、表象，永遠無法包裹的天衣無縫，何不真正敞開自己？看見真實的自己呢?開始說故事之

時也是矛盾糾葛的開始。

2 該說些什麼?我只想說別人的故事

對於包裝自己，我學得很好，我也習慣做個故事的傾聽者，聽別人說總是自在許多，我在別人的故事裡總會似有似無的看到自己與想到自己，但敘說研究在於將主體性還給被研究的主體，而自我敘說探究則將焦點放在自己的生命史上。有沒有能力去探究自己除了需要勇氣之外，也需要被勾起、被引起研究的衝動。我是個容易安於現狀的人，對於自己的人生過程，我總是視之為理所當然，也許是後知後覺吧?

還記得與陳老師討論到自己為何喜歡教書?一時的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似乎是考試體制讓我只清楚看見目標的存在與達成與否?但過程中是什麼力量支持我前進，我卻自動省略。我想陳是要我問問自己：考教甄這個行動背後的動機與力量是什麼?為了盲目與麻木的生活而忙碌著不過是充實的假象，可是我卻很樂於沉迷在這樣充實的假象裡，擁有這種性格的我是否不適合做敘說探究?這是我的結論，還是我的駝鳥心態(逃避)呢?

管他適不適合，研究所至今已經要邁入第四年了，由於四年條款所迫，這個故事不說也是不行的，行到水窮處，卻不能坐看雲起，我必須硬著頭皮金蟬脫殼。我想說別人的故事，但是要說什麼呢?又要說誰的故事呢?反覆思索我要說一個代理教師的故事，想將焦點轉移到其他代理教師同儕身上，完整地替別人發聲，可是……問題是：這不也是我的故事嗎?

3 成為故事的主角

我以為我會很好，我以為只要擇善固執，我以為生命總要有階段的必然性，當太多太多的以為一一被延誤，一一不按牌理出牌時，這讓我招架不住，我開始

質疑自己的能力，質疑自己擁有的優勢，想像著各種導致失敗的可能性，然後我聽不見別人，也看不見自己所擁有的，我的生命中許多的正在進行式正在譜上音符的生命樂章——它是不完整的旋律，因此奏不出優美樂章。

我到底怎麼了？ 我的樂章該怎麼續下去？

繼⁵涵與⁶如的自我生命敘說探究論文之後，我接受了陳老師的建議加入追尋自我的一趟寫作歷程，我的同學涵以自身的成長背景以及求學經歷的回憶出發，自我敘說生命經驗並且用鹹魚大翻身的隱喻述說自己透過努力的求學過程，試圖從中下階層的原生家庭背景中晉升另一個社會階層的一段生命史。所上另一位從事敘說探究論文的寫作是我的學妹如，技職體系出身的她進入國立大學的研究所後遭遇到種種衝擊，讓他意識到自己與同學間有著很大的差異，這樣的差異一度讓他很不愉快也想逃開，挫折、沮喪、壓抑、自我貶抑讓他就像一隻大肚魚，大肚魚的心事也因為碩士學位的畢業論文而有機會抽絲剝繭重新梳理一番，透過敘說與行動向內看。



在接連參加過兩次敘說探究論文計畫口試後，陳老師問道：「那麼繼鹹魚與大肚魚之後，我是什麼魚？」


我想：我是一條平凡且容易適應環境的吳郭魚。我深信我一定可以在最惡劣的環境中找到自我生存法則，可是吳郭魚雖然不起眼，但也有些自我期許：期許自己可以被飼養在池塘或是魚缸裡呵護與欣賞，縱使沒有華麗的外表、嬌貴的氣息，也希望自己在與錦鯉或是金魚競爭游泳時，絕對不可以落後太多。這種不求最好，但也絕對不能墊後——這就是我的生存法則。可是這樣努力的混在飼養錦鯉與金魚魚池中，雖然偶爾會獲得些許的關注眼神，我是不會因此滿足，但吳郭魚終究也只是吳郭魚，無法改變身上鱗片的光澤與顏色，卻爲了與他人競爭、一

⁵教育研究所教育行政組同一屆的同學

⁶所上同組的學妹

較高下來獲取肯定，加諸在這條小小吳郭魚身上的是很多很多的不服輸與衝破現況的大大能量。

「做自己的功課最難」莊佩芬老師的這句話深深地敲動我的心，從小到大從未想過要為自己做些甚麼？也沒有勇氣聽見自己內心的聲音。即使只是穿什麼款式的衣服，這麼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我都很難拋棄別人的眼神，義無反顧的想怎樣就怎樣。論文計畫口試結束後，我深深體會到自己要做的功課就是：自我肯定、自我認同。我再問自己，聆聽與閱讀別人的發聲之後，我該如何自我定位？我將自己視為什麼？定義與定名之前我必須先回頭看自己的生命史，每說一段故事腦海中就出現許多魚的名稱與習性，我在對應尋找著自己的屬性應歸類於哪一種魚？教甄失敗、錄取率極低，我也是有著天生賤骨頭的思維，彷彿哪裡難考就想往哪裡去考，又好像鮭魚為了產卵、延續生命，再危險也要努力的往上游而游去。



面對教甄時我這隻鮭魚現在正面臨有著衝不破的焦慮與喪氣感覺，更害怕自己夾在石縫中不得脫身(安於代理教師的身分滿足)。有時我也矛盾，認為：如果不得已卡在石縫裡，我也就將將就這樣下去，也不失為另一種求生存的好選擇。就這樣一方面我矛盾、我焦慮；另一方面我也期待、努力想衝破現況，衝破他人的認同。就這樣我就與藏在自己內心的各種能量拉扯、糾結。

第二章 二部曲—我的生命交響曲

一 學歷的認同

1 成績掛帥

小時候常常聽媽媽說：「某某人家的小孩考得爛就是很笨」，在他的眼中這樣的小孩就不用要求與寄望太多，考不到高中就是念職校、學個技術，而我妹就是最好的例子。讀國中的時候，在眾人的眼中我是很幸運的進入實驗中學，帶著這個學校名號，我似乎感覺到自己的優越感，但也有著許多的自卑感。這是一所特殊的學校，它是一所⁷完全中學，除了自由的學校文化與學生家庭背景的特別之外，更特別的是：同儕文化。當時的我由於父親在交通大學任職因此有機會可以參加實驗中學國中部的入學抽籤，也很幸運的抽中了，表面上我與大家是相同的都是經由公開抽籤而獲取資格進入就讀。

我來自一個雙薪的家庭，由於爸、媽忙於家計，以致於做子女的我們與父母關係很疏離。有時一家人下班、放學後的休息相處時間很少，晚上媽媽也似乎有一堆忙不完的家事等著她，她不會有空閒特別關心或是檢查我們的功課，只是會不斷的在耳邊叮嚀「書讀完了沒！」。



2 可怕的火星文

國中時期的我，書念得並不出色，光是一科數學成績加權計分後就足以讓我的名次落後五名。然而這對於一個在鄉下念小學，成績總是名列前茅的我，感到相當挫折。還記得，剛升上國一時的我，一如往常，放學後會養成自動自發寫作業、複習功課、準備小考的習慣。但往往考出的分數卻再也無法像從前一樣可將眾人遠遠拋在後面，漸漸的由於數學科的學習不利卻變成我的成績排名遠遠被要好朋友遠遠拋在後面，然而分數、排名究竟代表什麼？真如當時老師所說學習的認真與否？還是媽媽所謂腦袋的好壞之別？

⁷ 從幼稚園到高中都在同一所學校的一種學校制度

當時的我一味認為成績對我產生的意義是：排名與分數。它代表著：在學校裡，同學會以成績來當作篩選好朋友的條件之一。回家之後又必須面對媽媽的一翻數落與一大盤的竹筍炒肉絲(打手心)，當時的我漸漸對學習感到挫折與無力，就是不懂為什麼要有數學這一科，一堆數字讓人害怕，即使不懂也用力的背起來，但是考出來的分數證明了死背是無用的，面對學習數學失敗的自我歸因就是：也許是自己的腦袋比較笨吧！我的媽媽也說過數理能力不好的人就表示腦袋比較不靈光，只好死讀書、讀死書了。

現在回想：媽媽的這句話很不公道，數學不好僅僅只代表著一部分的對數學興趣缺乏；一部分的抽象觀念、形式運思發展較慢；更大一部分是：正是因為當時的教育就只是強調讀死書，教科書上的數學公式與習題除了換取分數；影響學業成績的加權分數之外，究竟與我何關？三角形定義、畢氏定理或是解聯立方程式等等的數學公式，對我來說它就是我的火星文，看不懂、聽不懂，但它就是存在。



火星文的存在，這才是讓我數學學得不好的主要原因，可是學校裡怎麼不思考上述學習不利因素呢？非要在算成績時如此功利導向，以致哪一個學科上課時數多就代表哪個學科比較重要，也因此學生的心理也自然而然的替各科任教老師排了一個重要性的先後順序了。

我感謝父母對我的體諒，沒有因為數學成績差而苛責我，反而是用性別刻板印象的另一個角度幫我尋求自我安慰的出口，這也許已影響了我的性別意識與性別印象，但這就是父母對子女的關懷情感，是我人生中一大幸福。

從前的學習經驗讓我看到自己像個打不死的蟑螂，有著不斷調整與重建環境適應的能力，沒有因為單一門學科的挫敗而放棄了全部，反而讓我看到了自己堅

毅、擇善固執的另一面。

現在我做為人師了，當班上的學生很努力、認真準備功課，卻仍然考不好，我會以鼓勵代替責備，我認為分數絕不是一切，學習過程才是真正有價值的部分，由於自己從前學習不利的經驗讓我更能以同理心去關懷、激勵與我有著類似遭遇的學生。而我也深信一句話：「上帝為你關了一扇窗，勢必會替你開啟另一道門。」人生中少了那麼一點點的不完美，反而會造就無限的可能與創意，試著去發現自己擁有的，發揮潛能，這樣才能創造自己生命的意義，現在的我會告訴自己要時時地這樣提醒自己與學生。(97年2月與自己對話)

3 必也正名乎之一：追求學歷的認同

小時後我們家裡的兄弟姐妹們只要有人考不好，媽媽總會很失望並且耳提面命的提醒那句：「不讀書，以後就可憐了；別人坐辦公桌，你就去作工。」那時的我實在無法理解，成績居然會影響到一個人未來的職業那麼嚴重，媽媽的話語中，不只是職業類型不同，也代表著不同的階級，白領與藍領階級的差別，坐辦公桌勞心的工作一定比付出勞力的工作者來的位階高出許多，那不單單是一種成就象徵，對家裡而言更是階級的轉換與晉升吧！我想這就是父母親對我的期望，也是他們在與自己的同學父母交流後得到的訊息：我國中同學的父母與我的父母的社會地位的差異就在於學歷的高低，以致於職業類型與社會地位的不同。

中國古代教育目的是以培養士人為主，讀書最終的目的則是求得一官半職，透過教育管道，統治者除了培養政治人才之外，亦是收編知識份子達到維持政權運作的目的。我同意階級就是某一社會群體所凝聚而成的特殊標籤，更生活化而言，便是社會階層。由此我們可以深入探究中國社會觀點中「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這句話透露出受教育除了有傳遞知識的功用之外，也有轉換階級的可能，而社會聲譽的崇高象徵更是階級化帶來的附加價值。(課堂筆記)

二、階級認同

1 名牌一定比較好？

就讀實驗中學的學生，一星期只有三、五兩天需要穿制服，其他時候是穿便服上學的。小時後我們家小孩的衣服都是媽媽一個人打理，不論是款式、顏色都是媽媽喜歡就幫我們小孩子買了，直到國中我都不曾覺得有何不妥？進入實驗以後，由於青春期；亦由於多了許多穿便服的機會(小學時也是每天穿制服上學的)常常早上上學爲了不知穿什麼衣服而困擾，也總是覺得自己衣櫥就是少了一件，當時的我身材不好，身材豐腴讓我感到很自卑，也開始懂得愛漂亮的年紀了，常常就爲了穿什麼而困擾甚至與媽媽鬧彊扭、發脾氣。到了學校，怎麼看就是覺得每位女同學的穿著都很棒，在我的暗中觀察下發現班上有些女同學衣服好像很多樣式也多款，而不像我怎麼穿就是那幾件，就算是一件簡單的 T-shirt 我都覺得：我好友的就是比我好看。此後我便常常私下暗自觀察也旁敲側擊的想知道我心中的疑問，終於我發現原來同學雖然與我相同都由媽媽陪同買衣服，但是她們的媽媽都是在百貨公司買衣服而我媽媽則是在菜市場、夜市或是一般服飾店。最讓我訝異的是好友的牛仔褲都是叫的出名字，而我的確都是一件 390 也不知名的牛仔褲。我想一分錢，一分貨吧！因此我也希望能企圖在媽媽那爭取一件百貨公司販售、叫得出名字的牛仔褲。

還記得，有一次爲了全校運動會我參加了班上女生四百公尺接力賽，很想要一雙跟同學一樣的慢跑鞋，跟同學交換很多訊息，同學介紹我買⁸Nike 的，老早就打聽好價錢、款式、型號、顏色、在哪買較便宜……等，很想要就是找不到好機會開口，運動會時間已經迫在眉睫了，一天早上，見媽媽心情不錯，鼓起勇氣開了口：「媽！我想買一雙運動鞋，全校運動會時要穿。」當下，媽媽淡淡的說：「等禮拜天放假再去看。」我想媽媽是會答應讓我買的，接著說：「星期五運動會就要穿了，禮拜天買會來不及！」媽媽答到：「那晚上下班再去看。」聽到這個答案我

⁸ 運動用品的品牌

放心了，我肯定一定沒問題了，這一整天在學校我又拉著好友討論 Nike，內心是喜吱吱的等待著晚上去挑選鞋。到了晚上要回家之前，爸爸載著我、弟弟、媽媽到新竹火車站圓環附近要買運動鞋，媽媽開口就說去⁹中正台夜市買，那裡很多！但我馬上話衝出口：「中正台夜市沒有賣 Nike，要去遠東百貨。」話說出口的同時我是很怕被罵，還好我媽只說：「百貨公司很貴，幹嘛去那裡買！」那天晚上一家人肚子也餓了，爲了我一個要買鞋讓全家人一起逛街，媽媽是埋頭努力的找款式，而我連看都不想看，臭著一張臉，全家人心情都不好，爸爸也不耐煩的開口：「他要去遠東百貨買就去那裡買就好了，這樣逛要逛到什麼時候？」最後，我們才轉往百貨公司，歷時二、三個小時後我們才回家，而我也得到第一雙名牌球鞋，付完帳，接過球鞋的同時，媽媽不悅的說：「不知道大人賺錢的辛苦。」回家的路上，車內的氣氛凝重，我的內心雖雀躍也害怕，一句話都不說。

偶然看到學生國文科考題引用的一段話：「當初上帝造人的時候，每個人身上都背了一個大包袱。人類常向上帝抱怨，怨自己的包袱太重；別人的太輕。若有一天上帝叫這些人互相交換包袱，可是當把別人的包袱背過來後，反而覺得更沉重不如以前輕鬆。」這段話最足以說明人們的不知足，知足安分，珍惜自己現有的一切，才是最簡單的幸福。我想當初上帝在賦予每一個生命不同的包袱時都是量身訂做好的，或許大小不同，內裝物也不同，但絕沒有好壞優劣之分，每個生命都有其特殊性，真要比較只是苦了自己。物質欲望無法滿足，即生煩惱、忌妒心，忌妒別人，不會給自己任何的好處；忌妒別人，也不可能減少別人的成就，所以何必為難自己呢？有時候看清事實就是覺醒的良方，也或許是一直到現在我都還看不清、看不透物質生活不是一切事物的標準，所以就連回憶自己生命史，仍然可以清晰的想起那一段買球鞋的往事。（生活省思札記 970130）

⁹ 位於新竹市火車站附近的商圈

2 來勢洶洶的同學們

每一學期的開始，第一堂輔導活動課我們就必須更新自己的學生資料卡，每次再填學生資料卡時父母的學歷與職業欄我都填的非常心虛，雖然老師會提醒我們這是個人的私密檔案不能隨意窺視他人的基本資料，自己填自己的不需要同學的指導。也許是人的好奇心作祟吧！我們都想知道別人的父母職業，同學家中收入，父母職業等等，我怕別人知道的同時我也希望知道別人的資料。只是當我知道班上有同學的爸爸是清大教授、國大代表、工研院的博士、小公司老闆、老師後，我也給爸爸一個最好的職業——交大的公務員。雖然事實也是，只是我用了一個很籠統的職稱，更能與同學的爸爸相比。


國二那年的運動會，會場上來了一個國大代表致詞，致詞的內容又臭又長，我是一點業不感興趣，但很特別的是我們班上有同學正在竊竊私語，一開始我不覺有它，漸漸的我才發現班上很多同學都將目光投向班上一位呂姓男同學，這時的我恍然大悟，原來大家正在討論台上的¹⁰國代就是本班呂同學的爸爸。當時我的心中有股油然而生的羨慕，小小年紀的我雖不懂國代是做什麼的，只知道他的爸爸好像是當官的，只有有頭有臉的人物才能夠在運動會時對全校師生致詞吧！此後我陸陸續續得知班上的每位家長都是來「勢」洶洶，而也難怪我們班的同學對於家庭給予的物質與關愛就是比我多，原因無他只因為同學的家庭在物質方面條件優於我；她們的父母不需汲汲營營於生活，有些同學媽媽是家庭主婦，當然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相較之下，我感受到父母的辛苦，雖然當時的我不懂，會抱怨，現在的我回憶過去，更覺得自己很不成熟。

我們班裡有些同學的父母在學校擔任教師；有些是企業家；更有些是與我父母相同的公務員與上班族。由於家庭環境父母職性性質的不同，有些同學的媽媽是有許多時間將心思放在孩子的教育上。更具體的說，班上的烤肉或班遊活動，平時擔任家管或老師的同學媽媽則是有較充裕的時間陪同參與，也協助推動班

¹⁰ 國民大會代表

務。對於我的上班族職業婦女的媽媽，對他而言這些活動是很不方便參與的，參加對他而言像是剝奪了她的休息時間，媽媽雖然勉為其難的抽空參加但事後總是會有一堆怨言，當時的我對此事很困擾也很不解為何總是要父母參與。對媽媽而言學校在假日舉辦的活動(班親會、班際活動、親師座談)是不方便的。畢竟我們家住得遠，爸媽一星期只有週日休假，不上班的日子要好好休息，若孩子在學校沒什麼大問題，不參加也是沒關係的，但我卻會要求媽媽，別人的家長都會去，你不去，我會很丟臉；對老師也難交代過去。迫使媽媽必須犧牲假日。只是媽媽常常會在參加後都會聽他班上某某同學的父母如何、如何？他也會好奇的向我打聽班上同學的學業表現，對媽媽來說成績是很重要的。若是班上某位學生的家長給了他很好印象他便会想從他的子女身上找到可以印證的證據，讓媽媽覺得他的欣賞與眼光是無誤的。

3 我與同儕的差異



國高中時期的我成績與各項表現甚至人際關係都不是突出與活耀的，我選擇作為一個中間份子，對於成績不上不下永遠保持在中間；對於班級事務我通常是無意見的配合與參與，即使再多的不願與不滿我都選擇默認接受了，在這種環境都是這樣的。就拿學校裡的活動來說吧！運動會、校慶、園遊會等等，同學們都會表示必須買班服、辦慶功，有些時候我是很不想參與或是在面對爸媽詢問為什麼的時候，都不知如何是好？有時候連我自己都覺得浪費或是不需要，我想對於辛苦工作又生性節儉的媽媽更是一件為難的事啊。還記得有幾次的慶功宴，由於我當時還住在竹南，慶功的地點又是在新竹市，父親與弟弟為了接送我就待在餐廳外的車上等了近兩小時才一同回家。提到餐宴，最羨慕的就是班上同學每當生日時會邀請自己要好的同學舉辦生日宴。有受邀參加的就會盛裝與攜帶禮物前去祝賀，有時候是在餐廳；有時候則在壽星家中，不管地點在哪裡，都能感覺到幸福、喜悅氣氛。在我們的團體中，每個家庭的孩子成員都很少、父母親對於教養更是重視，常常我總是覺得為什麼別人的父母總是將小孩擺第一也願意為孩子付

出，而我的父母不知是真的忙還是不願付出？不管是物質上：買球鞋、班服、班級聚餐、逛街、看電影；還是在教育上：補習、買參考書、校外教學、等，都要問、都要管，青春期的叛逆與同儕比較的差異心態，讓我與父母的關係日亦僵化，而我更是常常問自己為什麼老天爺這麼不公平？

當自己有能力會賺錢後，才慢慢可以體會父母親為何在花錢時總是斤斤計較，即使現在子女們都已經就業了，不再需要花錢，他們仍是維持節儉的好美德。有時候會為了該不該丟舊物而弄得氣氛很僵，明明已經是再也不可能會穿的衣物，或是不合時宜的舊物，媽媽也是依依不捨，捨不得丟棄。或許應該說捨不得放棄過去吧！記得有一次媽媽看了妹妹穿了一件新衣，她立刻想起並敘說著她年輕時也是流行這樣的款式，她還教妹妹這種衣服該如何搭配，我聽了覺得媽媽很可笑，她年輕時那不就是快三十年前了，天阿！三十年前的穿著，真不知道妹妹真的學了，會是如何？



小時候總想著可以快快長大，羨慕著大人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作主，真正可以自己作主後，又才發現自己很小沒有厚實的肩膀擔下大大的責任。在學校裡，資深的老師們說過：「只有到了要退休的年紀的老人們，才會一天到晚談論著過去的事。」我的父母就是如此，我可以感受到他們正面對兒女不再跟隨身邊與無法掌控兒女的失落感，家裡漸漸的也不再以父母的為中心，這或許是家中的權威者在面對失去權威時的失落與不安。(生活札記省思 970130)

4 必也正名乎之二：父母期望

我來自一個平凡的客家人家庭，從小家中對子女的教育很重視，父母親很重視中小孩的學業成績但卻沒時間給太多的壓力與管教，我想原因應該是：在我的印象裡我小的時候，由於當時我們一家五人與爺爺奶奶同住在竹南，而父母的工作都在新竹市。每天只見他們早出晚歸，對於孩子，他們也是每天下班回到家

後第一句話便是趕快吃飯、吃完去洗澡、再上樓去唸書。我的父母書念的不算多，兩人都只有高中畢業，也許是工作場所接觸的同事都是有一定的教育水準，對於子女的教育重視也較自主。因此爸媽也許是受到同事與友人的影響也將所有的希望放在小孩身上。然而，對他們而言，雖然接受別人教育觀念的影響但卻力不從心也沒有太多的時間來教導與督促我們。爸、媽認為唸書就是做子女的最重要的工作，也只有讓子女接受教育以後才可以有「坐辦公桌的工作」。然而，小時後的我不懂什麼叫做「坐辦公桌的工作」更是討厭唸書與考試的壓力，常常抱怨為什麼週一到週五都不能看電視而且一定要每晚準時七點鐘就坐在書桌前一直到十點才能就寢。對爸媽來說，剝奪了我們子女的休閒娛樂時間就能讓我們多念一些書，這樣成績也勢必更好，這一點我是不認同的。

唸了研究所後我了解父母希望子女能「坐辦公桌的工作」的背後涵義了，這是爸媽對白領與藍領階級的一種廣義的概念性定義，而爸媽認為上一代辛苦一點，為得是生活、家庭，吃過苦的他們，不希望下一代也如此辛苦，所謂「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為人父母心態吧，而成龍與成鳳最重要的關鍵卻取決於是否有高學歷。「坐與不坐辦公桌」這是父母對於社會階級的粗略區分，倘若下一代要一反宿命的輪迴規則就得鹹魚大翻身，就要爭取能在職場上擔任負責勞心的職務而非以勞力換取薪資的工作。對於無恆產的普通家庭而言，想要鹹魚大翻身就必須比爸媽唸更多的書，用學歷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與生存條件，打敗更多的競爭者才有可能往上一個社會階級邁進，也就等同於媽媽對於領導或主管階級的定義：「坐辦公桌的工作」這也就是爸媽從小到大耳提面命的。

想想我的父母常存有階級的刻板印象，除了因為受到教育的文本知識內容影響外，還有生活中的各種象徵，這些都會造成性別刻板印象。社會文化從何而來？除了個人經驗的統整歸納之外，更多意識型態產生的作用，因此我們不難發現直到現在，一直仍有人期望能夠經由寒窗苦讀找到鹹魚大翻身的可能。(9403 課程

5 階級意識的啓蒙

很多年後的我在研究所的教育社會學一門學科的上課內容中：父母親的教育觀會受同儕與職業環境中其他人的影響的說法而得到了驗證。現在想想或許社會學中的文化與慣習的息息相關在我國中時媽媽便已從班上家長與子女身上感受到了。

然而不論是在好學校或是壞學校，不管學生資質的優劣，對身為老師角色的人都是站在一個利他的角色出發，對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期待與要求，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以我的國中時期的經驗而言，就讀於一個經由篩選學生背景為門檻的學校，教師對每位學生的印象與期望會與入學資格的門檻畫上等號，更清楚的說，教師的班級經營、課程設計與期望……等，都會考慮到個別家庭因素或是家長參與可能性。在我的原生家庭中內化給我的價值觀，讓我與同儕之間明顯有著很大的出入，而透過偽裝與配合我勉強還能像是實驗中學的學生。

身為實驗中學的學生對我而言是一種矛盾心理。一方面我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我又很享受一種異樣的眼光。直到現在，每一年接到新的任教班級時，總會先自我介紹，當學生問起老師的學歷時，我一定從國中說起，我享受著學生崇拜與羨慕的表情，我知道對國中生來說大學學歷太遙遠也不了解，所以他們的羨慕眼神是來自於對實驗中學這個大名的想像，這讓我這個老師很有優越感。(生活札記 961016)

6 士、農、工、商

現在的我是學校的老師，對於學生的基本資料是我對學生最初步的認識，透

過學生自己填的¹¹AB 卡我可以大約勾勒出他的成長家庭與父母對子女教養方式，¹²在私立高中任教的那一年，1AB 卡對學生來說是很排斥的，學生在卡上的資料大多是填上不知道或敷衍的帶過，而我也不能強迫，到了公立國中代課，偶然與學生的交談或是作文、作業我也能大概知道學生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透過我所知道的資訊搭配我對學生的學習狀況的了解，我可以確定的是家庭的教養方式與親子溝通互動關係是對學生的學習模式與人格發展有相關的，這是我任教的這兩年來的心得，然而在教學過程中也會特別關注或了解那些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對我的教學的反應如何？

剛開學時，每天課後又抱著學生資料消化，與人聊天的內容都是班上的孩子，有一次與大雄閒聊時，他提醒我：「我讀書時，班上成績好的都是跟我一樣，父母都是做工的沒什麼成就，父母的成就與孩子的成就是不相等的。」我當時並不認同他的說法，而將自己在研究所的專業提出來，許多教育社會學研究一致傾向認為：家庭的 2 社經地位是影響學生 3 學習成就的一大因素。不容否認的在高等教育的統計資料顯示：國立大學的學生大多來自中上社會階級的家庭。一番爭執與討論後，我思考為何¹³大雄會在我陳述班上學生資料時，澆了我一盆冷水？我想：莫非是自己的陳述已經透露與反映出：我自己的階級觀念？原來¹⁴階級意識是一直根生柢固的長在我的心裡與意識中。

7 學生的文化資本差異

任教以後常常會聽到同事們談論自己的學生或是小孩，偶然間聽到學校老師的話語「xx 國小畢業的學生都是那個調調；從小就爛，學校老師不管，回到家家裡也沒人管。」我想這不是我們在社會學理論裡常常提到教育的文化資本或社經地位的問題嗎？雖然我說教師畢竟是利他角色，但在學校裡仍是很明顯可感受到

¹¹國民義務教育學生學籍資料卡

¹³ 我的男友

¹⁴ 階級意識是個人對於階級的看法與理解

教師是會以學生的表現去揣測他的家庭狀況，因而有不同的成就期待、差別待遇。這似乎與新馬克思主義裡教師作為協助資本主義中¹⁵社會再製的角色相符合，然而常常不是有人說：「世界上不會忌妒你的人只有二種：一是你的父母；另一則是你的老師。」？這句話裡可以肯定的是教師不但扮演利他的角色，同時也會成為社會再製的推波助瀾者。對於學生，好還要更好；差的帶上來，次之，乖就好，讀書不行就要求他服務他人、服務老師；更退而求其次，只要不危害社會即可。

有機會擔任導師以後，每次只要看學生資料我會先看父母資料與職業，在辦公室裡，也常聽到老師們在討論班上學生一堆社經地位低的孩子，父母忙著生計，哪有時間管小孩，那小孩的常規也就因此賠上了。萍說：「我們班的男生看起來氣質都比較好，家中父母學歷社經地位較高，家教較好，表現出來的常規與成績都比女生來得優秀。」雯說：「我們班¹⁶情緒障礙的孩子很幸運的是：他來自一個很健全的家庭，父母有能力扶養之外還有教育的專業背景(是大學教授)，也因此他的小孩不會被放棄。」駱老師班上一堆特殊孩子，記得她曾提到，班上有位女孩，家中一共四個兄弟姐妹都有著不同的父親，她說她媽媽的交友複雜會影響到孩子的心理，她還進一步揣測這女孩不喜歡穿制服裙，會不會有可能是受過性侵害？還記得學期初，學校舉辦¹⁷班級家長日，這一天班導師會與家長在教室座談，討論學生的學習與導師的班級經營與教學，在此之前我發了問卷調查當日會出席的家長，令我失望的是：我希望出現的家長都是勾選不克參加，反而我認為在校表現很好的學生，家長都很主動參加本次的座談，我想又再次驗證了，社經地位的因素是會影響到教育觀與教養模式的。另外在學校裡的學習，除了知識之外，老師還給了他們許多的常規、標準，這些標準對學生而言會很不習慣，但為了怕受罰，所以大多數的學生都可以被這標準框框所框住，而那些不行的就成了老師們眼裡

¹⁵ 社會再製：衝突論學者 Bowles 與 Ginti 認為學校教育未符合功績主義的公平正義的理想。學校教育不僅成爲一個社會階層再製的工具，並且也符應社會制度中科層體制的價值觀與階層關係。這說明，學校教育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結構，不但無消除社會階層的不平等，反而更助長社會不平等的維持。

¹⁶ 所謂嚴重情緒障礙、行爲異常學生是指思考方式、行爲模式表現僵滯，在生活中有顯著異於社會常態之行爲或異於同年齡學生之發展，已妨礙到自己或他人之學習、情緒及生活型態，稱爲嚴重情緒障礙。

¹⁷ 班級家長日：學校在每一學期開學後的三週內會舉辦的親師活動，目的爲使家長了解一學期的行事曆以及學校政策宣導也是做爲親師溝通的目的。

的天兵。

聽多、看多了因為¹⁸文化資本的差異而產生的不公平，在一個老師的感覺是愛莫能助的，我不能改變學生的原生家庭的條件，我盡可能做的就是照顧好他在學校裡的這一部分，盡可能的讓班級中學生所受到的對待與教育方式都是公平的。可是製造出來的齊頭式平等並非真實的平等，有時候反而會凸顯學生更大的不平等。舉個例子來說，國文科的教學，閱讀與寫作是當前最重要的議題，許多的統計與報告呈現：學生的寫作表現與閱讀數量會呈現高度正相關的表現，然而閱讀又會與學生擁有閱讀資源多寡與取得途徑難易有極大的相關，因此班級中哪些學生語文表現會較優秀也就不言而喻了。

對於教學我採取儘量給予學生不同的評鑑標準或是評量方式，我期待的是學生在經過學習後能有能力上的進步與自我肯定，這樣的學習才會持續不斷的前進，學生與老師之間會呈現正向的回饋循環。所以絕不要因為文化資本的問題而限制了學生的發展，或是因為弱勢的地位而加速了他被淘汰。（97年2月）

三 性別認同

1 童稚記憶

童年印象裡最深刻的就是一群孩子在兩排屋舍中間的小巷弄玩遊戲的情景，小時後我們家是三代同堂的折衷家庭，父母親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由於工作地點都在新竹所以他們是早出晚歸，我就讀的小學是規模很小的學校，學校離我家只隔一條大馬路，一年級只有甲、乙兩班，而班上的同學大部分都住得很近，除了在學校的時間之外，放學後也是經常玩再一起的同伴。

記憶中媽媽是負責打理家中一切的人，她是個職業婦女下了班也要趕回家煮

¹⁸ 社會學家布迪厄在《文化再製與社會再製》一書中首次提到這一名詞，文化資本即是指包含了可以賦予權力和地位的累積文化知識的一種社會關係。

飯、洗衣、作家事由於爸爸是家族裡的獨子，身為長媳又是獨子的妻子自然要負責很多事，也由於個性使然，在我的眼裡媽媽就是一個能力很強、說話大聲又管很多的媳婦與媽媽。

從小媽媽就很在意子女的成績，她每天下班忙完家事後一定會坐在三個孩子讀書的小房間裡監督。有時候他會抱怨自己的辛苦、子女的不乖，小時後的我對她是一種很敬畏的感覺，覺得她是我們的支柱，生活中的大小事都要與她分享、找他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又覺得矛盾的是我的媽媽對子女有很多的抱怨與不滿，他總喜歡罵人，有事沒事總是喜歡把人數落一頓。有時候被罵的不知所以然？漸漸的我們就習慣用冷漠的方式來回應她的數落。

2 身為女兒

求學過程中最令我害怕的科目就是數學，從國小五年級起我花在數學的時間總是最多但分數給我的報酬與回饋卻往往不成正比。到了國中我對數學的能力與恐懼不斷的成反比成長。為了數學我還有考零分的紀錄，在老師手中接過考卷我便聽到老師冷冷的說：「你也有考0分的一天。」當下的我羞愧至極，只想找個地動鑽。

父母知道我的狀況，他們不忍苛責只是無奈，或許他們也明白了數學的好與不好也有天分的因素，再者，爸媽都認為女生的數理本來就較差，文科比較好，所以數學不好沒關係，拼文科也是有機會念好學校的。上了高中後，我念了文組，高中的我書念的不錯，但數學還是不好，但由於是選擇文組所以同病相憐者為數眾多，因此對於數學成績低落我很能釋懷，也不影響自己班級排名，在這樣的團體中我的課業表現一直保持很好的狀態，父母對我很放心，也期望我可以是家族裡第一個唸大學的孫女。在家族中我的成績表現一直備受矚目，每逢佳節家族團聚時親戚朋友總會關心我，也期許我考個好大學，雖然大家會鼓勵我好好唸書；

但對於祖父母是很矛盾的看待身為女生的我的成就。他們一方面覺得驕傲；另一方面卻又說：「女孩子書讀那麼高以後會不會沒人要？」嫁不嫁得出去是比學歷高來得重要許多，對傳統且保守的老人家而言，有個好歸宿才是祖父母對我的最大期待，嫁得好的我人生才算圓滿與完美。在學業部分，我不負眾望，大學念完了就往研究所邁進，不但念了研究所，也挑了個理想的工作—當老師，可是對於婚姻卻毫無計畫。每次過年家族圍爐時，姑姑們都會語帶玩笑的說：「我在你這個年紀時已經生兩個了，而你呢？卻還在唸書！」

作家吳若權說：「不要因為害怕寂寞就找個人結婚，也不要因為別人過度的關懷就苦惱自己為什麼還是單身。婚姻是自己的選擇，日子是自己要過的，再苦、再甜，都是自己的，不必對他人交代，也不用做給別人看。」所謂的適婚年齡不是以生理年齡計算，生理年齡所代表的適婚年齡，充其量只能說是適合傳宗接代的年齡罷了，適婚年齡的計算，除了生理，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總要先明瞭自己的人生價值觀之後，再遇見一位能夠接受這種價值觀的伴侶，這時適婚年齡就會自然而然的出現了。



3 會讀書的長女

直到阿公過逝時，我都沒想過計畫自己的婚姻，臨終前在臥榻上的阿公，因為插管不能言語，眼眶泛淚，呼吸愈來愈緩慢與拖長，身軀已經枯瘦的只剩皮包骨，圍繞在身邊的子女、晚輩看了很心酸、也不捨，我們知道阿公在闔上眼前一定要努力的把我們的臉記住，就像我們對他的感覺一樣，我不知道從我們一家人進門到阿公闔眼究竟過了多久，但我腦海裡不斷浮現了好久好久以前的畫面，腦海很模糊，眼前也很迷濛。奶奶在耳邊提醒：「不能哭，不要讓阿公行¹⁹(ㄉㄨˇ)不開。他有很重要的事情等他去做，不好綁住他。」爸爸說：「阿爸，小婷在教書喔，又在交大讀書喔，我們家有碩士喔！大家全部當好(客家話：很好)，你丕(要)

¹⁹ 客語，放心不下之意。

放心，不好ㄊ一又ㄚ(客語：擔心)。」看著阿公的眼角淚滴下，我覺得他聽到了，也高興吧。這是我的生命中第一次遇到與自己親人的死別經驗，很深刻，那畫面縈繞我腦海裡好長一段時間，時間過了一年多了，再回首依舊淚眼漣漣。

唯一的一次參加竹師敘說團體，詩君夥伴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讓我想到我們兩人的身分雷同處，我與她都是會讀書的長女，同時被大人們期待，又同時被大人們約束告誡著。角色相似，但跟詩君比起來，我沒有她勇敢。我很清楚知道家族對會讀書的長女的期待是矛盾的，我會想要滿足家族對我的期望，一方面我也希望可以平衡他們對我的期待而產生的衝突與矛盾。也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同時完成考上正式教師資格，又拿到碩士學歷，最好也可以緊接著完成終身大事，這是對家人而言；對自己來說，我懷疑我真的能夠擺平這些事嗎？我的身軀像個天秤，天秤的一邊是外在的聲音；另一邊是內在聲音，兩者在玩翹翹板，總是找不到平衡點。



喜歡哼唱著電影《淚光閃閃》的主題曲，這首歌的歌詞總讓我想起阿公慈祥的面容。成長的記憶裡，童年時光與我最親近的長輩就是把我一手帶大的爺爺、奶奶，在我們一家還未搬到新竹定居以前，我們是與祖父母同住的三代同堂的家庭。父親是家中的獨子，所以我們家三個小孩都是爺爺、奶奶最疼愛的孫子們，尤其是爺爺，他總是堅持晚餐時間一定要等到他的兒子、媳婦、孫子們都回到家才肯開動，或是有時候媽媽為了我們的學業成績不理想而開罵，爺爺聽了也會一臉不悅的要媽媽不要這麼大呼小叫的。這些阿公愛護孫子、孫女的畫面，對我來說很懷念，想起阿公要過逝的前幾年，那時我已在外地求學與實習好多年了，回家的時間少，回老家看阿公、阿婆更是難得。但是每次回去，他就像是要再三確定我在唸大學一樣，即便我已經快要畢業了，他還是要問我：「讀的是台南的成功大學喔？」看我點頭，他就會對我豎起大拇指，即使這時的他連豎起拇指的手都吃力的在顫抖，但他的嘴角仍是微微上揚，這讓我知道一個會唸書的長孫女，對他

來說就是一種光耀門楣、很驕傲的事。

他出殯的前一晚，我們依照習俗為他做了一場法會，那一整晚我的喉嚨都緊緊的、鼻頭酸酸的，總要不時的抬起頭，以免眼淚掉下來。阿婆說：「絕對不能掉眼淚、不許哭，不然阿公就會捨不得，會有掛念，走不開。」每當想起《淚光閃閃》電影裡生病的哥哥，堅強面對生活的困苦，想哭時，就高高抬起下巴，這樣眼淚就不會掉下來，就讓我回憶起那一晚的自己，我抬頭仰望天空，告訴在天上阿公：「我一定會很好，我會成為碩士，我會是老師，我還會嫁得很好，你不可以擔心，你要祝福與保佑我喔！」(961121)

《淚光閃閃》歌詞中譯

翻著古老的相片簿，對著總是在心中鼓勵著我的人囁囁著謝謝兩個字。

晴空翊爽也好，大雨滂沱也罷。

那時時刻刻浮現的笑容，即使回憶已遠離褪色，
我依然追尋絲絲影跡。當他甦醒時總讓我淚光閃閃，
對著第一顆升起的星星祈禱，已經變成我的習慣。

在黃昏時仰望的天空裡，滿心尋找你的蹤跡，

悲傷落淚也好，歡喜雀躍也罷。

你的笑容總會浮上心頭，我相信從你所在的地方看得到我，
也相信我們總有重逢的一天而活著。

晴空翊爽也好，大雨滂沱也罷。

那時時刻刻浮現的笑容，即使回憶已遠離褪色。
如此孤單，如此眷戀，對你的思念讓我淚光閃閃。
想見你一面，想見你一面，對你的思念讓我淚光閃閃。

四 自我認同

1 大學時期的自我認同

做人總是很辛苦的，求學過程中我與同學要拼成績也要比物質，到了大學階段，在女生很多的中文系裡，我們還要比誰的男友優秀？誰的長得帥？大學時候班上的女生都很在意自己的裝扮，常常都是盛裝出席每一堂課。愛美是女性的天

性，爲了美，我可以打工或是省吃儉用買一個很貴的包包或是一件衣服，也因此自己對於物質的慾望越來越大，似乎永遠不會滿足，也因此自己也與同學一樣也成了卡奴。大學時候的我除了與同學一樣愛美之外，也是希望自己能擁有別人所沒有的物質。我記得大三以後我們同學之間除了有課的時間之外，其他時間都各自忙自己的，一旦有機會聚在一起，就是去逛街或是下課時間三五成群的在討論誰又買了什麼；或是最近又流行什麼；或出了什麼款式？這是我們好友間共同的話題、嗜好，若缺了消費話題，我想我就不屬於那個團體了。有時想想我在追求什麼？追求同儕共同話題？還是藉由這些物質慾望與享受突顯自己能力？還是我只是需要一個眼光、注目？

「當你知道迷惑時，並不可憐；當你不知道迷惑時，才是最可憐的。」曾經為了寫不寫「卡奴」²⁰二字猶豫不決，也擔心著被看見、被知道後會招來異樣對待，現在再回頭看這些文字時，會想笑自己的膽小，人生不就是要經過一些荒唐事才能有些學習與收穫嗎？比起那時迷惑的我，現在的我一點都不可憐，反而該給自己一些掌聲。社會上有許多因為卡債而毀掉生命的人，比起他們我真的很勇敢，重新活過來了。寫到這裡，又想起計畫口試時莊佩芬老師說：「我就像是一條鮭魚，小小的身體裡卻裝有大大的能量。」

2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回首來時路，我彷彿意識到自己的人生中有著許多自以爲是的理所當然，這些理所當然促使我一步步邁向投入教師工作行列，也慢慢的往家人的期望去努力與實現。

²⁰ 是指刷了很多信用卡，每個月收入大部分都拿去餵卡債，以卡養卡，變成你在替信用卡工作，成爲信用卡的奴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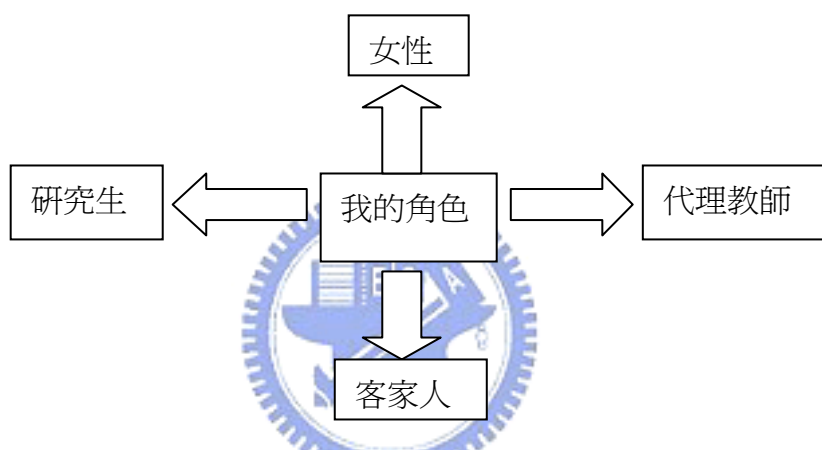
我的成長過程中是在比較中度過的，幼年時，媽媽常說別人的小孩不會像你這麼會頂嘴，叫也叫不動，別家的女兒不用教不用說就會幫忙作家事，哪像你，被動又懶惰。我的媽媽是個重男輕女的傳統女性，常常聽她說小時候的事，她總會不停的提醒我與妹妹：她小時後即使會唸書，外公外婆也不讓她念，放學後一定要馬上回家背弟妹，煮飯，幫弟妹洗澡，等到一家人都已搞定後，她才能寫自己的作業，寫作業都已三更半夜了，更別說複習功課。媽媽常說外婆總會耳提面命的告訴她書不要讀太好，以後也不升學，唸書是浪費錢的，工作賺錢才是比較實在的事。她的童年是在家事堆中度過的，我想每當她看我用唸書當作藉口而不分擔家事時，她是有些嫉妒的吧？或許這就是小時後的經驗讓她看不慣一樣是女兒的我卻有不同的讀書命。

到了國中階段，在學校裡要比成績，除了考試分數與排名之外，在親友前又是一陣比比比，比輸了就得面對媽媽的數落，除了數落我的失敗之外，還得承受背負著害她被比下去的罪名。這樣的學習競爭不但出現在學校裡，就連出了校門也必須接受評比。大學以後，成績對我而言就是其次了，也許脫離家裡到外地去唸書了，也或許已經達到媽媽的要求念了大學，更或許這一次我真的贏了別人，讀了國立大學，讓她不再有失敗的感覺，所以她不再過問我的學業成績，就這樣沒有學業排名與分數競爭壓力的日子過了四年，直到大學畢業前夕，由於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我才再度聽到媽媽開始稱許誰、誰、誰的女兒如何、如何等等之類的話，那一年我的壓力更大了，我感受到自己即將面對沒有任何逃避出社會賺錢的理由，不再有讀書這個好藉口而安穩的當個米蟲，若沒有萬全的準備或是找好退路，我想我是只好繼續唸書了，這是最理所當然的好理由。然而大四時，我毅然決然決定到補習班補教研所的課程，補了以後才知道各大學有教育學程中心可以考，修教育學程以後可以教書，當時沒有多想，只想：既然有一邊在補習不如去考考看，沒上也沒關係，當時的我只要有任何一種逃避畢業後找工作的管道或是方法我都願意去試，誰也沒料到居然考上了教育學程因而有機會走入教職

工作。學程畢業後離開了校園，但卻沒有如願的考取研究所，只能先實習了，畢竟這也是一個逃避出社會的方法。

3 多重角色的我

一個同時身兼教師工作與研究生身分的我，一個擁有穩定感情關係與到了適婚年齡的女性，一位在客家族群的家族裡擁有著比家族中的男孩子更高學歷的女性，我從研究生、教師、客家人、女性的各種角色來看待自己成長經驗與事件，然而這些角色的定位如何？是我這次生命探究的重要課題。



圖表:2-1 多重角色示意圖

我有哪些需扮演的角色？每個角色被賦予著什麼樣的期待？角色與角色之間如何輕鬆轉換又同時兼顧？身為摩羯座長女的我，獨立、負責是我個性上的優點，換個角度，它也是缺點。總是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認為自己一定要如何、如何？或者達成目標、堅守本分就是我對自己身上多重角色的期望。做得好是應該的，做得好才能跟別人一樣；做不好、做不到時，我卻慣用疏離與逃避來替自己減壓。

我試圖花很多時間在追求我所謂的人生目標，尋找人家有而自己沒有的部分，現在赫然發現原來自己沒有的還真多，人生目標也還真狹隘。如同作家廖玉蕙所言：「……幾乎大半時間都花費在找尋失物上。失去的東西還真不少！不知遺

失在何時的青春，不知遺失在何地的友誼，不知因何遺失的愛情，不知如何遺失的健康……」到底人生當中哪些東西是非必要不可？又有什麼是失去了還能找得回來？物質的東西一旦失去了，還有可能重新拾回；屬於生命意義的失去了，無法通融或是等閒看待。元人盧摯一首雙調〈折桂令〉的曲子，

想人生七十猶稀，百歲光陰，先過了三十。

七十年間，十歲頑童，十載兀王（合字）贏。

五十歲除分晝黑，剛分得兒白日。

風雨相催，兔走鳥飛，子細沈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按這首曲詞的意義看來，人生看似漫長數十載，但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可利用的時間區區數十載，轉眼間就過去了，從小到大我們就這麼被教育著：「把握有限的時間」。所以年輕時的汲汲營營就是青年人的表率。只是心理學家海沃斯（John Hayworth）的研究便指出，工作愈努力的人，生活滿意度愈低。或許更該加上一點：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就在日日的尋尋覓覓中流失了。

另外哲人西塞羅曾說：「智者受理性的指引，常人受經驗的指揮，愚者受需要的牽引。」而我呢？被他人的經驗給牽引、套住。元朝詩人劉致在《山坡羊》一曲中寫道：「朝朝瓊樹，家家朱戶，驕嘶過沽酒樓前路。貴何如，賤如何，六橋都是行經處。花落水流深院宇。」作家游桂乾也說：「閒，天定許；忙，人自取。」看來自己是自尋煩惱，咎由自取，人生百態，各有各的風貌與價值。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長篇故事，長篇故事又由無數個小故事連綴而成，別人有的，我不一定需要；適合他人的，亦未必符合我，仔細想了，美好生活貴在自取，深深的再看自己一次，既然選定了自己要的，就去行動吧！努力說服自己在每一次行動前先捫心自問、看看己心，決定好，再出發，就算不能百分百地接受理性的指引，那也要清

楚的知道行動的左右有自我知覺的陪伴。(9703 生活省思)

4 一張教師會會員卡

第一年到國中代理時，學校的教師會會長在辦公室裡詢問每位老師是否需要加入學校教師會或是新竹市教師會，當下的我一聽隨即詢問代理老師也可以辦理全國教師會會員卡嗎？教師會會長很熱情的回答我說：可以辦的，只是代理教師只能享受會員卡到特約商店消費的優惠，但卻不能享受到教師會的權利申訴或保障，事後我依舊是繳了錢拿了卡片，但仔細想想為什麼自己需要這張會員卡呢？除了折扣外，還代表什麼嗎？想起在私立高中任教時每位教師都有一張識別證，這與一般公司行號相同，憑識別證才能進出學校，而只要是憑教師身分可想折扣的商店或消費活動我都會以識別證為憑證，然而到了新學校，我卻沒有一張足以證明我屬於這個學校的成員的憑證，我想又是我自己內心對自己的質疑與不認同感作祟了，才，讓我想要辦一張教師會的會員證。雖然我不是正式教師但我內心也認同了我就是一位國中國文教師，我也以此職業為榮，只是我仍是無法跨越自己對正式與代理的不同，我依然追求成爲一個國中正式教師資格，身爲代理教師就像是在流浪教師一般，有不被重視與居無定所的無奈。

5 一事無成的焦慮

實習²¹結束至今已邁入第三年，教甄失利，論文無題；是我人生一大瓶頸。教甄與論文孰輕孰重？我無法衡量，也不能割捨，一年又一年，看著同期修學程的同學一一考上正式教師資格，一年一年看著家人從鼓勵到無奈的對待我的教甄失敗，而今我又害怕我同一屆的研究所同學一一提論文計畫，但我卻遲遲未開始，沒有聲音的比較才是我內心最大的隱憂與挫折。

實習結束的那一年我並沒有考上正式教師，當時的我面對教甄的失敗並沒有

²¹ 教育學程修畢後必須參加一年的教育實習，成爲實習教師的資格。

特別的失落感，因為如果不教書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去念研究所，繼續當學生逃避出社會的找工作壓力。但我知道媽媽並不特別高興，她也知道教甄一年會比一年更難考，另外她也提到要念研究所又要繼續花錢，還沒辦法回收過去在我身上付出的栽培，我不知道媽媽的話究竟是開玩笑的還是真的在意我無法回饋她。

今天我與同事小如提到自己想要流浪的想法，她問：「身體的流浪還是工作的流浪？」我說：「都有吧！」這幾年的生活大致相同，它就像固定的輪迴一樣，生命之輪不停的轉，卻有種不知道為何而轉的感覺了。小如淡淡的說：「為了每月接近四萬塊薪水而轉，為了明年可以當上正式而轉，對嗎？」很想猛然點頭，心裡完全認同她的回答。我說：「就是這種感覺，我已經快疲乏了。」小如分享也曾經有與我相同的感覺與念頭，她極力贊成我停下腳步，沉澱自己，也許是出走，也許是休息，做什麼都好，只是要努力去看見自己為什麼？是什麼？她的意思是要我為自己的人生給予適切的定位，心篤定了，即使環境困惡，也不會懷疑自己角色的價值，就像大海中船隻的領航者，舵掌握住了，再大的風雨，也無法阻礙船找到避風港。(9612月生活札記)

五 為人師表

(一)代理實缺

1 學校裡的實缺

放棄私立高中的正式國文教師後，我轉而來國中考²²代理教師。所謂的代理教師是個個汲汲營營於教甄考試裡的準教師們的第二種選擇，每當正式教師資格考試告一段落後，每縣市或是學校會以聯合或是獨立招生方式招考學校裡各科所需要的代理教師。近年來更有些說法是由於各縣市教育經費編列的困難，政府為省教師的退休金對於教師員額的編制是控管的，所以退休人少，更有遇缺不補的情形，所以流浪教師們在第一戰失利後，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考代理職缺一而我就

²² 代理實缺的教師代課為期長達一年，實缺是學校內真正的缺額，為了保留教師員額編制的彈性，所以聘請實缺代理教師。

是。

教甄考試的激烈競爭真的不輸聯考，考試的公平與效用也一直受到質疑與討論，隨著²³功績主義、²⁴精英教育的傳統迷思不斷的被改良與批判之餘，對於未來要從是教育工作的教師篩選卻是採用最於原始的考試錄用方式。面對如此僧多粥少的現況，想要踏入學校正式編制教師面對教甄的考試就絕不能有弱點。

學校中的代理教師有懸缺與留職停薪缺，懸缺又比代理職缺更為競爭。所謂的懸缺是指學校的正式編制員額內遇缺不補的名額，美其名是彈性空間以避將來有什麼萬一，避免招考近來的教師必須被²⁵超額，所以用代理。²⁶懸缺的代理期限各縣市不同，就新竹市而言是一年聘，所有的福利待遇都視同正式編制的教師，只是敘薪與年資是永遠的 190 或 245(學士學歷薪級 190；碩士則為 245)。自從離開私校後我就一直在國中代理懸缺，然而代理懸缺與其他代理缺會有比較上的優越感。我想這就好比在學校裡正式老師們面對代理教師時會有不掛在嘴上的優越感是相同的。



2 窗外的老師

還記得閱讀過黃嘉雄的《學校在窗外》這本書，書中提到學校教育是傳授的套裝知識與套裝課程的機構，什麼是窗外的老師?我問自己為何如此形容自己的身分?我是個代理教師，兩年的代理懸缺，名義上我是代理身分，實質上我是確確實實的老師，在學校裡不論正式編制員額或是代理性質的老師都是一樣的工作內容與時數，只有某些特殊情形我就是個站在窗外觀看的局外人。

今年代課的學校由於招生不利學校面臨教師超額的問題，從四月得知下學期

²³ 學校教育的篩選機制依據功績主義 (meritocracy)，係以個人的能力做為依據，讓學生在公平機會的競爭下，被選擇、分配至社會各階層上。

²⁴ 菁英教育也就是優秀少數的教育，是將多數的教育資源灌注在極具發展潛力的學習者身上，企圖使其成為國家的中堅份子，乃至國家領導人。

²⁵ 目前依學校老師需求的總數，與經過師資培育系統所養成的具有任教資格老師的總數少，這些差額部份為超額教師數

新生入學造冊人數後整個學校瀰漫著一種奇怪的氣氛，人心崦崦，辦公室裡談論的話題都是「教師超額問題」，人人自危，而我就像個局外人一樣，沒有特別的情緒與改變，我想這時的我是真要慶幸自己不是這間學校的正式老師，所以不必擔心會被超額。但站在窗外關心屋內一切時，有時候也會情不自禁跳入事情的漩渦中，我知道自己雞婆的性格總會想知道些什麼，或是可以為自己的好友分擔些什麼？但站在窗外的我原本只想遠觀就好，畢竟自己不是局內人也不便說什麼，可是對於一個一直想跨過門檻進入學校堡壘的我，站在窗外也有總失落的感覺，學校減班就不會有正式缺額，而我在這裡建立的口碑與付出的努力，頓時讓我覺得真是天不從人願，站在窗外的老師原本正在等待窗內有個空位可以進入，此時不但沒有空位，反而原本在窗內的座位卻向大風吹遊戲一般要被拿掉了，窗內的人也像玩大風吹遊戲一般，為了替自己保留一個位置而拼命。

「窗外的老師」——也是學生給我的封號。身為導師的我因為擔心學生上課會搗蛋，我會不時的站在窗外偷看、監督學生上課的情形。還記得有一次自己身體不適，不得已必須請假，隔天批改聯絡簿雖然滿滿是學生的關心與愛的叮嚀，但導師的請假對學生來說是格外覺得不習慣，少了一雙在窗外監督的眼睛，上起課來並不是格外自在反而是特別的不習慣，讓我不禁覺得好笑，原來我的學生這麼沒有安全感，而這就是我這個過度緊張，喜歡緊迫逼人的導師所造成的吧。

或許我對班級的監控看在其他老師的眼裡認為我是個很認真的老師，也由於自己的代理身分使得別人對我的表現與作為會拿著放大鏡檢視，但也可能會因為我的代理身分的角色會給我較大的包容與指導，有時候指教或是關心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壓力，我會覺得我的能力絕不輸給正式老師，別人根本不需要如此擔心我。我想不管是正式、代理或是年輕、資深，教師資格、年資深淺的條件與教學表現或是班經能力絕非是絕對相關的，但就是因為自己代理身分讓我感到不安，這種不安的恐懼感也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表面上還要假裝自己可以處理的好自己的不

安全感。

閱讀周瑞宏老師《透視生命真相》一書讓我深深體會到：「我們的生命模式會產生相對應的能量特性」，我清楚看見自己「看守所警衛」的能量特性——對學生不信任，所以我老是覺得只要我不在他們就會搗亂，因此學生需要被人盯，不盯就不會好，就這樣我成了106學生所謂的「窗外的老師」。行文到此，忽然看到自己矛盾之處，我因別人的認同、賞識而感到驕傲、喜悅；又因為他人過度的關心而感到不安、焦慮，一方面我希望獲得他人注意的眼光，一方面又害怕過度被關心的眼神。向外看，外在表現出的是想盡辦法主動討好的乖寶寶，向內看，有一股反動力量正蠢蠢欲動，希望你高興、滿意，但並非我也樂意這麼配合，就這樣，我整理過往回憶盡是看到自己彷彿被環境壓迫的一肚子氣，想說又說不出來，我也看到一肚子氣的老師也如法炮製的壓抑我的學生，繼續用看、管、盯的能量限制學生，想辦法製造出跟我一樣會討好的乖寶寶。



3 當老師真好


隨著學期即將結束，剩下兩週就要放暑假了，此時的我正加緊腳步抱著教甄題庫猛做考古題，辦公室內老師們卻是紛紛打聽、閱讀旅遊資訊。還記得親戚們只要聽說我是老師，第一念頭一定是：「當老師真好，有寒、暑假，又有18%²⁷，退休後還有一大筆退休金，以後小孩唸書還有教育補助金可領。」舅舅說：「我看當老師也蠻輕鬆的，像阿議的老師，從小一到現在小三，從來沒打過電話給家長，也沒有來家庭訪問。」我說：「老師們的寒、暑假是有必要的，老師每天在學校的工作很雜，工作時間也很密集，在老師的眼中，她除了要教「書」之外，也要注意每位學生，也就是教「人」。每位家長在教育自己的小孩時都會感到辛苦、困難或是麻煩，但學校裡的老師她要負責的是30~35個來自不同家庭、個別差異的學生，老師的任務與責任很重大，所以寒、暑假除了休息之外，老師可以利用

²⁷ 教師退休金中提供其中一部分金額可以儲蓄的優惠存款利率，目前已經刪除這項優惠

放假時間充電、充實自己。想想看：若是教師跟一般上班族一樣，時間很緊繃、壓縮，老師的工作情緒與教學品質會大打折扣的。」

作為一位老師我覺得自己是幸福的，即使沒有了寒、暑假的旅遊計畫或是大筆退休金，我依然如此認為，原因在於我感受到學生給我的幸福回饋，我感受到自己的付出與努力是有價值的。從小到大我總會羨慕別人有多麼好，看見別人的好，卻貶抑自己的價值；但在當老師這件事上我卻看到了自己的好與學生對我的好。眼看著這學期又將進入尾聲，收拾著這張我坐了一年的辦公桌，抽屜裡、桌墊下壓著學生在各個佳節與特別日子給予我的祝福與感謝，這就是我作為老師的幸福。收拾著輔導學生問題時所留下的紀錄，處理問題時的情境與情緒會不時浮現自己的腦海裡，只是紀錄可以丟掉，記憶也會逐漸模糊；但我內化的經驗值與價值感卻會不斷的長大茁壯，我相信：身為老師的我是這樣，學生也會如此。

4 教學成功的定義



在華中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代理教師就當專任。由於代課老師變動大所以不會派任導師工作，然而第二年再回到華中當代理，學校要我接一年六班的導師，我心中暗自竊喜是我教學成功，所以取得學校的信任，我也不得不沾沾自喜的在心裡對自己說一個有能力的老師就是要做重要的事。表面上我姿態很低，即使對事情已有定見，也清楚該怎麼做的同時，我還是會很謙虛的詢問其他老師的意見，我善於扮演好一個代理教師的身分，凡事多做少說，做得好也要做得勤，對於前輩更要有禮貌也勤於奉承。

只是對我而言，似乎成功的定義就是贏得讚美與贏得信任吧！我也承認我喜歡浸淫在他人的肯定中，這樣我會企圖做得更好，我也相信鼓勵是促使進步的最佳增強，對於學生我也會不吝惜給予許多的精神上的增強。

「所謂的明星教師大多是訓練考試和升學的高手。」

那麼我希望自己成為明星老師嗎？我肯定我不希望，我期許自己不可以成為教書匠，教書不是複製產品，成為訓練考試和升學高手的明星老師，就像在複製功績社會的意識形態，那會抹煞了大多數學生的學習意願與興趣的。只是面對升學主義興盛的中等教育，在學生家長只關心成績優劣、分數高低的同時，我如何兼顧自己對功績主義的批判與家長所重視的考試成績呢？我想這是我的一大課題。理想與現實的距離要達到極小化，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至於學校和社區之間，則被高聳的圍牆隔成牆裡和牆外兩個世界；教師同儕之間，除了學生考試成績和升學率的相互競爭之外，少有專業的互動。然而基於課程的功能實現性，教師必須調整與重新定位其角色。（課程社會學上課反思作業）

「教師的認同就是個人對自己身為教師的概念。」(Kelchtermans 2000)那麼，教師認同就是個人藉由與社會文化不斷的接觸，而逐漸學習做為一名教師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專業倫理以及自身的角色定位。換言之，教師的自我認同是由於教師投入教學活動中，在教學過程中對自己本身工作情境與自我形象所產生看法、覺察、詮釋、行動。然而我問自己「我是一個怎樣的老師？」，「我是一位好老師嗎？」，「我為何選擇繼續當老師？」，「當一位老師我的感覺如何？」。透過整理著自己身為老師的經驗，我檢視這幾個問題，關心著自我教師角色的形塑。

5 正式教師資格的理想與追求

實習結束後我並沒有如期考上國中正式教師，但值得慶幸的是我還可以在繼續唸研究所，從前一起修學程的同學紛紛考上正式教師，沒念學程的也到一般企業工作，也有些是繼續念了研究所。而我，念研究所並非我想要的，當初考試也是抱著教師甄試的前哨考，結果研究所考上了，此後卻離正式教師的距離更遠的感覺。九十三年七月底我仍是抱著能夠當老師的理想，參加新竹市一間私立高中的教師甄試，很幸運的我考上了，也進入該校的²⁸夜間部任教。這一年間我深深

²⁸ 現在已改名為進修推廣部

體會到私立學校資源缺少與運作不易的問題，當時同在一間辦公室的老師，雖然拿的是學校的錢而為學校工作，但也有幾個老師跟我是一樣的心態，我們都當這裡是正式教師的儲訓班，因為我們同樣都有個目標—等待明年的教甄，一試就中。在辦公室裡，我的年紀最小，當然是個最「菜」的老師，自己任教的班級裡，也有比我年紀大的學生，他們大多是在社會打滾一段時間，因為工作需要或是個人自我實現的追求而再回到高中取得文憑，而我是很幸運的在求學歷程中一路平穩向上，在學業成就方面，身為老師的我當然比他們優秀；但對於社會歷練，人生試驗我想我還是必須稱呼他們一聲「老師」。在這些學生眼裡，我的外表是很不具說服力，也因此我與他們沒有距離，在學校裡，我們師生的關係，我是教師，擁有教師法職權威，是優勢，雖然學生知道，但這幾個學生幾乎不會稱呼我一聲老師，我想原因就是他們的心中已有個教師的形象，其中一個便是應該是年齡與應該是穿著裝扮，而我好像不符合他們心目中的「那個」教師形象，當然「老師」二字也難以啓齒。



高中生，尤其是女生不論年紀、外貌、興趣、話題，說真的有時我與他們是很接近的，如果我不刻意提醒自己是老師的身分，我是很容易融入他們的團體，就像個朋友一般。這樣亦師亦友的關係沒什麼不好，但有一次，我無意間聽到某位老師鼓勵學生繼續念完高中，就提到「我們辦公室有老師比你還年輕，都在當老師了，你還不加油一點趕快把高中念完。」我知道該名老師的話沒什麼特別的意思，就不知道為什麼我一聽就會對號入座，心中的感覺也不是很好。我想每個人都有個開始，我剛踏進教師的行列，雖然「菜」，但不表示我不夠資格，每個人都會年輕也會老，菜鳥也會經過時間洗禮成為老鳥，難道我要在未老前，要先裝出一附老練、老成模樣？那樣的我才像是個真正的老師嗎？

教師角色被賦予的社會大眾的期望、道德標準，往往希望教師不能鶴立雞群，為人師表者在學校與社會中早已被建構出該有的樣子，教師中庸、中規中矩的角

色也是由社會文化建構出來的，更必須接受社會約束與檢視，因此老師往往是社會團體裡最沒有聲音的一群，要成為教育體制中的革命者，似乎必須通過可以忍受異樣的眼光，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

6 私校高職教師

第一次教甄考試未考上正式的公立學校教師後我到了私校夜校去教書，在私校的那年我同時也進入了交大教研所唸書，一週九學分的課雖不多，但由於夜校的上下班時間是下午三點到晚上十點，因此爲了讓自己的必修課可以順利的在一年級就修完所以我一週有兩門課是必須以請假方式修課。還記得當時選擇一邊唸書一邊教書的同時，私校給我的壓力是以請假限制我，希望我可以以學校工作爲主，人事主任也說了：要任職滿兩年才能申請進修，所以若我要修課，我必須以請事假方式辦理，而事假請多了是會影響考績的。當時我對選擇任教私校夜校只是爲了一個填飽肚子的飯碗，讓自己可以不需依賴家裡就可唸書，所以我並不在意考績，毅然決然的就請事假修學分。一年過去了，我也開始準備四處考公立國中的教甄，希望第二度上考場可以很順利的考上，但七月份一整個月的四處奔波最後的結果仍是無歸處。我想我必須再待私校一年吧，但很不幸的，由於事假請的太多而影響一整年的考績，更重要的是夜校的招生也不理想，教師必須面臨到教師員額縮編的問題，我當時就意識到自己是年資最淺、菜鳥的身分勢必一定得辭職另謀他職，因此義無反顧就辭職考國中的代課缺，最後我的選擇是到建華國中去當代理教師。就這麼一待就在華中代理了兩年。

一邊在研究所唸書，一邊在學校代課，也一邊在四處奔走考正式教師甄選，這兩年多來的日子裡，加諸在我身上的任務很多，可是卻沒有一樣是有個明確答案的。對於教師工作我仍未有名正言順的正式資格；對於學業我的論文題目一直是個問號？雖然我學到了許多，經驗與學識也在累積中，但自己總有一些不能「正名」的遺憾。猶如論語中所記載：「當子路問孔子：衛君子要夫子去輔助他治國，

不知夫子將以何事為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未表示其他的意見。「名不正；言不順，」是指：名稱與事實不相符，則言語就會有誤，而不能順理成章，如此一來辦事就無法成功。簡言之，在孔子心目中，作為一君子，所用之名稱必須恰如事實，能夠符合事實後，才能順理成章的說出道理，道理能說出那麼就勢必行得通。也因此，在論文產出之路途上，我不斷問自己論文之「名」為何？在教學之路上，我的言行與舉止也常常被尚未真正「正名」的身分所束縛。

7 公立國中的代課教師

離開私校我到國中去代課後，學校裡多了很多與我年紀相仿的教師，對國中生而言，我這種「六年級生」的老師是相對的年輕，也比較沒代溝，就我而言，在國中任教，我有種較能名正言順管教學生的感覺，因為我的成長路是足以讓他們感到好奇與稱羨的。第一年到國中代課，孩子們給我的回饋都在於外在的稱揚，偶而會聽到學生認為我親和力夠能與孩子貼近的類似回饋，在這一方面我還蠻享受被學生喜歡與青睞的虛榮感。



第二次回到原來代課學校(華中)代課，感謝學務主任的信賴而賦予我一年級的導師職務，帶班對我來說不是第一次，但我卻很期待也極力爭取要擔任導師，因為在我心裡認為像我這樣任教主科國文又年輕的菜鳥老師就是要帶班，除了是磨練之外，更能賦予教學理想、理念實踐的可能性，我的班級是我的挑戰更是我的實驗的白老鼠，有時也會是我教學創意的試驗品。

第三年在國中代課，這次換了個²⁹新環境，即便我已經是第四年教書了但還是被當新人看待，我知道自己被當作新人，接受其他老師的諄諄教誨的感覺很不好。學校裡今年才考上的菜鳥老師，任教的時間比我還資淺，先撇開教學方法不說，對於教甄考試，他們早就是經驗老到、自信滿滿的替我們這批一腳還在門外游移

²⁹ 新竹市立三民國中

的老師上一堂如何考上正式教師資格的課。

8 未正名的老師，有不被信任的感覺

除了安分的做好教學工作，我也在意學生的成績表現，正如同一進建華國中代課的第一天校長曾對我們這批代課老師說：「代課或是實習都是一種加分，同時也可能是減分的機會，表現好是會為未來的甄試有幫助，若不好則是對教職生涯大大減分。」正由於校長的職前訓勉，我感受到自己的名分與其他老師的差異，也感受到不被信任的感覺，因此我要特別努力、謹慎，不可出紕漏才好。除了教學工作之外，我最重視的就是學生的成績，為了考出好成績，我強調多實施評量與測驗，無形中是加重了學生的負擔，也違背了理想的教育的原則。甚至有的時候，學校的替代役在上課期間巡視校園，我都會胡思亂想有被監視的感覺。我任教班級的班導師也是出於愛護我的心態，會主動詢問我上課時班級的秩序狀況，他們的好意會使我感覺是導師對我的不信任，我其實很想告訴他們：「我的班級掌握是沒有問題的。」面對學生，學生常常口無遮攔的說老師「菜」，而我也故作聽而不聞，不予理會，心中雖有不平，但我想我只是個代理教師，還是多做事、少說話的好。

現在的我除了教師資格與其他同在導師室的老師們不同之外，其他方面，我們是沒有差異的。平時我感覺不到自己與其他導師在身分上的差異，只是每當學校裡有些福利措施時，公文上的附代條件就是：只限本校編製員額內的正式教師。這時我就會感受到自己與別人的不同，會有些心情低落。有一次，一群老師在放假前夕舉行了一次自強活動—中秋前夕的烤肉活動，我也應邀參加，一群老師聚在一起不免會閒聊班級學生狀況與自己的教學經驗的分享。當然也會對學校的行政措施有所評論，正當大夥在討論各處室的行政措施與校長的領導時，我意識到自己的小心翼翼，這時的我無聲了，我想我還是低調點好了，即使自己看到也感受到了，但我也願意吐露出自己的意見與看法，更別說是批評了，這時我只想

當個傾聽者。而當其他老師們提到各領域的菜鳥教師如何的被壓榨時，我有被提及，但當時另一位老師卻馬上接話「她還不算，她只是代課而已啦。」我嘴角帶著一絲絲的笑意，但內心卻是很不好受。要不是這樣一個不正名的身分，現在的我才不會如此尷尬。

另一次的經驗，11/20 中午 12:40 我與任課老師被輔導處召集召開本班一位疑似資優學生的個案輔導會議。開會前三天我接到公文，公文上明確要求會議上班導師必須對個案做說明，而我是很小心翼翼也認真的為會議加緊準備，但會議開始後，主持人—輔導主任卻代替我說明個案目前的學習狀況，當時我拿在手中的是自己已經打好的說明稿，卻毫無用處，我在等它派上用場，自始至終，除了家長提問及老師提問，輔導主任會請我這個班導師說明之外，我並沒有如同公文上有獨立的時間對本次會議召開的目的及個案目前面臨的學習問題作詳細說明。對我而言，這是我的第一次，開會前我是很害怕、擔心內容不充實而讓任課老師們有被耽誤休息時間的感覺，這場會議出席的老師不多，比較多的是社會科及藝能科的教師出席，她們平時節數不多對孩子的認識不深刻，我看到當時的場面我是很擔心家長會覺得老師對這次會議不重視，也擔心是我這個班導師並沒有足夠的影響力讓任課老師全數依約出席，但我必須要聲明的是我很在意自己的學生，為要開個案會議我已事先拜訪了自己班級的任課老師，大致詢問他在每一科的學習狀況。這是我為這次會議的準備。可是會議上我的準備並沒有太多的用處，會議主持人代替了我的角色，全場她的目光是投注在家長身上，面對家長提出的問題與家長對孩子學習的困擾，她在沒有答案時才會向我詢問。說真的我有種很不被尊重的感覺，也有不被信任感覺。

會議上輔導主任以他專業的心理諮商觀點與測驗結果的判讀，不斷的對學生父母表示測驗結果的優異，但對於班導師在日常生活的觀察卻完全不涉及，讓我覺得我們開這場個案說明會的意義，就像是要在家長面前對任課老師說這是一個

資優的孩子，能教他是大家的榮幸，但對於學生的學習適應問題與老師對他的觀察卻不是重點。但以導師的觀點，我看到的是孩子平時人格特質、生活常規的部分，我比較會從教育社會學觀點出發，去看見他的與眾不同，我想這是我想在說明會上讓其他老師了解他的家庭背景，與他的學習態度與表現的相關程度。但我沒機會提到，而主任也沒有意識到這一層，我感覺到自己的卑微，我明明就比別人了解我班上的學生，看到他的更多與學習相關因素的面向，但在當時我只是一個主持人的附和者，不禁讓我懷疑：難道是行政對一個代理教師身分的導師所產生的不信任，還是行政的專業權威往往凌駕在教育現場上第一線的教師，而有所謂行政領導教學嗎？

學校體制中會做事與想做事的人仍是需要有機會與空間發揮，即使是自己已經準備周詳卻仍無用武之地，每當遇到這樣挫折時總會平心靜氣地想：還是教室裡那個教學舞台最好，那是一個只屬於我一個人的舞台，我知道我要怎麼用，也能將它做最好的運用；也只有在教室裡與面對學生時，我不會意識到自己尚未正名的身分，也不會被這樣一個代理的角色給懾服了。

9 流浪教師³⁰的惡夢

教師甄試失利讓我對自己的未來仍有一種茫然的感覺，隨著研究所眼見必須進入最後尾聲階段，我更的壓力越來越大卻又心無定向，流浪教師的惡名與惡夢讓我在家人與朋友的關心中感到丟臉，尤其是適逢年節家人親友聚會的日子，總是怕人問起現在的工作與生活，年紀越大，卻好像是一事無成，論工作我還沒有個定數，論學業也不能確定畢業的時間，論感情我更是遙遙無期，姑姑們總會說趕快先結婚，其他的再慢慢考、慢慢念，那些不急，結婚比較急，終身大事趕快定下來。可是這似乎與自己的想法不同，結婚不是感情必然的結果，維持現狀不是有很好嗎？我比較在意的是另二者。雖然實習完後我並沒有因為沒考上正式教

³⁰ 流浪教師是只完成師資培育課程後，未能如願當上教師的教師。

職而浪費時間，我到交大研究所就讀，也在學校教書，但面對每年都要付甄試戰場的感覺很不好。在交大我的研究生資格雖然是一般生，但我平時也有工作，所以跟身為學生的在職的老師是一樣的，但每次都覺得自己矮人家一截，在職的同學都是正式的老師，有的是帶薪帶職在進修，有的則是留職停薪；而我卻是代理教師身分在進修，心中感觸不知如何形容？也不知流浪教師的惡夢何時才能擺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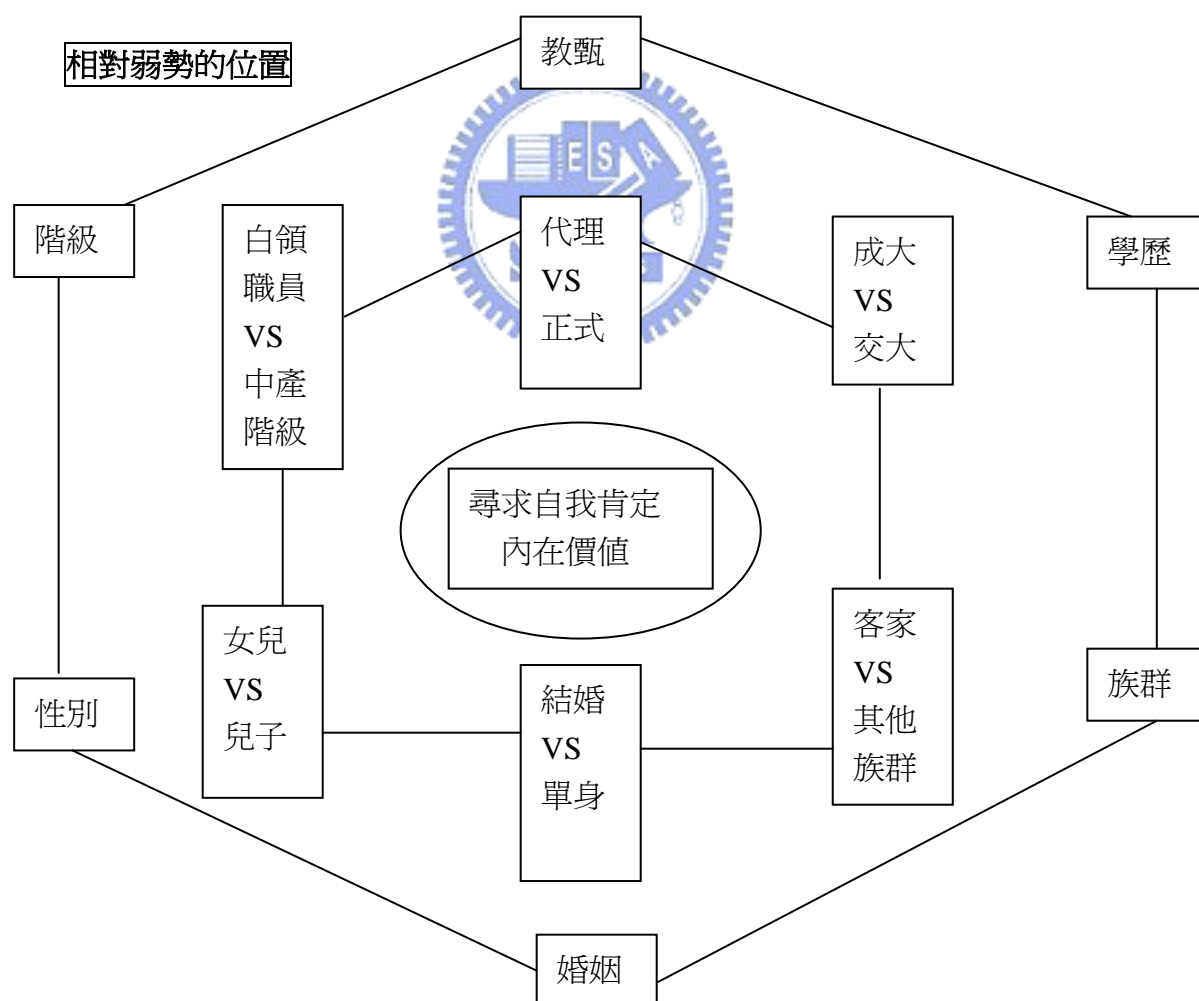
也許是我對自己仍不夠有自信吧！我再度回到華中代課，一樣的身分，卻有著不同的挑戰與任務——導師，帶班最重要的即是一堆學生資料的建檔，其中對學生背景的了解的第一手資料就是 A 卡了，由於自己的代理教師身分，我對自己的教學與班級經營都會特別的小心，開學前的我做了許多功課，也四處詢問班級經營的相關問題，其中最令我擔心的仍是若是家長質疑我的身分時我該怎麼辦？同事們接要我別想太多，既然是學校的派任學校必定會做我的後盾，她們要我對自己有自信，有危機意識是好的，但也別太杞人憂天。即使自己已經比較能夠釋懷之後，我不得不承認，當我在認識學生的背景時最關注的仍是她們的父母與家庭情形，一個³¹常態編班的班級，學習成就的³²常態分配之外，她們的社經背景更是常態化，我企圖讓自己忽略學生的社經背景，心想一位老師在面對學生時應該一視同仁，就如同孔子所謂：「有教無類。」

從前在私校夜校當老師的那段時間，辦公室裡的老師私下都會互相約定讀書的進度，也會討論教甄的考題與方向，對於教甄的消息都是彼此互通有無的。這是很特別的現象，表面上我們在這所私校任教，是這裡正式聘任的老師，但我們的心卻一點都沒有歸屬感，這所學校對我們而言就像是一時的避風港或是次要的選擇，或許對當時的我來說，也算是我可以儲備經驗值的場域。同樣是做為正式

³¹常態編班是依照入學學號順序以 S 形方式分配班級完全不參考學生成績來編班，所以很容易形成班上同學從優到劣的成績的平均分布，因此稱之為常態編班

³² 常態分配：學生的家庭背景・學習能力・學習表現都呈現從優到劣的平均分佈

聘任的教師，為何很多準教師們的主觀認同裡，都還是想進入公立系統的教育機構，公立學校的教師缺額少，教師甄試競爭激烈，考上了就是證明實力堅強，也讓人稱羨，還有其它的原因是因為工作環境與待遇的問題吧！私立學校的教師與學校關係是主雇關係，但公立系統的教師沒有很明確的主雇關係，私校老師的教學專業自主權較受限制，並且依各校規定不同，教學時數與工作量也會有別於公立學校，另外，私立學校的老師必須承擔學校的營運責任，尤其是現今社會面臨了少子化的問題，很多學校面臨了招生困難，老師的工作就相對顯得不穩定了。公立學校與私人興學兩種體制相較之下，公私立學校的教師對於工作上的變異性、自主權、資源、薪資……等各種條件都有差異，而這些差異就會影響教師的自我認同、專業認同以及學校認同。(生活札記 961127)



圖表 2-2：我的多重角色與生命位置

(二) 內心的懸念

1 變卦的口試計畫

明明說好了要在一個月內完成論文口試，最後一次 meeting 卻像是全盤翻盤、崩潰，原以為先前的文字成果只需要調整結構加註標題，今天的陳老師是哪根筋不對了？怎麼會全變調走樣了呢？當時腦海閃過一個數字，距離口試只有一個禮拜，如果翻盤，我該怎麼辦才好？那一晚 我們爲了該不該繼續？如何繼續？而思索與煩惱著，不想停下腳步也不想花時間修改也沒有心思(一心只想考教甄)我的防衛機制啓動了，賴皮、逃避的招數又自動開啓。「我寫不下去，我不想寫。」心裡的声音告訴我：再拖下去我的「碩士夢」，恐有變數。面前的陳老師似乎不了解我的焦慮，「可以唸四年，以及休學兩年。」陳老師阿！你說得一派輕鬆，但我聽在耳裡，心裡卻想著：一共六年，我的青春一去不回頭，我不想人老朱黃，卻連個碩士都拿不到。如果今年考上正式教師我就可以全心全意面對論文難題，考不上舊事重演，我的階段性任務又將延期了，現在就像一個已經買票上車的乘客，上了車看著別的乘客一個個下車了，自己的目的地爲何這麼遙遠，什麼時候我也可以下車到達終點站？




2 教甄與論文孰重孰輕？

今年我第四度參加教甄，即使是第四次了，我還是免不了在陳老師面前發出質疑：「是我能力太差嗎？還是老天爺不眷顧我這個熱愛教學的老師？」面對我的爲什麼，陳老師只是斬釘截鐵的告訴我：是缺額太少。」這不是我要的答案。我要什麼呢？陳老師說道：「你應問問自己爲何要當老師？很多實習老師真正到學校實習完後毅然決然的決定不當老師了，而你應該問問自己爲何要當老師？爲何在意要當正式教師？正式與代理差別在哪？」除了不正名的不確定性與困境之外，我是否也在過程中得到與正式老師們一樣有的師生互動？我想要什麼？我想要外在的肯定，還是內心的需求？考上與沒考上只有兩個極端嗎？從考不上到考上的過程中，走過的一切對我又有什麼意義？回顧自己成長過程中，各種比較讓我覺得做人

好難，什麼都要比，即使遇到了自己喜歡的工作，我還是得接受考試的評比。我總是看見了別人的歡樂與成功；但對於別人的憂愁與失意，在我心中的那個放大鏡會自動失焦、模糊不清。

那一晚，又是一個無結論的 meeting。放下手邊的論文，我在陳老師手中一連抽出了幾張塔羅牌，面對無解的問題與不斷抗拒的內心，尋找塔羅牌的心靈慰藉是我們當下能夠做的，我肯定過了今晚，我的論文口試一定會暫緩，我的論文也會被我有意識的遺忘，但我還是在心中對陳老師輕輕說聲抱歉，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問題不在寫不出來，而是不想寫。簡單的比喻就是男女朋友有一方已經變心，心不在對方身上，當時他所用的理由都只是藉口，而當時的我也是如此。我爲了教甄背叛我的論文口試，而所有的阻礙理由都只是我的藉口，真正的原因是當下我的心根本不在論文上。



教師甄試就像一場單打獨鬥的戰爭，隨著考試時間愈逼近，整個人在工作與生活上的心態、心情完全轉變，同事間的问候語也都圍繞著教師甄試話題而轉，同樣是代理教師的同事總會互相詢問讀書進度，或是交換考試情資與聽取而來的成功經驗，學校裡的其他老師一方面鼓勵，另一方面又安慰我，教甄的壓力真是不言而喻。

身邊的人都好意要我多一點心思放在準備教甄的筆試科目，也因為整個教育大環境的變遷，使得教師這個飯碗成了僧多粥少的狀況，一堆人擠破頭希望可以爭得一個鐵飯碗。而同事的好言關心，讓我不得不正視自己還要參加考試的問題，總是覺得如果自己可以不必煩惱考試，或許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專注在教學上，不會因為時間的不足與壓力的到來，而令人感到分身乏術的疲倦。

95 學年度下學期我除了要面臨教甄的壓力外，還有個論文口試計畫的進行，

心虛地寫完了論文計畫，很顯然的被指導老師給一眼看穿，我只花了七分力氣去寫的計畫，還不能提論文計畫。當時，我只覺得考上公立學校正式教師資格才是當務之急，尋找一個工作上的安定與保障，也像是對自己這幾年來的努力交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對我而言，只有考上才是真實，才是人生開始。因此我背叛了我的論文，擱置了論文，全力去衝刺教師甄試。

從五月開始我開始四處報名，除了不想錯過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外，也想是究竟自己的實力在哪？考試就是驗收成果的最好方法，因此我沒有頭緒的，只要可以報名的公立學校就去報名，一兩周下來，自己竟然覺得還沒開始打仗，元氣與自信就因為報名而傷了大半，我對自己的未來一片茫然，只想著考上的結果，因此不知道自己什麼，該怎麼做？就好比一個無戰略的戰爭，只想著打贏的無頭蒼蠅，這也想嘗試，那也要努力。這些打頭陣的教甄考試，讓我忙了一場後卻有種虛耗的感覺。



大雄看我這無頭蒼蠅四處碰壁，提醒了我：「選定方向後再出發，才不會迷路。」你要站在對的位置上常著對的方向前進，知道自己要往前走，而不是隨時的張望有沒有後路，否則你會永遠處在找後路的狀態上。他的話是點醒了我，我的確是一直在前進的路途中尋找退路，往往因為找退路而忘了自己要的是什麼，就這樣一路走來，我就是數學不好，那就念中文系吧；考上教育學程，那就去修吧；沒考上研究所，那就去實習吧；考不上正式，那就當代課；不想寫論文，就專心考教甄吧……就這樣，我的人生過程中，就活在「那就怎樣……怎樣……」，這不是自己的選擇，生命的方向也並非是由自己決定與選擇。（生活札記 950531）

(三) 掙扎：失落者重拾論文

1 為了一個題目而寫的論文

又一次，我的論文又是暫時擱下，這次的休止符要停多久？自己也不想去想，

「乾脆休學好了」，腦海裡不停的出現這樣的想法，這個論文對我而言很難完成比起教師甄試，我想考上正式教師資格才是我迫切想要的，「我要成爲一位正式老師，我要考上」，這是不斷對自己許下的承諾，而論文呢？它是我的負擔。每次與陳老師見面是很心虛的，我知道自己心不在寫論文上，但礙於自己仍是研究生的身分，況且這學期也有註冊，我還是盡點義務好了。雖然嘴巴不說，但眼尖的陳老師似乎看出了我的內心想法，再一次的，我的論文計畫又被打回票。「假如你可以花十分力氣走，爲何你偏偏只要自己花七分力氣走呢？這段花七分力氣走的路，路上的一切你都很清楚，接下來你會遇到什麼自己也明白，何需要口試委員們替你指點迷津？」當時的我表現很駝鳥心態，一直對陳老師說這一切太難了，我也無法面對自己論文，更無法堅持下去，我想我不適合走這條敘說的路吧？

2 無中生有

原來無中生有真的不容易。我在³³阿花老師指導的生命敘說研究論文中看到與自己同病相憐的故事—敘說的變卦、故事變調不僅僅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從零開始，去回憶、去創生、去釐清的殺出一條路，我只知道自己要寫敘說藉好比我參加了一次旅程，搭乘火車的旅程，旅途目的地與一路上會發生什麼事都得再說，或是隨緣。一次很隨性的旅行會經歷什麼？會激起什麼火花？我也很想知道。

3 我的研究與其他不同之處

教師認同與³⁴歸屬感不應只是限於體制內的正式教師，對於編製內代理或是代課、兼課，他們對學校職場工作環境的認同與歸屬往往是容易被忽視的，此外，由於聘任性質與正式老師的聘任條件不同，所以在學校裡這些準教師們是相對的少數，他們在情感、工作上的歸屬感與認同感相對薄弱。目前已有的學術研究論文大多將研究對象鎖定學校中的正式資格的教師，也有以實習教師爲研究對象，探討實習教師的教師認同，但我認爲：不論何種聘任性質的³⁵準教師，對於自己主


³³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系副教授成虹飛老師，也是我的另一名論文計畫口試委員。

³⁴ 歸屬感是指一個人對某樣事物的從屬感覺，是一種主觀的個人感受。

³⁵ 是指已經具有教師資格也準備好當老師的職前教師。

體性與個人聲音都應該被傾聽、受重視，所以本研究試圖以個人身為代理性質的準教師身分，自我剖析自己對工作內容、職場、人際、自我圖像的種種認知，並且期許重新看見自我角色的價值與生命意義。

目前對於教師自我認同的敘說探就研究論文是以實習教師、在職教師、退休教師為多，對於代理教師的部分則還沒有自我敘說探究的研究論文；另外敘說探究又分為自我敘說與一般敘說探究。自我敘說是以自己為研究主體出發，藉由敘說自己的生命經驗，重新回顧與詮釋自己的生命過程；而一般性的敘說則相似於深度訪談，從他人的生命敘說中對應自己的生命經驗。而身為代理教師的我選擇以自我敘說探究的研究方法，以我說、我感、我是，故我在，去覺察自己的生活，同時我也透過閱讀與分享去感通與參讚別人的生命，透過內在自我的生活實踐與外在他者的生命啟發，學習重新看待自己生命態度與詮釋生命經驗。



(四) 論文是寫給誰看?

今天 7/24 午餐約會，談到我看了一篇³⁶女教師自我敘說探究的論文，³⁷雯卻問了我：「這樣一篇說自己故事的論文你看了有什麼收穫嗎？」當我回答了一大串自己論文也是要這麼說故事的，所以我必須先學會如何說？要說得多徹底？然而這不是她要的答案；他想問的是：論文對我有什麼啟示？

我只知道作者在尋找屬於自己的過去，將記憶中被自己有意識遺忘的部分一一拾回，並且將這些回憶一一放入括弧中，等著被註解。作為論文的讀者，我像是個偷窺者一般，窺探別人的秘密，很殘忍卻也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想知道光鮮亮麗的外殼下有多少不為人知。³⁸萍說：「這是很殘忍的一種研究方式，研究者就像指導教授的研究工具，為了滿足敘說探究的學術需求而必須赤裸裸的面對大

³⁶ 破繭——一位女性教師生命敘說之探究，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³⁷ 我在建華國中任教時的同事

³⁸ 我在建華國中任教時的同事

眾。」我想她說得沒錯，一個人要卸下外衣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姑且不論道德、殘忍、意義與否？重要的是：能跨出那一步，能看透自己內心，這有別於從前的自己，打從出生後，家庭教育教我們要符合別人的要求與眼光，在學校裡，老師拿著一把尺，為每個人丈量一套生存尺度。我們都在求一個於外的答案與結果，但反觀自己的內心呢？在中國哲學思想，直觀是參透自己內心最直接且不假外求的方法，人若能一本初衷的從己心出發，那是一件多麼幸福無拘束的事呢？我們往往只在意外在的要求、他人的規範，面對外在規範與內心訴求兩難時，自己內心的需求可以被犧牲或是被排擠掉的，這是我們教育教我們要有無私無我的情操表現。當我接受了愈來愈多的教育，表面上我是擁有高學歷，更懂得社會規範與世俗規則後，我更懂得如何偽裝、如何包裝自己。只是想想自己這一生中到底做了多少次的違背自己的良心、本意的決定？曾幾何時能真正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

「什麼樣的學習計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什麼樣的人。」



—Rudof Steiner

我想³⁹作者並不要求、也不希望別人從閱讀論文時獲得什麼？更不要別人給予任何的評價，這樣的一個寫作研究過程不在於故事或論文完成與否，更不是沽名釣譽的出賣自己換取一個學位，學會說自己的故事，學會觀照自己的內心，學著做一件屬於自己生命的課題，學著把自己當作重要主體而出發吧。

(五) 自我揭露的界線

1 猶豫不決的我

看論文與寫論文的距離是天平的兩端，每當自己意識到論文這回事總得要進點做學生的義務，盡學生應有的本分。碩士班邁入第四年卻興起了打退堂鼓的念頭，想休學是爲了難產的論文，是爲了擔心自己又將最後的畢業期限給荒廢，也

³⁹ 吳佳樵

爲了自己最耿耿於懷的教師甄試。我不斷游移在休學與否的抉擇中。有時候我問自己敘說的題目與範圍何在？如果能像老師給學生寫作文，根據老師所給的題目來發揮應該是簡單許多，現在我的題目在我已經走過的 29 個生命年頭過程中，它不是片段的它是鑲嵌在我的生命之中，它一直存在著卻不被我提起與找到。我與自己的生命題目在拔河，我似乎是不希望它被我找到，這只是我的逃避藉口，或許這就是陳老師所言我不適合寫敘說的論文。

2 揭露的勇氣

自我揭露的勇氣與界線是筆者的掙扎，我是個懦弱的筆者，在學位與探究兩者之間翹翹板是高低不平衡的，我必須承認因爲當老師的門檻已經扼殺我對自我專業精進的理想及樂趣。回憶起三年前剛進入交大教研所修課的情形，那時的我脫離校園不久，再加上一般人對於交大這所明星學校的迷思與讚揚，當時的我是沉溺在自己是一個交大研究生的喜悅中，而教書是我的經濟來源，也是我檢驗教育理論的實驗室。終於理想是敵不過現實的無情打擊，讓我耿耿於懷的教師甄試卻大大凌駕於我對學術追求的理想了。

(六)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1 通過教甄

每一次與陳老師討論自己的論文時，陳老師總會提起河流與大海的譬喻。我總是預期自己會如何或是要如何？但很不幸的卻一次又一次的被變化所打擊。正如：濁水溪的溪水理當自然而然的在出海口處注入大海，這是人爲所不能也不容許控制的自然正當性。而我的論文與我的教師甄試卻如陳老師的大海與小河的譬喻不謀而合。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即使我相信好的計畫是成功的一半，我也深信努力是成功不二法門，因此爲了一個確定的目標，我更是確定我自小被教導的成功條件，只要照著它執行，我就一定可以考上某校的正式教師資格。顯然這樣的成功信念必須作些微修正，考上與否，除了努力與否之外，還有其他因素，但

不論其他因素為何，我依然確信自己每一年都要陷入考試的輪迴，直到考上的那一天，因為我已一腳踏入教書這一行，我知道自己可以、也喜歡教學，另一方面我又必須被別人信任我是已經做好長駐教室的準備了。

剛畢業時，每當身邊的親朋好友知道我在參加教師甄試，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那不好考喔！尤其是沒有背景的人更難。」連爸媽都曾經問過我：「如果要送錢不知道要送去哪？」當時的我覺得爸媽的想法很可笑，我說：「現在社會的監督機制很發達，你怎麼還相信人家走後門的說法呢？就算你敢送錢，也沒人敢收，你要知道公務員貪汙罪判很重的。」隨著每一年的教師甄選考完總會有一些考試負面消息出現時，漸漸的我也動搖了「教育是一塊淨土」的想法，我也用了另一種角度理解爸、媽曾有的走後門的想法，我知道他們的好意，想想：爸、媽對我的體諒是很難得的，他們從不斥責我不夠用功念筆試科目；反而總是安慰著我：「沒有背景就是要比別人付出更多力氣與時間。」這話我聽了感到愧疚與心虛，也提醒了自己要記住這句話「比別人多花點力氣與時間」，只要我喜歡，我肯定這份工作的價值，就要相信自己追求是有意義的，那就不要想太多，繼續考下去。（生活札記 970314）

2 研究所畢業

念碩士是個意外的際遇，讀交大卻讓人羨慕不已，我不是錦鯉，也不是吳郭魚，我只是大海中千萬隻不具名的一隻小魚，某一天迷路了，緣溪行，卻意外來到一座世所皆知的桃花源聖地。進了桃花源地我捨不得出去，因為我愛上這個被世俗欣羨的光環，只要我頂著交大碩士光環，這是我的武器，也是我在教甄戰場上一在失敗時唯一可以感到自我安慰的成就。

一晃我在此地晃了三年，想出去卻得雙手空空，⁴⁰桃花源記裡的武陵人天真的以為自己發現好地方，他想把這樣的好地方介紹給外面世界的人知道，誰知道一走出去後，他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也怕自己一旦休學甚至放棄了就再也沒有當初

⁴⁰ 《桃花源記》陶淵明著

迷路的幸運際遇，現在要走出這個世人稱羨的桃花源勢必要滿載而歸才行。

論文行文自此，不斷回頭閱讀自己的文字、記憶，我思索、反問自己：「研究所近四年的時間，我學到了什麼？對我有什麼幫助？」記得剛進交大研究所時，修了「教育改革」這一門課，在這門課堂上對於教科書的批判讓我大開眼界，在此之前我一點也沒有覺得教科書有任何不妥之處，課本怎麼教，我就認為是對的，因為從小到大沒人告訴我課本也會有錯誤。以前認為的許許多多理所當然在這門課上一一被推翻，我才知道原來教育除了是知識傳遞的工具之外，也可以作為統治的機器。我想在研究所裡我學到了批判與多元的思考，透過同學與老師之間相互激盪的思考學習，鐘擺式的學習歷程，正—反—合的思辯過程，讓我知道學問、知識絕不是絕對單一與客觀的出口。更簡單的說我是學到了一種做研究的方法，是一種有獨立研究精神與技術，就好比第一年參加創意教案的比賽，從撰寫計畫書開始到教案的實驗與結果的發現與反思，這就反映出我在研究所裡學到的獨立研究的精神與方法完全真實的活用再創意教案的設計與教學方法的實驗，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教師的微型行動研究。

研究所的課業除了打開我的教學視窗外，更奠定了我會做獨立研究的方法，另外在教科書上學到的理論，看似沒有實用性，其實不然，杜威說：「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教育理論是個綱領與骨架，真正的血與肉是要在教學實踐中才看得到的，所以理論提供我們多元、鉅觀的思考角度，幫助我們在教育環境中看到種種可能的問題、思考任何可能影響的條件因素，近四年的研究所課程增進了我察覺問題，組織與獨立研究的能力，我相信這些能力對我在教學實踐上是有很大的幫助與影響。（生活札記 97 年 03 月）

3 水到渠成

生命正如陳老師所言的小河一樣，從發源地到終點是個過程，必須延續不斷，

必須自然而然，人爲操控與刻意改變，雖然可以產生無限可能，久而久之小河的原貌改變了，違反了大自然所將帶來的反撲力量是無法預測的。生命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總學習如何計畫，按部就班付諸執行，但生命過程中的變化就像小河流域中會遇到石頭、暗礁一般，會激起水花與漩渦的。我的生命裡總是做開大門歡迎計畫；對於變化感到避之唯恐不及。

原本失落的低點卻培養諸多的經驗與挫折容忍度，成為過關斬將的最佳保障。至於原本的負向關鍵事件，經釐清已具有正向的意義，正符合聖經：「被掩飾在屋頂下方而看不見的事物，總有一天會從屋頂上顯現出來。」（黃愛蓮 民 93）

因為這種不能盡情舒展的困境，增加了我的生命韌度，也許當時是夾雜著憤怒與抱怨，但事後靜下心來細細思考，這個人究竟是你的貴人還是仇人？（胡定凡 民 94）



生命遇到窘困情形時，或許就是一次成長的好機會。人生當中，無法預期而出現的絆腳石往往是增進生命智慧的好時機，正如咖啡廣告所言：換個想法、換個做法，世界因此而更寬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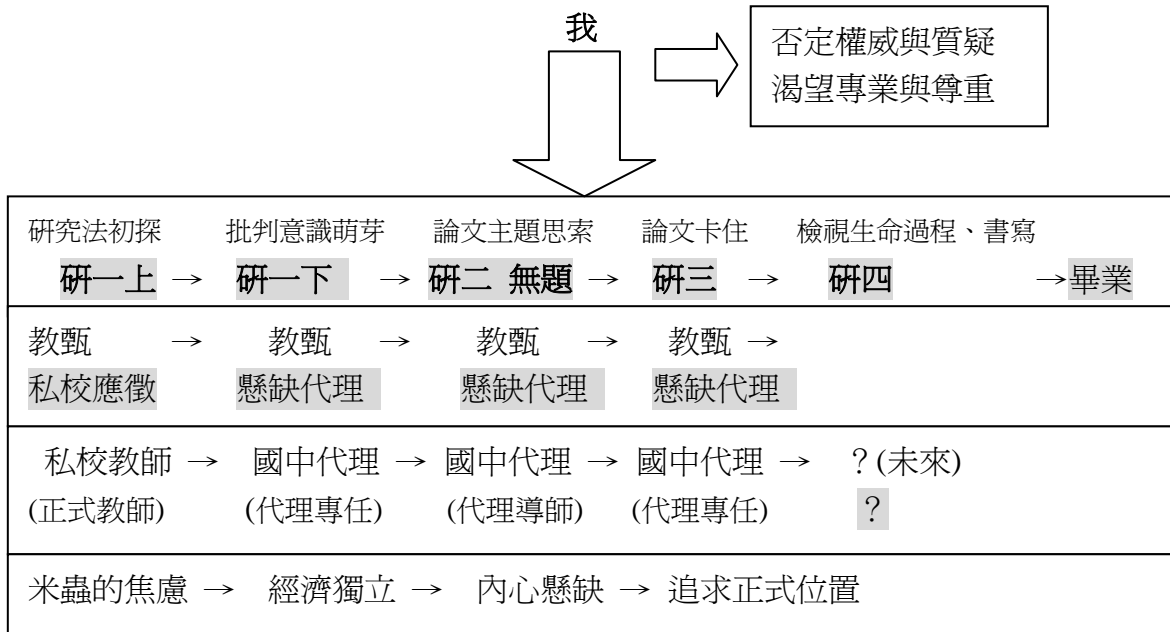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與友人談論著：新一年裡各星座節目的知名的命理老師都會提供的防小人方法，談論氣氛高昂、興致不斷時，我卻淡淡的說：「也許我自己就是別人生命中的小人。」我們老想著要防小人，但自己呢？有沒有想過要防止自己成為他人的小人，此話一出，現場氣氛冷卻下來了，當下我想到了我與同事在校運會當天起衝突的那一段回憶。

凡事都是一體兩面的不是嗎？我可以體會自己一方面在採取防範小人招數的同時，也要提醒自己不要成為別人的小人，我高興、喜悅，我想這就是我的一

大進步吧！

換個角度，換個想法，如此才能讓自己的生命有得到自由與救贖的契機。

(讀書心得記錄 970407)



圖表 2-3：生命歷程示意圖

第三章 教學進行曲—我在華中的日子

一 職業的使命感

當老師的職業任務與目標是什麼？即使已經教了四年的書我的內心還是有著這樣的疑問，我的任務不就是要學生學好、做好、考好，每當這份強烈的使命感上身時就不免對自己與學生產生高標準的期待，老師認真的教，學生拼命的學，因材施教不過是烏托邦的理想世界，對於現實我還是必須傳遞考好的升學意識與精英主義。做為代理的國文專任教師我的工作就是好好上課，除了引起學習動機之外我還是必須想盡辦法拉拉學生的成績，考得好不好 縱使有程度與資質的差異但及大多數的原因是由於努力與否。我站在自己的位子上努力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相同的我也用這樣的標準去要求我的學生，為自己所處的位置負責與努力，即使不能發光發熱，也要無愧於心。我告訴學生老師要求嚴格的出發點都是為你好，這也是一種想要套住別人的能量，我設法讓我的學生乖乖就範，基於「為你好」的出發點，反而讓學生覺得大大的不舒服。慢慢的我覺察到很多時候身為老師的我會不小心的替學生穿上一件自己喜歡的「大衣」，這不是他要的款式更不合它的尺寸，他穿的很勉強，很無奈。

目前的師資培育主要將重點放在培育批判教育份子，教師必須具備檢視與省思教育背後的問題根源的能力，以及了解霸權運作方式，然而現在使用的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與教師甄試考試似乎只是對於專業知識的檢測，而忽略了批判的概念。（課程社會學課堂筆記 9404）

二 自找的壓力

1 沉重的鐵飯碗


所謂的鐵飯碗，對代理教師來說，卻不是如此。我們的飯碗是一年就得換一次，相對於正式教師，代理教師就是較為漂泊不定，每到期末收拾自己辦公桌心

中總有無限的感慨與恐懼，年年都在接受學生的祝福，但心裡面對於要換工作環境的忐忑不安是遠大於學生給予的祝福，這是許多代課老師的無奈，或許也因為經歷過許多不同環境的歷練，代課教師似乎比其他學校裡的安逸已久的老師較具有生命的韌性，對於變化、改變也較易豁達的接受。

2 成績準則

菜鳥老師雖然教學經驗菜，但內心自我期望與標準卻一點也不低，滿腔的抱負，相信：身為老師的價值就是教好學生，教好的定義與判斷準則就是成績。

學校裡，同事間相處有種詭譎的氣氛，表面上大家都表現得不在意成績，可是真正做的又是一套，排滿考試的早修就是最佳例證。有時段考前早修不夠，午休也是得派上用場，再不然由班導師出面借藝能科目的上課時間來考試，深怕若不小考，學業的壓力無法彰顯，成績就會出不來，我就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心甘情願的浸淫這樣的考試領導教學氛圍。



剛教書時非常重視工作與成效表現，當老師的很認真為學生找資料作講義，而學生沒有以相對好的分數回饋與彰顯教學效果時，我就會採取剝奪時間的策略來逼他唸書，常常為了監督學生背解釋、罰寫，忙到很晚才下班，把自己搞得焦頭爛額、疲憊不堪，每次看著被我留下來的學生拖起疲累的身體，背起沉重的書包向我道別時，即使心裡很不捨，卻也要裝起一副嚴肅面孔說：「今天回去不背，明天會再留。」這樣的作為就是同事與家長認定的認真的老師。

一個不健全的教育體制是會讓了一個老師忘記了教育的意義，我不是主張精英主義的分子，但我卻肯定教育做為社會流動的功能，因為以我自己為例子，國中時期誤入中上階級的我，一度羨慕別人家庭背景的優勢。那時的我即使很努力的想表現好，卻總是有一部分是力不從心的感覺。一路走來，現在的我也有著高學歷與白領階級的工作，我身邊的同學，有人也有人是與我相同的，這使我相信：

教育做為社會流動的功能。私校任教的那一年裡，我看到了很多來自社會下階層學生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模式與語言方式，這讓我在課程社會學一門課上學到的知識，而得到了最真實的例證。所以身為老師除了著重於課程專業與教學技術外，最重要的是要堅持著正向的心念。一方面要秉持著教育的向上流動功能，一方面又必須注意是否成為一部複製主流價值文化的機器。（生活札記 961206）

三 遇上 206

之一：自告奮勇

94 年十一月我自告奮勇的接下同事口中頑皮惡劣的班級，我會接的初發點很簡單就是想教教看二年級的教材，領域會議開會時，某位懷孕的女老師大喊他的身體吃不消該班級的學習態度，希望能由教務處協助安排代課或是兼課，我當下一個念頭如果我可以試試看或許這也適我熟悉教材的一種方法，算是替自己儲備實力吧。況且我高職夜校的學生不好教我都可以熬過來 也沒有給學校或是自己出任何問題所以我相信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之二：衝突事件

接下 206 不久 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發生了，還記得又是一天六節課忙碌，拖著疲累的身體進入 206 的教室，一如往昔鐘聲響完了，但學生仍是慢條斯理姍姍來遲。嘻笑、打鬧，教室一片鬧哄哄的，當我走進教室，站上講台，幾秒中過去了，風紀(小芸)扯開嗓門大喊：「上課了！老師來了！趕快回座位。」我站在講台上不發一語，靜靜等待全班同學安靜下來。我知道在一片混亂中嘶吼，只是徒費力氣跟自己喉嚨過不去，又過了幾分鐘，學生終於安靜下來，此時的自己內心已經有些不耐煩與生氣，「怒」字早寫在臉上，刻意壓抑著自己不要針對班級秩序與學生發脾氣，採用冷靜的等待方式。除了整理安撫自己情緒，也等待底下的學生能自己注意到已經上課的事實，以及穩定平息住剛剛下課的熱鬧氣氛。

慢慢的，班級的吵鬧聲音漸漸止息，學生也陸續找著課本準備上課，我則是

回過頭去寫黑板，寫著、寫著，突然一位學生大喊：「某某某，你剛剛倒在我位子旁的水還有丟的垃圾，下課給我清乾淨。」我回過頭惡狠狠的對著大喊的同學瞪了一眼，我沒開口說話，又繼續寫著黑板，隨之我就聽到有人低聲的說：「瞪什麼瞪，眼睛大喔！」這時的我終於無法忍受，粉筆一丟，轉過身，用盡身體的力氣大罵學生一場。我像是渲洩著，從上課鐘響走進教室的那一刻開始，對學生所有的不滿，我劈哩啪啦的一陣罵，罵到連聲音都已沙啞撕裂。當我意識到自己情緒失控，我重重的闔上課本，什麼話也沒說的走出教室，直奔教務處找教學組長。一路上，淚水早已在眼裡打轉，一旦落淚就表示我輸給了那一群頑劣的學生，鄰近教務處門口時，我遇見了組長(卿組長)，她什麼也沒問，正當我要開口說明，她只說：「你先回辦公室休息，206 的課我去幫你看一下，如果你覺得可以了再去上；如果不行就另外找時間補課。」當她說完這些話，我眼淚終於止不住的潰堤而出，她拍著我的肩要我別想那麼多，也對我說：「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我非常感激卿組長的體諒與體貼，她的一句「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讓我感到自己有了實質與精神上支持。



之三：解讀

這次的衝突在組長的協助下算是完滿的結束，學生們在卿組長施與班級訓話與輔導之後，似乎也已經理解到國文老師的情緒失常的原因。我與 206 沒有因此撕破臉，也沒有正面的發生嚴重衝突，也許是因為我在第一時間衝突產生時刻，就逃離課堂的因素吧！

這個「逃」，我解讀為「迴避」。迴避衝突、迴避尷尬，但其實最主要的是我知道自己的行為已經逼近失常，若是在學生面前落淚，就等於是宣告我認輸，所以我選擇逃跑了。當老師的，站在講台上就是宣示著：一種教師專業權威地位與教學的專業，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威，絕不能讓學生看見老師軟弱的一面。

任何一次的衝突是開啓彼此熟悉的一次契機，相互深入了解的開始。去年 206

畢業了，他們是我在華中代課的那兩年裡，我從 206 帶到 306，看著他們成長與蛻變。他們的成績不理想，班上當然沒有考上第一志願的，這是預料中的事，雖然學測考得不理想，不過畢業後的他們，言談就真的是不一樣了，這是最讓我感到欣慰的。尤其是曾經因為我這個國文老師中途加入的空降部隊，而感到不滿那幾位，在畢業後，還會三不五時想起從前種種，就打電話與我閒話家常，感謝我當時對她們的包容與接受，我不覺得自己付出了多少寬容，也不覺得從前課堂上的吵吵鬧鬧有甚麼值得回憶，可是好玩的是：我不在意的事情卻是這一群學生在畢業後當作回憶國中生活而談論的話題。那一次的衝突是我最不願回憶起的事件，對他們而言卻是印象深刻，畢業後一句遲來的「老師對不起」，反而讓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另外，卿組長的體諒讓我在這次事件中可以很放心的整理自己的情緒，事件可以圓滿結束，她的功勞不可沒。我感謝學校行政的支持，也深感行政與教師並不是我所想的是對立的，行政的輔助是有助於教師教學更好，卿組長適時伸出援手，站在第三者的角色幫我再學生面前打圓場以及曉以大義，這也是我與 206 沒有撕破臉，日後能夠重新開始的關鍵因素。

若不是拾起自己的教學記憶，我不會想起這段難忘的衝突。初回憶時，只把焦點放在我與學生，一直想不起衝突怎麼平息？事件如何收場？左思右想，原來關鍵就在於：卿組長。為何如此？我想：是我對行政的一種偏見或是習慣性的懼怕吧！看看前面的回憶，對於學校行政，我總是把行政擺在一個與教師相對立視角上，帶著成見看行政人員，當然會忘了行政的好。缺乏多元視野與思考，我就容易陷入不必要的負面情緒漩渦裡。

206 這一班給我了一次很大的挫折感，讓我體會到現實與理想的差距是需要學習平衡的。從私校夜校老師轉任公立國中的代理教師，教學時間、內容改變了，學生性質與背景更是大大不同，再者私校教書時，自己的心態是隨時都要離開，

不會久留，對於學校的情感歸屬與認同極低，心裡的目标就是公立國中的正式教師資格，因此轉任公立學校代課老師後對於工作的表現與態度，自我要求甚高，除了是理想驅使，也是希望自己表現可以獲得肯定而有機會成為學校裡正式教師。自我期許高，標準跟著提高，我成了一位自我中心主義的教師。面對 206 的不信任關係我卻置之不理，也才會釀成大衝突，衝突也考驗了我的情緒管理與危機處理，更讓我察覺自己以功績主義的標準教育學生，除了知識傳遞與考試的壓力之外，我與學生是疏離的，他們感受到的只有分數表現，對於國中生來說挫折壓力感倍增，隨之而來就是厭惡的心態面對學科、任課老師。

這段記憶陸續回顧與思考後，發現自己有了不一樣的教學態度、看法，與對教育的認知。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絕不只是對立與衝突，也可以是相互依賴成長的友伴關係，學生的世界是需要被理解、被關懷的，老師的經驗也需要被擴充與分享的。回憶自己的求學經驗裡，印象中最深刻，要特別感謝的是教我高中三年的國文老師，她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常常在課堂中分享她的家庭生活，以及她在閱讀聖經時得到的啟示，令讓我懷念的不是她的教學技巧，而是她的課堂經驗分享。我想：老師絕不是教書匠，工匠的能力是擁有純熟的技術，但教學是一門藝術，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更沒有必然的結果論，在教與學的過程中還有很多潛在的學習因子隱微而不易見。(生活札記 970125)

四 導師初體驗

之一：不能輸的想法

95 年二度回到建華代課，此時的我已經有老鳥的心態與姿態，我知道這是我熟悉的校園，我的辦公室、辦公桌，這裡的一切看起來很熟悉與親切。暑期輔導結束前夕，我接到自己要擔任一年級導師的訊息，我的內心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當老師就是要當導師嘛！況且我是教過夜校的，有經驗的，帶班才能讓別人看出我的實力；另一方面憂的是：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我的經驗，以我現在這個

代理教師職稱去帶班，一定又必需接受別人的質疑眼神，這是最厭惡的。

因為是代理教師，所以我的表現更不能符應了他人對代理教師能力質疑的想法。我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跟別人一樣勝任導師的工作，甚至，我帶的班一定要各方面表現出色，讓別人相信我是有實力的。這或許對將來的正式教師資格考試是一次加分的機會，所以我不能輸，不能輸給其他同為一年級的導師，不能輸給別人的對代理教師的成見，更不能輸給自己所立定的期望目標。

之二：夢——一群令人擔心的學生

即使已經是學期末了，這一年來班級已經上軌道，班級的運作都很正常，除了期末考前大小複習考的壓力之外，學生心裡也期待著暑假的到來，期待放假的喜悅掩飾不了，而我則是憂喜參半。我掩飾不住自己對學生的不捨，這個班級就像自己的心血，有自己的想法理念，有自己的目標，它就像我辛苦打造的夢想王國。距離放暑假的日子愈來愈近，每一天一點、一點的收拾自己辦公桌的雜物，有些東西，滿載許多回憶。學期末的生活一如往常，不同的是教甄的時間漸漸逼近，每天下班後，我仍要拖著疲累的身體到補習班對著電視機，補我要應付教甄的教育科目，白天也是起個一大早到學校展開一天的工作，就像蠟燭雙頭燒，我試圖讓自己很忙又很累，可以忘記即將要離別的這件事。這幾個月來即使已經正常運作已久的班級，偶爾我還是會夢到學生午餐後的廚餘未倒，而導致教室內環境一片零亂、惡臭、蟑螂螞蟻滿地，我在這樣的夢境畫面裡驚醒，醒來不禁覺得好笑，原來我是個對學生這麼不信任、不放心的老師，已經相處將近一年了，也自認為自己帶的很上手、常規很棒的班級，對學生的表現很有信心，卻還是做了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夢。

離開 106 的學生快五個月了，前幾天我又在夢境中驚醒，夢裡的教室一片零亂，教室佈置已經要評分還沒完成，學生又說：「老師我們還沒拿到聯絡簿，無

法抄回家作業。」驚醒後，愣了一會兒，原來當導師的壓力至今還藏在心中，仍沒有釋放紓解。想起剛接班級的第一個月幾乎每天都失眠，常常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想的都是學生的問題，班級經營的方法，輾轉反側去總是要到天快亮了才逐漸睡去，即使睡眠不足，但很奇怪的是：只要到了學校精神就很好，同事看到我也說怎麼我總是精神奕奕、很有活力。除了壓力之外，學生給我與教我的，也讓我久久無法忘懷，師生之間的互動與摩擦產生的火花，直到現在，我深深記得，而這樣的不捨的情感仍深深的在我心中，即使四個多月過去了，我還是擔心、牽掛著他們。

之三：對知識教育的省思

即使唸了研究所對於批判教育理論有些涉略 回到學校回到教師角色我的批判意識也只留在萌芽階段 沒有讓它有機會發展茁壯。在課程觀及教學法方面 雖然注入創新思維但真正落實有多少？就拿學生問題處理例子來說：當導師那年，我要求班級的秩序與整潔一定要榜上有名，除了透過班級幹部自治管理，我也訂了違規處罰的條款，只要違反班級整潔秩序的規範，我一定徹底確實執行成處，抄課文或是罰站，這樣的規範在剛開學的前三週並沒有達到我要的理想目標，除了名次是倒數之外，學生爲了怕被罰，所幸上課乾脆就不要老師互動，免得執法的學生判斷錯誤而被罰，原本出於美意的規定卻成了扼殺學生上課意願興致的大幫兇，但我卻絲毫沒發現，只是認爲沒有出狠招達到遏止的效果是不能的，然而私下我採納了資深老師的方法，體罰——打手心。第一次拿愛的小手打手心，雖然只有一下，但那一下拍下後我整天就不對勁，明明是處罰學生的老師，但卻像是個做錯事深怕別人發現的心理煎熬。

我是屈服在升學主義思維與框架中，只能說自己外表披著批判的外衣，可是骨子裡還是保持著傳統僵化的思維。我知道並不是每位孩子都一定能在學業方面大放異彩，況且人的成就與潛能並不是考卷上的分數可以決定或篩選出來的，對學生我總會提醒他們「天生我才必有用」，每個人的能力不同、興趣不同、成就也

不同，而所謂的「成功」就是盡力做好自己的事。班上的部分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除了不受肯定之外，學校裡的知識課程的學習對他們來說更是一大挫折，我知道這些孩子的挫折感，但身為老師的我並不放棄，只要我逼他還是可以讓學生看到自己的進步，他會相信不是他不行而是他不願意去行。在課業方面，我督促他要做到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例如背注釋 單字、加強背誦社會科、寫作業等) 在藝能領域方面，我會盡量給予他表現機會，透過機會去發現與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同時，我也利用學生的自我興趣做為要求他唸學科的交換條件與籌碼，例如要參加籃球校隊，成績就要保持應有的水準。廣義來說，這就是一種妨礙學習權，在無法改變現實教育升學現況與學校對於學科成績的重視情形下，這是我轉化自己的心態與教學策略去拉拔學業成績不理想學生。因為我不希望自己成為他心目中最不願意回憶起的老師，我也害怕學生因為學業感到習得無助最後全盤放棄了自己，所以我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盡自己所能的去做，這種精神與態度就是我要的。



教育也不再只是狹義的教育，它最重要的功能應該是充分發展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下每個人的潛能，「求異而不求同」。(課程社會學課堂筆記)

五 面面俱到的裸母

1 班級經營理念

我的帶班核心信念就是：我要建構一個溫馨快樂的學習班級。基於這樣一個核心信念，自己不知不覺就像是這個班級的大家長一般，去設計教室環境的佈置，班級成員的人際互動，以核心信念的實踐行動當作直徑，連結成一個班級網絡。不單是靠著核心信念與行動就會產生符合期望的結果，在連結過程裡時時會遇到阻礙與衝突，但只要還有些微與自己信念相同，我就會壯大繼續下去的力量，而這正向力量會不斷連結，也會擴散至學生之間，最後就是形成一種共識或默契，那就是讓學生彼此有我們都是班級大家庭中的一員的共識，彼此之間的情感相互

連結，在團體之中我們就不是單獨的個體，讓我們彼此知道：班級成員之間會產生交互作用的班級體系與溫馨的班級氣氛，這就是我常對學生說的：「自己的好，也會感染與影響同學，慢慢的就會帶動全班整體的好。」

由於自己的班級經營以感情聯繫為基礎，因此在師生互動關係中，我這個班導師就扮演領導或是引導的位置，而我的價值觀念及行為方式，對教育之成敗具有深遠的影響作用。良好的班級氣氛，有益於學生心理健康與提高學業成就。教師應引導學生及妥善運用學生同儕團體，營造出優質的班級氣氛，使班級構成一個和諧的互動結構，配合正確的價值觀念，形成一個高效率又和諧的學習體系。在班級中強調每個學生皆為班級一分子，都必須融入其中，在班上每個孩子都能達到人盡其才、發展自我的理念。再者，每位孩子都是獨特的個體，雖然不能做到一視同仁的標準，但也盡量要做到公平，我不得不承認：身為老師很難避免掉自己的主觀意識。我為了避免受主觀偏見的影響，在處理學生偶發事件時，我會與同事、好友討論，甚至是冷處理，目的就是要避免因為我個人的偏見或是宿怨，而對學生有不公平的對待。



班級中的成員不同，來自不同的社經階級，有差異的家庭型態與階級文化，因此教學中透過經驗的交流互通，除了與學生的生活世界相似，也可以藉此機會了解文化的差異性，試圖學習對多元與差異的尊重，然而若將學習改成一味的從多數學生的主體經驗出發的話，豈不是又再製某一階級的文化，而在班級成員裡的弱勢少數族群，他們的差異性就更被邊陲化了。(課程社會學每週課堂省思作業 940412)

2 裸母策略

摩羯座的我習慣於腳踏實地、按部就班的行事風格，對於事情的小細節總認為自己是擇善固執，在班級經營的理念也是如此。每天早上從七點半進入校園後就開起了一天忙碌的工作，早自習時間要坐鎮在班上，監督學生完成打掃工作、

交作業、小考等，有時候時間充裕還義務性質的替學生檢討數學習題，加強觀念，也要督促學生背單字，段考前還會幫學生劃社會科的重點，我與同事都笑稱我們是國中教師小學化，當導師就像當媽一樣，什麼都要管。從學生的生活起居、服裝儀容、學業成績、心理輔導、親子互動、人際關係等，都屬於班導師的管轄事務，雖然辛苦，像陀螺一班忙的天旋地轉，但像到自己像是一個全能的教師，就覺得很有成就感，自我價值提升不少。

六 教育工作中理論與實務的差距

1 檳榔的省思---教師文化意識的播種

教書以後我常常向學生提起這段學習數學的辛酸血淚史，台下的學生若是聽了心有戚戚焉的，總會猛烈地點頭回應我，我可以理解他們感到困擾的心理，基於同理心而不忍苛責他們的數學成就表現，但我卻希望自己可以扮演一個利它者的角色，也許我可以替學生做些什麼，讓他可以長出勇氣去面對數學這一門學科。透過自信心的建立與鼓勵、印習題、自己努力 k 書等，用盡各種方法去協助學生學習的困難與觀念釐清。可是我這個導師好累，也暗自諷刺自己的作為很虛偽，因為從高中以後我就發誓不再碰數學，也打從心裡認定即使數學不好，那也不會抹煞一個人的一切。但是為了班級成績表現，我強迫自己跟學生一起解題目，在學生眼裡，學生都很認同班導真是認真用心的老師，但也因為他的認真加重了學生的身心負擔。我擔心學生失去學習數學自信與成就感，遭受數學的強大打擊，我自告奮勇的留學生放學後做課後輔導、加強，也自己影印練習題，在早修時師生一齊做數學，另外考試後，我也花時間幫學生做心理輔導與撫平內心的挫折與瘡傷，以鼓勵的語氣對學生說：「盡人事，聽天命。」、「基本分拿到了，也就不枉費這段時間的努力了。」這樣的拚命究竟是為了學生好、為建立學生的學習成就感，還是為了我在意的學業成績表現，我這個導師想用分數來像其他老師或家長證明自己的成功。

今年，我依然是個流浪教師，窮則變，變則通，我參加代理教師的甄試進入華中代課，二度失敗的我不禁開始質疑我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的失敗我歸咎於運氣，再一次的失敗我開始相信實力問題，而今年我必須開始累積教書的實力再接再厲。其實國中的教材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實習教師的那年我有很多機會上課磨練自己，所以課程的準備不難，班級經營與秩序的掌握是我過去一年在私校最大的收穫，至少面對學生我不恐懼，面臨事務我條理分明，而遇到困難，心情的調適我想我已經慢慢有所領會。教書不只是教書，最重要的是人，再世界高中擔任教師時，由於學生狀況特殊，私校教師績效的壓力，面對一個班級中 28 個長相不同；性別相異的人，除了外貌、眼睛所及的差別之外，目不可及的部分更是具特殊意義。有時爲了省時、省事、省心，我私有的將所有學生視之相同、齊頭式的水平；爲自己的一視同仁、公平做最適當的解釋，所以劃一標準要求團體是最初使用的班及經營方式，管理學生每日出缺席，按照學校作息時間，遲到、缺席就依照點名簿上的規定登記，曠課結束達 120 節即遭退學處分，其他遲到、早退紀錄一律用扣操性分數方式處理，若有優良事蹟表現必定論功行賞，違反規定我便一一檢視記過項目是否有符合的項目，教育工作用懲罰性的行爲塑造方式來替代了。除了消極的懲罰外，處罰同時我也連帶賠上我上班的好心情，因爲我實在不懂爲何學生如此不知羞恥、不痛不癢，也不懂究竟要等到何時或是用何種方式才能讓拖將的野馬一一馴服？

還記得以前在私校高中任教時，有一次我爲了解決班上男同學吃檳榔問題，我花很大的力氣曉之以理，分析吃檳榔的害處，讓他知道，從外貌、健康等實質問題到氣質、修養等內在問題都面面俱到的一一分析，但學生卻說「做粗工的只有靠吃檳榔才能提神」我想檳榔的意義，除了提神之外還代表著職業階級與同儕的認同吧？終於在一次的課程社會學一篇論文中我看到了一個類似的狀況，文中提到學校教師不斷的重述與強化抽煙、吃檳榔是不雅而且粗俗的習慣，是負面與歧視的，只是殊不知這些觀念的傳遞更是造成學生與家庭文化、原生背景文化相

違背與衝突，而教育難道是要間接造成世代，親子之間的溝通衝突的鴻溝嗎？這是我對深為教師的自己在處理不良嗜好時的一次心理衝擊，我想我的好意，我自己認為對的，但卻可能成為個人的意識型態傳遞，我想文化認同與社會認同在我的教學過程中已經是一種鴨霸的理所當然吧，而我又為何如此認為呢？我對學生講的跟我家庭文化真的一樣嗎？是不一樣的，在家中爸爸也抽煙，不知道爸爸為何要抽？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抽？總之，只要他不在外面抽或是被認識我的人看到我都是沒有意見的。出社會後，實習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惡名在外的私立高中任教，這一年裡我是大開了眼界，也見識到學生的類型並非只是在我的想像之中，而對於家庭背景與學生特質我更像是個井底之蛙，見識淺薄。

2 天使或天兵

華中是個常態編班的學校，我班上的學生學習成就差異懸殊，家庭社經背景差異也很大。學期初，學校輔導室辦了一次資源班學生的鑑定說明會，輔導主任說：「以往的經驗，導師的觀察都是很準確的。」，而就我的觀察，小凱就是我觀察到學習較不利的孩子，因此當下我就在推薦學習鑑定的名單上填上了他。

而另一個我也列入考慮的名單—小瑋，他不是學習不利，他是適應不利，雖然成績表現一樣差、人際關係一樣不好，但卻是不同的狀況，我想：小瑋是可以更好，他的智力與能力絕對無問題，有問題的是：環境適應與情緒處理，我也領了另一份轉介諮商輔導的表格，希望可替他尋求輔導與諮商的管道，協助他解決自己適應能力的問題。

接任導師工作以後，我每日都有許多填不完的表格，也許建立學生資料與檔案是學校對於學生學習狀況與在校適應狀況的掌握，但有更多的是：從這些表格中，身為老師的我們，目光焦點都是在於學生的家庭狀況與教養方式，不容否認的是我們辦公室裡的導師們對於家庭與學生表現會直覺的畫上等號。辦公室裡，我們會不約而同的稱呼班上較麻煩的孩子為「天兵」。我们班上有個學習落後、生活

自理能力較差，人際關係互動差的小凱；雯班上則是情緒障礙的孩子；萍班上有個隔代教養的女孩，生活必須自行打理，衣服要自己洗，然而，學生總有怠惰時候，忘了洗衣服，隔天到校其他同學對他的衛生習慣會有意見而影響到他的人際關係。駱老師班上更多了，她說：「班上來自仁愛之家的孩子，都是由於家庭變故或是遭遺棄的小孩，這樣的孩子身心不健全，就會變成班上的問題份子。」據我所知：她們的生物老師還說：「這些來自仁愛之家的學生很邪門。」從教師們對於班上特殊學生的稱呼與敘述，我不得不承認的是：根據教師經驗裡，家庭的教養模式是會影響到學生的人格與行爲，只是我訝異的是：即使是在學校裡，學過許多教育理論的我，當理論與自我覺醒的意識在踏入現實世界裡，我的理論與覺醒意識卻都不翼而飛，就連需要更多教育資源與老師協助的小天使都會變成讓我最頭痛且最想逃避的大天兵。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認：家庭成員、關係的健全、氣氛良好，父母有在關心孩子教育的學生，在學校裡的一切行爲與適應會比較良好，但也並非全部如此，本班的另一個令人頭疼的學生—小瑋就是。他是個很特殊的學生，他來自一個父母高學歷且家庭環境很好的家庭，雙親從事高科技工作的工程師，家庭關係與氣氛都很好，他的父母雖忙於工作但對於孩子的教育也沒有疏忽。小瑋，在老師眼裡是個無法適應國中生活的學生，作業遲交、上課睡覺、小考成績不好；就連老師留他下來寫作業他也落跑，他是我很頭痛的學生，我爲了班級的齊一性與任課老師對本班的觀點，在他眼裡我總是一再找他麻煩，卻遺忘了了解他學習不適應等狀況的原因，也忘了他還有許多會的事，而不是只有睡覺與不寫作業。

今天 103 的導師公假我代理導師職務，一大早到校，讓我想起去年在華中當導師的回憶與感覺，早自習一進教室就是先叮嚀學生交作業、交聯絡本，心裡面有種想笑的感覺。自己已經快一學期沒當導師了，怎麼自己還是這麼熟練複製著去年一整年每天早上做的事與說的話呢？對自己有些怨言：「我怎麼這樣一成不變、食古不化啦！」看完了連絡本還有一些時間才下課，隨意地亂翻著學生的連

絡本，等著下課鐘聲響。忽然我看到一個讓我感興趣的標題——我的任課老師，這引起了我的興趣，我開始隨意翻著，看看有沒有人寫「我的國文老師」？猜想著如果有，他會怎麼寫？心裡著實很好奇卻也很害怕，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看到喜歡國文老師的學生對老師的讚美，心中歡喜油然而生，但也不放在心上；看到學生對我的抱怨，我卻很仔細的把內容看完，雖然心裡有點不是滋味，忍不住翻看封面的學生姓名。「國文老師很討厭，上課很無聊，又沒互動。」這幾行文字我是耿耿於懷，我問自己在同一個班級裡為何有兩個極端的聲音？進一步思考後我發現：對我的教學不感興趣的是我認為成績不好的學生，我忽然有種責任心作祟的感覺：「是因為不喜歡國文老師才不喜歡國文，不喜歡國文所以國文成績不好。」我直覺事態蠻嚴重的，該怎麼讓學生喜歡我，應該是當務之急。

某天，課堂上檢討習作出現了一題「魯冰花」歌詞的閱讀測驗，講解完只剩一點點時間就要下課了，收完他們的習作，我隨性的哼唱「魯冰花」給學生聽，唱完後教室頓時一片寂靜，學生很認真的看著我，我知道他們受驚了，此時氣氛些許尷尬，我只好說：「來賓請掌聲鼓勵。」全班一陣熱烈的歡呼與鼓掌，此時正好下課鐘聲響起，便快快說了一句「自由下課」就想迅速「閃」人。當天下午 103 的英文老師與班級導師都跑來對我說：「學生對你的歌聲念念不忘」。原來，孩子們是很容易滿足的，他們要的不多，只希望老師能夠多貼近他們的內心。老師的世界其實也沒有那麼地遙遠，課堂上除了傳道、授業與解惑，最令人感動的還是教師的「授」與學生的「收」的經驗與過程。我忽然覺得如果能夠放棄自己教師領航的身分，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真心的去聆聽學生，真心的去認同我的學生，卸下教師專業的外皮，才能除掉權威操控的傳統心態，若能與學生在共同的對話中，產生彼此認可與信任的意識，師生之間也許將不再只有「對立、衝突」的機械式結構，或許將會營造出「互動、成長」的靈活性關係。（教學札記 960110）

3 反教育的體罰

體罰是反教育的，我知道體罰不被允許，是任何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不可觸碰的一塊。可是在我的現實生活中，體罰就這麼每天、每天，在教室、在辦公室不斷的出現。身邊的老師相信：身體上受到剝奪或是痛苦的懲罰，是最具效果的。第一次採取體罰是爲了自己班級秩序比賽的成績不理想，我向辦公室裡的資深老師借了木條，利用學校午休時間訓了學生，也在全班同學眾目睽睽之下處罰上課吵鬧的學生，一聲聲啪、啪！啪！震撼人心，學生怕，老師的手更是顫抖的，明知體罰是反教育的作爲，我還是在全班學生面前做了最壞的暴力行爲示範。爲此，那一天我的心情很怪異，我不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裡感覺，那像是一個犯了錯卻又怕被別人知道的心態。爲了保護自己，爲了不讓別人看輕一位代理教師的能力，我對我的學生是要求很多，要求班級整體的整潔、秩序；要求學生課業成績表現；要求校內的各項班際比賽參與投入。爲了讓導師戴一頂高帽子，我與自己所學的教育理論背道而馳。



七 回饋與肯定：尋找自我價值

我的成就來自於行政的肯定、家長的放心、同事的贊許，這些是我所需要的光芒嗎？是支持我一次又一次接受教甄失敗的打擊後，也要再回到學校教書的動力嗎？還是我需要的是一個穩住物質生活的鐵飯碗，讓我不會餓死的一分薪水？

我曾經反覆問自己這些問題，我想大概是：每個人都有一份理想與目標，而當老師就是我認同的事業目標。國父革命十次也要再來一次的耐心與堅持是爲了什麼？爲的是自己的一本初衷，也爲了自己的不可自拔。

這段追求正式教師資格的過程裡，曾經歡笑，曾經苦悶，總是難忘的就是學生的笑聲，以及他們一雙認真的眼神。內心的壓力衝突與外在環境的現實，兩者相互平衡的過程中，讓我覺得自己存在與身爲老師的價值、對教書這份工作認同。

偶爾有些意外的收穫，總使我會心一笑，即使在夢中也會不自覺的想起、重現。現在的我，唯一還不滿足的就是一個名稱，這個正式教師資格的職稱是穩定的假象，即使千萬般的不願與不平，我還是必須屈服再現實環境下，問心無愧的做自己該做的事，我的虛心受教，我的自我省思，是我對這份工作的自我覺知方式，因為我知道教師這個職業除了鐵飯碗的穩定薪俸外，它更應該是一份志業，當我一頭栽進這個領域後，我嘗到工作中的甜美果實，我看見自己灑下的種子有茁長的可能，更覺察了自己能創造自我價值的可能性。所以即使尚未正名，卻已經正心，信誓旦旦告訴自己：「我要成爲一個堅持做自己的老師。」

雖然有時覺得你好煩，功課出一大堆，但……也由於如此，我們大家才有共同團結的心。(學生送的教師節卡片內容 950928)

八 教師課題：學會分離

學期結束前校長把我叫到校長室關心我的教甄準備得如何？她也很大方的說：「你需要校長甚麼樣的協助都可以提出來，校長做得到的一定會幫你達成。」聽了校長的話我心頭暖暖的，很感動也很感謝。不過我安靜了幾秒鐘，想不到自己需要什麼樣的協助，只說「謝謝校長的關心，今年我實在沒把握也沒有準備，況且我好捨不得我班上的學生，如果這裡仍有代理缺，我打算再待一年。」不知是感動還是感傷的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我知道距離學期的結業式愈近，我的心情就很沉重，在學生面前的我裝作一副即將卸下重擔的輕鬆樣，但我自己知道我捨不得也放不下這一群我視如己出的孩子。校長說：「在最美的時候畫下句點，沒有什麼好不捨的。當老師要學會分離，學習放手讓學生展翅高飛。」

最後我還是決定放手，放下過去一年來念茲在茲的學生，也放下了我對華中這個熟悉的校園，我學會了分離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是很難懂的道理，相遇是緣分，可遇不可求，只要我們曾經擁有過，那便已足夠。

第四章 教學變奏曲

一 校園文化差異

從他校到民中任教，明顯感受到學校風格與校園文化的差異。不同的學校塑造不同的教師文化。我在從前任教的學校中看見了教師主體性的彰顯，教師會的運作，讓老師與行政之間成了相互拉鋸、制衡的力量，彼此互相監督與制衡，教師與行政之間成了相互對峙局面，學校政策的推行有許多的窒礙難行。現在的學校被我定義為傳統保守型的學校組織，行政領導著教師與教學，學校的政策、行政命令一下達後，教師們也就會個個全力以赴，極力配合著學校行政業務的順利推行。

二 職場哲學

「在這學校教書，就算你教得很好，學生喜歡你，你也要謙虛，千萬不可以招搖，尤其是年輕的老師，沒注意到會讓其他人很不舒服。」這是學期初，坐在我旁邊的資深老師對我得提醒。他是我任教班級的導師，而我是個新人，我知道他的好意，但這句話讓我明顯領悟到這裡的職場哲學。「多做少說」，適時的「裝聾作啞」是學校這個職場喜歡的人格特質，不要為自己預設立場，更不能樹立敵人。

「你要看起來很努力但是不要有太多能力」(黃佳敏 2007 p.75) 學校組織仍存在科層體制的行政結構，學校行政系統有既定的做事方法與思維模式，這些既定的模式例行已久，組織成員早已習慣了，因此新的組織成員加入後也不應該隨意更改或是突破，否則會招致其他成員的抗拒。身為代理教師就像學校裡的過客，職位的不固定性質更是不允許你有太多創新的作法，正所謂入境要隨俗而非移風易俗。

三 教甄這條路

前三次的教甄失敗後曾經讓我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中，封閉自己的世界，視自己週遭親朋好友為敵人，也是自尊心作祟，不敢面對他人關心的眼光，就這樣三次的教甄考完了，留在身邊繼續連絡的朋友卻只剩寥寥無幾。

朋友說我是一個很獨立的女生，我承認，因為平時的我總是習慣一個人逛街，一個人吃飯，同事說我擅於安排自己的生活，對於同事的話，我思索著究竟是褒還是貶？不過，這句話的言下之意是點出了我獨來獨往的個性，但我問自己我孤單嗎？有時候確實是，又為何如此？

回想起這幾年來，從實習完後到私立高中教書再到國中代理，這段工作的經歷中，除了累積自己的教學經驗，也遇到了很多與自己一樣同為代理代課的老師們，我們彼此交換訊息、互通有無，也會互吐苦水、彼此勉勵打氣。但我發現這樣的友誼總是很短暫，就像是基於教甄的目的而結識，因為角色相同所以有了情感的聯繫互動，但往往只要我們把這兩項組成的條件都抽離後，這段友誼就漸漸被遺忘。想想自己面對考試失敗後，為了逃避別人的關心，只好放棄友誼，覺得丟臉，怕被笑，那是因為自己也無法接受考試失敗的事實，如果看清了大環境的無奈，認清了客觀條件的不優美後，再來看待自己的考試失敗，或許是能夠比較自我安慰的。

四 代課是儲存經驗值

實習結束取得教師資格後，我三年的代課經驗替我儲存了許多教學經驗與適應不同學校文化的經驗值。每年七月的開始我必須四處奔波、張羅著報名與考試的事情，考試就是一個錄取門檻，在取得教師甄試的門票卷後(有了教師證)，我就是可以靠著教師甄試進入成為正式教師資格的老師，每一年的考試都是一場身、心、靈的折磨、耗損，我想早年一畢業就分發進入校園任教的老師，是無法體會

我們代課的煎熬與辛苦。每年我必須經過考試壓力與忍受挫折，從失敗中再度拾起信心與對教學的熱衷，經常是好不容易已經適應了自己代課的學校後，又要準備面臨下一所任教學校在何處的恐懼，那種漂泊不定，沒有歸屬的感覺真的很徬徨、很孤單。

五 你是正式還是?教書幾年了?

每當進入一所新學校就被當新人一樣看待，認為新人總是要磨練要學習的，在學校裡我壓抑自己要作為沉默的角色，別人怎麼說我，就是全力配合，少說多做，只因為我是這間學校的代課老師。為了考上正式教師，我必須替自己樹立口碑，不能出錯，因此在校園中代課老師們是沉默也是寂寞的少數，面對學校的檢視，也得面對家長質疑代課專業能力的壓力，我們的師資培育機制埋下的惡因，導致大量的流浪教師的惡果，師資的供需不平衡，這是政策的欠缺考量而導致的後果，但師資培育機構培育的教師，其專業素養的養成並非容易，卻因為大環境的需求太少，讓教師的工作變得極度競爭之外，也間接的讓家長質疑代課老師的專業能力的偏差觀念茁壯，除了實質待遇上對代課老師不公平的對待，最難過的就是心理上的不公平待遇。

在民中任教，第一學期的期末考是由我出題，按照民中的傳統，每一位出題教師必須將自己的試題交給前次出題教師審定，這個審題的機制意義是很好的，但審題的標準卻沒有明文規定，因此遇到與出題老師風格不同的審題教師，審題的工作就會顯得議論紛紛。對於我的出題方式與風格，審題老師不認同，她的一句「你教書幾年了？你是正式老師嗎？」讓我感到備受打擊，審題老師的質疑讓我再一次感受到代理教師弱勢地位。這次的審題也讓我感覺到有些老師是很為自己所教的學生著想，擔心出題老師所出的考題是自己上課沒上到的，因此會考不好。每個人教學著重的重點不同，本來就是無法顧及到國語文教學各層面，但我看到了守舊派的老師非常重視考試領導教學的觀念，認為教什麼就要考什麼，課

本沒提到的或是任課老師上課忽略的就不適合考，再者，守舊派的老師一致認為時下流行的廣告台詞與流行歌曲，放入段考考題也是會引起爭議。

每個人對於課程的詮釋不同所採用的教學策略方法也有差異，而班級屬性、教學情境等各種條件因素都會產生不同的學習效果，教師著重的是學生學到了什麼，而不是考試會不會考。定期的紙筆評量只是一種教育評量方法以及學生對於學習的回饋機制，測驗分數絕不能代表一個學生的成就表現，所以每位老師都接受過基本的教育測驗與評量的專業訓練，但實際上站在教育前線的教師們仍會忘記了評量主要意義，進而將焦點鎖定在學生考了幾分的數字上。

另外，我認為教育內容必須貼近現實生活，因此現實生活中會發生的或是已經發生的都是教材。因此評量為何不能貼近學生的青少年文化呢？教育絕不是架高台；反而應是與生活相對應的。最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完成的正式考題，這份正式的考題中有來自前輩的指導意見，也有自己的堅持，以及被妥協的部分，但我還是要感謝每位給予意見的老師，不吝惜的指導與鼓勵。人總要經過不斷的修正才更圓滑通融，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因為有守舊派的反對，才讓我看見學校中作為改革力量的重要與堅持，也因為有鼓勵與支持聲音，讓我感受到同儕團體的支持力量很大，只要堅持相信自己對的信念，一定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就算只是代理教師的身分也不會是孤立無援。

經驗是由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而產生的過程，並且形塑一個人的智能。
(Kolb 1984 黃佳敏 2007)個人在日常生活不斷地累積經驗，在做中學習，創造與反省，這樣的一個循環過程形塑了我們的生活的知識與實踐。教師是一個經驗知識地主動持有者、創造者、也是教室真實的積極建構者。(黃佳敏 2007 p. 114) Butt認為教師擁有一種特殊型態的知識，而這種知識會受脈絡與情境的影響而更新或是重建。因此，教師的專業知識與認同的發展是投入在教學實踐當中，也由於教

師本身不斷地經歷經驗與反省經驗，會型塑出個人特有的採取行動的實踐知識。

原本我以為閱讀文獻資料可以為我內心不平的情緒釋放與解套，我錯了，在與同事⁴¹小宜對話後，我發現：原來存在心中的不平與不滿，不是因為教育理念與風格的與眾不同，而是期待真心被認可的認同感。「當老師的，低調點比較好，中庸圓融的處事之道，對你現在的身分來說較有利，有些堅持不必急在一時。」小宜的話讓我覺得學校中的準教師們(例如：實習教師與代理、代課教師)就如同剛進門的小媳婦，要主動討好一大家子人，目的就是為了被認定為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期待認同卻不被認同這才是我內心真的不滿、不平聲音。(教學札記 970108)

六 教育工作的堅持

與自己內心對話，我看見自己的堅持，然而是什麼因素支持我的堅持？即使面對考試失敗的挫折，在學校中感受到矮人一截，我還是願意在這個教育職場裡找一個短暫的舞台，我沒有因為教師甄選失敗而轉為當一個全職的學生，我想那份堅持就來自於學生給我的很多很多的精神上回饋。

學生給了我什麼？看見孩子願意學習以及學習時的快樂，甚至是師生間關係的變化，這些是我所謂的精神上的充實，有時候看見學生的在學習中露出笑容，就深信其實教書就是在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愛我做的事，這份事情中有種愛的元素。當自己意識到自己的工作價值，感受到自己內心會因為工作付出而有了正向的情感，我就會不由自主的想去做好，這樣想做好教學的意識也會感染給學生，讓學生感受到正向的力量，就對一個帶班的導師來說，你在班及經營的理念實踐的同時你也傳遞了教育的愛，學生慢慢浸淫在愛當中，並且接受這份愛，他們的反應回饋，也是會充滿著正向的能量。

⁴¹ 我在三民國中任教時的同事

每次在台下的我感覺老師跟我們很相近，像老師與學生，又像是好朋友一般、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學生送的教師節賀卡內容 950928)

七 莫名的沮喪

辦公室裡同事間談論的話題就是圍繞著班級的各科成績，比較班級與班級間分數高低，600 分以上的人數幾個，或是該如何加強或拉高班級平均分數。或許這些都是身為教師的自己責任感與教師工作使命，但究竟教師從事教育工作的真正意義與目的就是為了分數嗎？是不是在教育圈子裡，所謂的績效數據就是來自於學生考試的分數，考得好與考不好對教師而言就是會不會教書的衡量標準？

身為專任教師但卻坐在導師辦公室，有時候覺得自己像是個隱形人，明明與其他人同在一個空間裡，但導師間討論著該如何處理班上學生不乖，或是適應如何與家長溝通。這些話題與我無關，偶爾我只是被當成發牢騷的垃圾桶，靜靜的聽就像個新人在汲取前輩的經驗知識。更多的時候是由於我不是導師，即使討論氣氛熱烈，我也只能默默的在一旁改作業、埋首書本中。說自己是個隱形人，不如說我對這個新環境、新文化總覺得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坐在辦公室裡，除非公務上的接洽，否則其他老師不會主動與我閒話家常，而我礙於自己晚輩又是代課的身分也不好意思打擾或加入別人。

在這個明星學校的一個多月來明顯感受到這裡的老師很有「衝勁」，不論是導師或是專任皆是依樣，我也知道能夠進到明星學校且繼續待下來的老師勢必有好幾把刷子的，所以我很肯定也敬佩老師們的敬業工作態度與教學認真。

一個競爭的環境，充滿著許多看不見的對立型態，表面上的和平共處，這樣的禮貌性的互動讓我感覺有些不自在、做作。表面上看來平靜無風波，但私底下似乎暗潮洶湧，我知道辦公室裡的老師個個待人謙恭有禮，老師們的平日的互動


並不熱絡，但只要是遇上比賽或是成績問題，討論就熱烈了起來。

第五章 聆聽生命樂章

故事是個人自我的延伸，而回憶就是個人歷史，代表著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說故事給自己聽，決定了我門是怎麼樣的人，也讓我們更清楚了解自己。我們透過說自己的故事建構自我。(Susan Engel, 黃孟嬌譯, 2001)

通常當一位研究者選擇民族誌或行動研究法來寫作論文時，是他的自我反映者的學習歷程的開始往另二層經驗滲透並企圖以論文來階段性總結自己學習。這樣一個論文習作的行動歷程的啟動長伴隨著自己身上由小到大所沉澱的學習性的改變歷程。(夏林青)

一 自我觀照



我對自己的認同來自於別人給我的評價，期待權威的認同與讚美，因此，我會不自覺做好符合權威的標準，更貼切的說，給我一個權威的框框，我一定努力壓抑自己的情緒，要求自己身體能納入權威框框中。這樣的我才能免除無可適從的恐懼。

總是把自己放入一個他者主體世界中，假裝悠閒自在處於其中。告訴自己被賦與責任，被規範行為舉止，被灌輸持中庸之道的行事哲學，建立著具有多重意義的人際關係，然後再一次又一次的被自己在研究所課程所學到的批判意識激盪與質疑，這樣的我處在一種矛盾的漩渦裡。

「我們之所以變聾，乃因為我們過去一直在聽；我們所以變老；乃因為我們過去年輕；因此，今日我們之所以貧於思、乏於想，乃因為人的本質內有能力可以思維。唯一能讓我們迷思的階段，就是擺蕩在知與不知中間之際。」(溫明麗，

2002)

期許自己做個符合期待的教師角色，詳盡如實陳述著教科書中的套裝知識，即使自己知道要作為一個轉化型的知識份子的教師；但面對現實，面對工作職場的評鑑機制，我還是屈服在一種最安全可以執行角色任務的保守方法。

我想我是無法遮住雙耳不去接收別人的話語，我聽見別人的認同與評價卻忘了自己也是可以為自己打分數的，好玩的是：身為老師懂得鼓勵學生：「與自己比賽」；但卸下教師工作職責、角色時，卻忘了要多多鼓勵自己，就因為我的遺忘，茁壯了我的自卑情節。

因此，我的內在自我評價是依著人際關係中他人所反映出來的情緒，為了不想接收負向情緒，我刻意包裝自己，不單單只是為了保護自己，我也用隔層紗的方式建立我的人際關係網絡。

學妹寄來的網路文章：



藍色緞帶

我們很容易看到別人的優點。

像是某人很漂亮啦，工作能力很強啦，人緣很好啦，
但我們很少能看到自己的長處及自己的價值。
這也許是一種傳統教育下過度謙虛的表現，

因為要嚴以律己，
所以對自己的要求與批評就很多，期望也就過高，
常常造成否定自己的心態；
認為自己很多地方都不夠好，久而久之，

就產生了自卑感，失去了自信心，

認為自己的存在沒什麼價值，
因而活得非常消沉，甚至厭世。

有鑒於此，

美國的布里居絲 Helice Bridges

發起了一個叫做 藍色緞帶的運動

希望能在西元二千年的時候

每一個美國人都能拿到一條她設計的藍色緞帶上面寫著

Who I Am Makes A Difference

也就是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創造一些價值的意思

她處處散發這樣的緞帶，

鼓勵大家把緞帶送給家人和朋友，

謝謝這些在我們四周的人。

她也四處演講，強調每個人的價值。

結果因為這些緞帶的傳送，引發了許多感人的故事，

也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命。

其中有一個故事十分發人深省：

有一次這位女士給了一個朋友三條緞帶，

希望他能送給別人。

這位朋友送了一條給他不苟言笑、事事挑剔的上司，

他覺得由於他的嚴厲使他多學到許多東西，

另外他還多給了一條緞帶，

希望他的上司能拿去送給另外一個影響他生命的人。

他的上司非常的訝異，

因為所有的員工一向對他是敬而遠之。

他知道自己的人緣很差，

沒想到還有人會感念他嚴苛的態度，

把它當做是正面的影響，而向他致謝，

這使他的心頓時柔軟起來。

這個上司一個下午都若有所思的坐在辦公室裡，

而後他提早下班回家，

把那條緞帶給了他正值青少年期的兒子。

他們父子關係一向不好，平時他忙著公務，不太顧家，

對兒子也只有責備，很少讚賞。

那天他懷著一顆歉疚的心，把緞帶給了兒子，
同時為自己一向的態度道歉，

他告訴兒子，
其實他的存在帶給他這個父親無限的喜悅與驕傲，
儘管他從未稱讚他，也少有時間與他相處，
但是他是十分愛他的，也以他為榮。
當他說完了這些話，兒子竟然號啕大哭
他對父親說：

他以為他父親一點也不在乎他，
他覺得人生一點價值都沒有，

他不喜歡自己，
恨自己不能討父親的歡心，
正準備以自殺來結束痛苦的一生，
沒想到他父親的一番言語，打開了心結，

也救了他一條性命。
這位父親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自己差點失去了獨生的兒子而不自知。
從此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調整了生活的重心，也重建了親子關係，
加強了兒子對自己的信心。
就這樣，

整個家庭因為一條小小的緞帶而徹底改觀。
一條藍色的緞帶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魔力？
因為它是一個提醒，

提醒我們看到自己的價值。
提醒我們要接受自己、關愛自己。
我們是可以創造奇蹟、創造不同的人，
不論我們是誰，都有這樣的能力。
也只有如此，

我才能看到這世界的美好、光明的一面，
也才能生活得愉快，真正的去愛，去創造生命。
這條用 E-mail 做的藍色緞帶送給你。

我們每個人都像小丑，玩著五個球，五個球是你的 工作、健康、家庭、朋友、靈魂，這五個球只有一個是用橡膠做的，掉下去會彈起來，那就是工作。另外四個球都是用玻璃做的，掉了，就碎了。

E—MAIL 信箱裡不時會有友人分享的好文章，這一條藍色的緞帶看完後就一直存放在我的信箱中，常常我只是隨意的翻看自己的信件，看過了也會保留一段時間等待有機會可以在課堂上與學生分享。這條藍色緞帶來的時間很奇妙，正好在我的論文計畫口試後一週，特別是最後一段學妹的話對我來說特別深具意義。我這個小丑手裡把玩的五顆球，我最在意的就是工作了，明明摔不破，卻是小心翼翼保護，即使賠上了另外四顆脆弱的玻璃球也在所不惜。這實在很吊詭，我在給陳的信裡提到：為了獲得正式教師資格，即使出賣靈魂要我偽裝自己，我也願意的。連靈魂都可以犧牲，那更何況是家人與朋友，我更是極少關心。

我們很少能看到自己的長處及自己的價值。

這也許是一種傳統教育下過度謙虛的表現，

因為要嚴以律己，

所以對自己的要求與批評就很多，期望也就過高，

常常造成否定自己的心態；

認為自己很多地方都不夠好，久而久之，

就產生了自卑感，失去了自信心，

細細品味著這幾行文字，心有戚戚焉，能不能只看自己有的部分，如果是那樣我會過得很愉快，就像學妹兩天後又捎來的另一封信：

你怎麼看你自己？

有一位牧師的女兒，她天生就是一位腦性麻痺患者，全身佈滿不正常的高張力，且無法言語。但，她卻靠著無比的毅力與信仰的扶持，在美國拿到了藝術博士，並到處現身說法，幫助他人。

有一次，她應邀到一個場合演"寫"（不能講話的她必須以筆代口），會後發問時，一個學生當眾小聲的問：「妳從小就長成這個樣子，請問你怎麼看你自己？妳都沒有怨恨嗎？」

這個無心但尖銳的問題讓在場人士無不捏一把冷汗，深怕會深深刺傷了她的心。只見她回過頭，用粉筆在黑板上吃力地寫下了「我怎麼看自己？」這幾個大字。她笑著再回頭看了看大家後，又轉過身去繼續寫著：

- 一、我好可愛！
- 二、我的腿很長很美！
- 三、爸爸媽媽這麼愛我！
- 四、上帝這麼愛我！
- 五、我會畫畫！我會寫稿！
- 六、我有隻可愛的貓！
- 七、還有……
- 八、……

忽然，教室內一片鴉雀無聲，沒有人敢講話。她又回過頭來靜靜地看著大家，再回過頭去，在黑板上寫下了她結論：「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沒有的。」……眾人安靜了幾秒後，一下子，全場響起了如雷的掌聲與無數感動的淚水。


那天，許多人因著她的樂觀與見證而得到激勵。這個樂觀的腦性癱瘓患者是誰？

她是在台灣開過多次畫展的黃美廉女士。

「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沒有的。」我喜歡這樣的人生觀，很健康也很愜意。這讓我連想到，《聖經》曾形容一些聰明人：「似乎貧窮，卻是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可不是嗎？

幸福，不在於您擁有多少事物，乃在於您用怎樣的態度去看待、享受自己現下所擁有的一切若是能這樣，即便您看似一無所有，也能比那些大富豪或身體健壯但成天愁眉苦臉的人們更快樂、更富有。

我問自己我有的是什麼？我看到了自己所有的嗎？



我在自己身處的各種地位與扮演的角色中，看見自己的核心問題——缺乏自我認同，然而利用論文作為追尋自己生命價值的工具，試圖找到屬於自己生命的一道光，我回味著自己在日常生活實踐的種種細節，在挖掘記憶深處過程中去體會自己擁有什麼又會失去什麼？而我有什麼？在物質生活層面來看，我是屬於相對性的貧乏，可是相對貧乏並非真正貧乏，論文寫到這裡，我可以肯定的說：我有了追求自我的勇氣，有了體悟生命過程的能力，更有了看見自我價值的機會。(生活札記 970201)

二 透露—我不重要的訊息

10/31 夜晚我接到陳的來電 他打來是因為我去不去參加靈修的生命成長課程。論文計畫口試結束後，我清楚自己已經看見自己生命認同與定位問題，

看見了自己相對弱勢的位置，令我困擾，也帶著不甘心意志，想要突破現況，陳也一直鼓勵我。

她希望我可以尋求外力的方法可以快速幫助覺察自己看待生命的態度。只是我還是有許多疑問：內在的需要與頭腦的想法是否相違背？狀況表象與自我內在難道並非相連接的？陳給我的建議就像是一盞找到出口的燈，有些事那些能看見自己價值的事情都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只待我整理出。從那些實踐去看到自己能做什麼？又做了什麼？在教學實踐中，去省思、去尋找，才能真正解決自己想要解決的生命定位問題。

「生命是一段自我追尋的旅程，更是一個追求自我實現的歷程。」(劉筱惠，2004)



「生命究竟有沒有意義並非我的責任，但怎樣安排此生卻是我的責任。」(赫曼·赫賽)

我在不斷寫的過程去回憶、詮釋、反芻、沉澱，在這段過程裡試圖解決生命定位問題，在自我經驗的批判裡，找到繼續實踐的支持力量。

三 生命型態的抉擇

可是，目前的我，談生命層次的提升太玄虛，我還無法接受，更說服不了自己。我想正是因為當自己身體力行的需求仍未被滿足的同時，更高層次的「心」與「靈」的成長談何容易？就好比：當一個人又飢又渴，你只硬塞給他麵包，而不給他水喝，他也不會感到飽足的。當我需要外在條件與內在理想的全面滿足與改善時，而同時我的論文寫作卻只能不斷告訴我要「轉化」，告訴我內心的「轉

化」可以改善我對目前與未來的價值觀，說真的我常常是無法領會的，因為我需要的是「現在」，而不是「未來」；是頭腦層面的滿足，不是性靈層面的提升。

陳老師

看見自己內在問題是第一層的喜悅，仔細想想，其實自己早已知道只

是不想正視。目前的我，思考著：難道庸庸碌碌的過一生，不是也是一種選擇。選擇庸碌的生命型態就認為是對生命的不負責任，我想其實沒有這麼嚴重，應該說這是平庸的人對生命負責的一種方式。

我想：我熱愛我的工作，我想要一個正式資格的理想始終不會改變，即使要我為了考試包裝或偽裝自己，我都心甘情願。現在，我藉由書寫我在這份工作上的收穫，去發覺自己堅持正名的原因為何？

我採納阿花老師的建議，從我與學生的平常互動中去找自己的定位與認同，我也看了一些敘說的論文，我想現階段的我，只想寫。心靈成長並不是這個階段要做的，所以我希望老師可以尊重我的想法 暫時不參加靈修課程。

這是一封遲疑很久、再三思量後才寄出的信。寄出後我的內心忐忑不安，擔心害怕自己會被指導教授除名的恐懼，寄出後我與男友提到我寫一封違逆老闆的信，信中提到自己堅持的想法，男友認為我真的是做了一件錯事，作為研究生最不可犯的大忌就是忤逆自己的指導教授，指導教授下的指令即使不情願也要勉強自己達成，這樣的說法並沒有加深我的恐懼，我只是淡淡的說：「逼我去做我不相信的事，不但是違背教授的好意，更是違背自己的內心。所以為了不欺騙陳，我覺得我直截了當的告訴她，才是明智的抉擇。」我還義正辭嚴的說：「我覺得我寫完那封 MAIL 後，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生活札記 961101)

四 轉譯或轉化

生命的意義不是發明而是發現。生命無法被描述，它只能被經驗，它只能被感謝。

(Dr. Garry L. Landreth, 高淑真譯·2000)

瀉下情緒性的字眼，雖是一種發洩，代表著宣洩我對敘說探究的一些些不滿。我在寫的過程裡，我知道自己已經具備用不同角度去看待自己角色的意圖，身為女兒、學生、老師、女友等，各有不同的角色任務，我需要嘗試著用多元的視角來看待我作為一個人的整體性，而透過回憶與寫作去發掘我在角色扮演過程中做些什麼？為什麼這麼做？而不是被事件、念頭等會變化的東西牽引而走。正、反的相對性都是一體二面，事件的表象也是如此，絕非單一必定的，我在這樣正、反、合的反覆鐘擺式的思辯與寫作辨證過程中，雖是困擾卻也漸漸覺察、觀照自己的感覺，這種內心的反覆不定與忐忑矛盾是讓人對論文的寫作感到游移不定。



五 生命能量轉換的開始

當我開始決定進入敘說自己生命故事時，我發現我會更在意自己每一天的生活與生命的存在，那種強烈的存在感，讓生活與覺知連接後，生活品質也在控制與提升中。

我想做為一位老師這樣的覺知是不同的，即使進入研究所後，批判意識被啓迪與開始萌芽，這卻與對生命覺知是不同的。生命的覺知發諸於愛的心念，那是希望自己與別人更好的心念，批判卻是一種工具，一種捍衛與對抗的力量，而愛的心念，則是擁有一顆柔軟與接受的心。

六 轉換心念

人總是習慣於安逸，將安逸的現狀視為最好最安全的堡壘，殊不知那是被肉

體的慣性所羈絆，認為頭腦裡的程式已經設定了，就欣然接受，轉換心念，有了生命的覺知，讓一切慣性被打破，覺知任何一種改變都是一種轉機與轉化。表面上，我們工作的不安穩性質，其實是成就了代理教師人生經驗與閱歷，我知道因為這樣的生命機緣才讓我學習不斷的去反省自己是否適合這份工作？是學生的學習成就了我作為老師的價值，是教師甄試的失敗經驗成就我有機會回頭看見自己的為何努力與堅持。

⁴²智慧老師說：「學生會不時的給老師出功課，考考這位老師有沒有過關，有沒有成長。」智慧老師是如此看待學生每天層出不窮的問題，正因為這些來自學生的功課，老師才會看到自己的進步與價值。「觀功念恩」是我在當導師時希望學生可以利用每天的家庭連絡簿，練習反省自己一日所犯的過失與感恩別人的協助，反觀自己，在自己眼裡，是否只觀到了學生的過的部分，而常常忽略了學生的功？換個角度，學生的過，對我而言，也許是我該感謝的，是他們給我機會學習如何當老師的，不是嗎？



七 在變化裡找平衡

我的生命已經近三十個年頭，這麼多年來我都被教育著要符合與尋找外來的標準與認同，我對自己的認同來自於別人的聲音與眼光，自己彷彿就是外在標準與權威的型塑，我恐懼面對自己與別人不同，但我又沒有用勇氣宣示我的不同。看見了自己一直存在的情結？是自我的清醒與領悟嗎？還是應該更確切的說我已經厭倦被這樣的自我認同方式給困擾。簡而言之是：我受夠了生活中的不斷比較；可是我又避免不了。

當自己看見自己生命的運作總在頭腦的計畫下行事，可是又聽見自己內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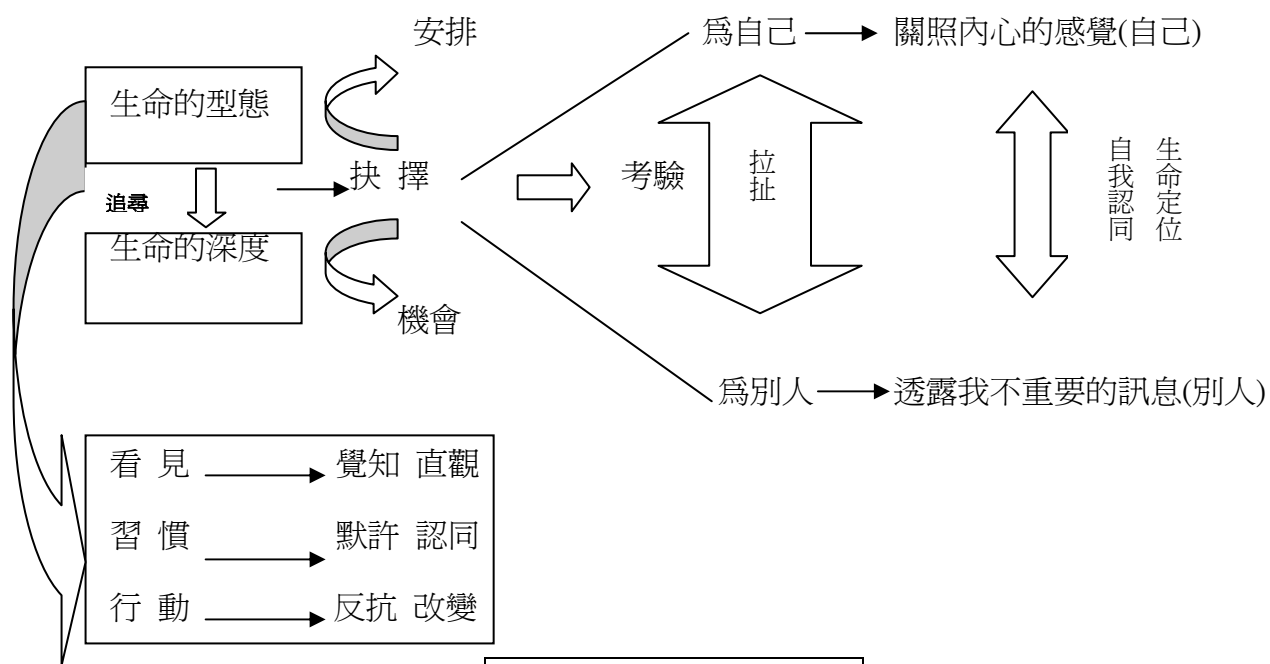
⁴² 筆者在三民國中任教時參加校內生命教育工作坊的教師成員之一。

另一種不同的聲音，內心的聲音告訴自己也許可以憑著當下的感覺去做，然而我很少這麼任性的做事情。要與不要、做與不做、是與非之間，頭腦與內心、理性與隨性總是在相互拉扯著。

頭腦想要的與內心想要的，就是兩股拉扯的力量上演著對峙的拉鋸戰，正如同成老師所言拉扯就是：全盤的翻牌。生命需要滋養出一種力量，協助自己去抉擇、轉化、行動，既然已經知道自己需要轉化，但要如何生出力量？這是一大課題，我擁有甚麼工具幫自己做功課？然而正如陳所言靠自己力量去轉化，很不容易；如果能夠透過外力與工具是較為容易的。外力與工具是什麼？如何求得抑或是可遇不可求？

我承認自己內在缺乏的自我肯定，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是：我可以從自己現在的位置去經驗、去找出自我肯定的工具與力量，也許它在我的日常生活正在實踐中，只是被我忽視或是不想正視而已。這是否正透露出藏在我身上還有一大隱憂，那就是：我不重要的訊息。承認那個東西的存在，跳脫一個層次重新去看它，會不會有不同的想法或是支持力量？

頭腦想要做的是理智控制的—它往往是外加，受到外在框架的影響與內心大相逕庭，我的內心、我的感覺與頭腦不同的時候我該聽誰的？



圖表 5-1：生命形態示意圖

「一生當中最重要功課：尋找安慰與生命存在的認可。」(黃愛蓮 2006)

我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有一種回頭整理自己的喜悅。正如成虹飛老師在敘說團體中所言：「敘說是可以將人與人之間緊密地拉在一起，而且是一種反思的活動，讓彼此在其中成長、省思，它似乎有更深一層的哲學思考。」剛開始寫自己的成長經驗覺得乏味無趣，心想著：「人是應該活在當下，放眼未來，我為什麼要整理過去？」可是連續不斷地書寫讓我逐漸抽絲剝繭，察覺自己真正的核心問題。我正在面對一個教師工作大環境的威脅，正在面對自己漂流不確定的未來，而此刻迷惘無助的我如何自處？在想什麼？這些都變得重要了，都亟需要我去修補生命旅程中的裂痕，讓它找到完整理解、釋放自己的出口。「覺醒的心，本來就有。我要呼喚你的，是你內在本來就有的，不是任何外來的東西。」(《透視生命的真相》周瑞宏著 p.86)

第六章 看見生命位置

一 工作中的相對弱勢

在學校裡，自己是代理的身分，總是在與其他同事閒話幾句後，別人有興趣想要進一步認識我時，話題一轉就問起：「你是新進教師嗎？是代課的嗎？」每當被問起心裡總會很不是滋味，不情不願說出自己是代理的資格，對方的下一句話就會說：「現在很難考喔！」那種心頭一揪的感覺，就是一種自卑感在作祟，矮人一截的心態又活躍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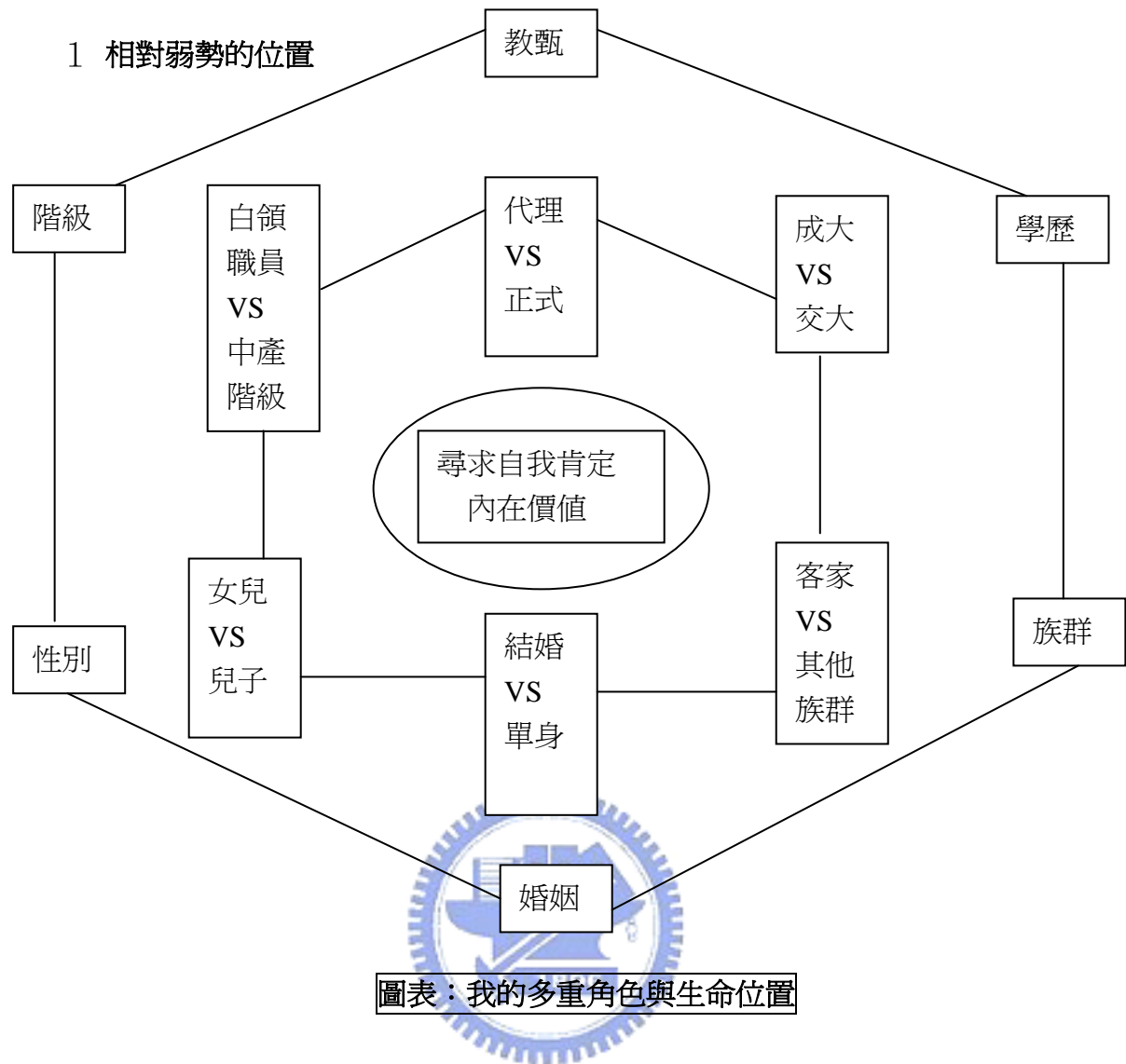
或許是這種矮人一截的自卑感，相對的弱勢地位，所以我告訴自己絕對不能屈服別人同情的眼光，要學習鯨魚面對逆流、險境也要向上游的精神，到達目的地。我知道別人的眼光、他人的預設立場，看清楚以後讓我滋養出一股不服輸、不要落人口實的奮發力量。身為校園教師團體中的相對弱勢的一群，要是被別人抓住了我們怕被學校拒絕的弱點，而給我們許多表現的機會或負擔，認為剛出道的新人總要做好被磨練的準備，所以學凡校內校外的大小比賽都會希望由代理教師優先參加。正面的看待比賽或是行政任務，它是可以表現長才與累積實力的機會，但若是太多太重，且讓教師獨自承受各種壓力，那就會造成老師身心的傷害，是吃力不討好的。

以前很相信要參加教師甄選，並且出奇制勝的話，那就需要一些比賽表現來爭加自己的競爭力，若能參加比賽拿一些頭銜與榮耀，讓自己在考教師甄試時手上有較多的籌碼，就有勝出的可能。這樣一個僧多粥少的競爭環境裡，要出人頭地就必須比人強，所以大多數的代理教師都願意接受學校派任的任務或是比賽。

很多的研究數字發現教師族群中最熱烈參與專業成長教學精進的就是資歷淺的老師而其中以實習或是代理代課又更為熱衷，但深入探究原因不難發現準教師參與成長與精進的前提條件是爲了獲得正式資格而鋪路，所以顯得對於各種專業

成長的機會較為積極許多。但是把握機會一訂有所收穫嗎?或是這會不會變成年輕人就該做得比較多的好理由呢?


在華中代理的第二年我像是個女超人一樣，當導師又超鐘點授課，國文科內的領域會議上希望我可以與其他三位代理教師一起代表學校參加新竹市的創意教案比賽，既然是被點名參加，當然我就沒有推辭的理由，領域召集人說：「我知道你會很累，但爲了你要考教甄著想，你一定要參加，對你有幫助的。」這是我第二次參與創意教案設計的比賽，第一次參與時，一個人獨立設計、單打獨鬥、沒有人可以諮詢、也沒有人鼓勵加油，複賽時，教案設計參賽者必續做口頭簡報，那一天才發現原來大部分的學校也與華中是一樣的，不重視這個課程創新教案的比賽，參加的大多是實習或是代課教師。第一年參賽是自願的，有了一些對於課程教學的創意付諸實踐，因而參加；但是第二年卻不同，沒有想法，更沒有時間，我們幾個像是感鴨子上陣，直到截稿前才勉強擠出點東西，沒有在課堂教學實際模擬、操作，可以說是理想課程狀況，雖然創意很好，但是沒有實作的回饋與檢討，想當然最後的成績也不是太好。但我覺得任何一種比賽活動如果不是出自於志願，或是沒有足夠醞釀的時間，那將只是純粹應付，爲比賽而比賽的，自己不會有收穫外，還會感到沉重的負擔。



論文計畫口試當天從我述說自己現在面臨的困境後，陳老師在會議室的白板上會出了這一張多重生命位置的圖示，成虹飛老師也接收到了一團糾結在一起的絲線，怎麼解也解不開的訊息，似乎是拉到一端頭緒後，卻發現用力一扯竟會讓整團線拉得更緊，解鈴還須繫鈴人，想解開就必須要有耐心細細的梳理，急不得的。現場的另一位莊佩芬老師則有不同的看法，她直言斷定現在的生命位置與自我認同有相關的，由於自我認同問題沒有解決，才會使所有的線都糾在一起愈纏愈緊，她認為應該從自我認同下手。我不否認三位老師都說出了我的困境與我要面對的問題癥結，而自己也有意識到，只是不願意去承認、處理，這一次該是處理的時候了，原本被我冷處理、想漠視的自我認同，愈是想掩飾，卻是欲蓋彌彰，它愈來愈明顯了，無法漠視不管。

現在的我呈現的是在工作上，我是代理教師，每一年我必須參加正式教師資格考試希望可以上上正教師，在學校裡我與編制內的正式教師位置不同，我是一年聘的代理教師，今年在這所學校服務明年會在哪裡會是如何？我自己也不敢確定。一方面我已經能夠經濟獨立可以不再當米蟲，可是一方面我又是交大的研究生，也有學生的資格，我像是身兼兩種職務，但這兩種身分我都還未完成，還未達到目標。

在家族裡我是長孫女，隨著年紀愈來愈大，家人的傳統觀念就是「女大當嫁」，感情上我有固定交往對象，感情穩定，兩人也都到了別人認為的適婚年紀，家族親友們都認為應該趕快完成終身大事，可是偏偏自己又心思不在此，工作與學業又是遠大於我想結婚的慾望，只是自己又不能避免受到別人關心與催促的言語及眼光，我會在意，這就成了自己心生煩惱由來。



此外成長過程中，許多生命經驗讓我看看到了自己女性角色在整個社會對於性別角色印象與期待的觀念影響下有許多矛盾之處，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是跟生蒂固的可是家人又因為家中身為女兒的我在學歷方面有好表現不免感到驕傲與高姓，一方面他們是認同我的學歷成就，另一方面她們又無法拋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舊觀念，我深深感受到他們是矛盾的，而這似乎也潛在影響了我對性別角色的認同。

2 為誰辛苦？為誰忙？

同事偶爾會問我：「這樣會不會太辛苦？你還是得留點時間給自己，你已經很認真了，你的班級也很上軌道，不用擔心。」

而我說：「身體上的辛苦疲累是可以被內心喜悅感與滿足給平衡的。」應該說精神地充實吧！精神上的收穫無法言喻，也深深吸引著我。除此之外，還有的是我是寵物的寫照。當別人關心我、讚美我，我因此得到了認同，它滿足了我認真

工作的意義。就像是家中的 baby，我喊他牠搖搖尾巴示好，牠喜歡被主人溫柔的撫摸，只要主人肯對牠好，牠一定極力地討好主人。外在與內在的獲得兩者兼有時，這就是我緊抓不放的原因，我常到了甜頭，所以不願放手。

當我覺察到內心有個需要被正視的主題，看見了「它」——自我肯定，陰魂不散地糾纏也主宰我的生命，也因為這一股覺知的力量，讓我發現生命的規律性，重複不斷地規律困境是緊緊箍住了自己靈魂，也是生命固定模式的苦。

二 我與同事

1 本位主義造成的衝突


今年校慶，我與同事(同為代理教師的健教科老師)一同擔任大對接力賽跑的評審，我們與其他一同協助計時與紀錄的學生及老師，決議了一種各自分工的評審工作，那就是：我與她負責到終點位置判斷參賽者的名次，但由於一個失誤，她誤拉了我應負責的名次，但是她卻不以為意，而我覺得她地不小心犯了這個小錯誤，會亂了我自己的陣腳與步調，當下我想：我還是必須向她再次強調與說明工作分配的重要性，正當我決定上前告知時，我發現一樣擔任評審的她，此刻卻是坐在一旁觀賽，我的責任心又作祟，本來只是單純要說明清楚工作分配方式，卻對她多加了一些交代與叮囑的語氣，這樣的語氣讓她感到非常的不滿，認為我挑剔她。我想這是老師的職業病吧！總是習慣告知別人應該怎麼做，想起男友曾對我說：「不要以為你是老師就可以要求別人要聽你的。」我知道自己骨子裡有著本位主義的情形，也知道自己內心的道德責任心很強，但在男友的話點醒我，讓我看到自己嚴重的本位主義，我要小心翼翼地收好我的本位主義與道德心，告訴自己千萬不要無端加諸在不是學生的其他人身上。

這次我又犯了這毛病，也許是措辭，也許是對象不對，但顯然的我的指正，

確實是引起同事的不滿。自此之後，我們之間沒有了交談、彼此處在冰點的冷戰狀態，即使我已經不將此次衝突放在心上，但我仍是可以感覺到她對我的敵視，而她也處處找機會，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2 防衛機制

我反省著為何每當自己遇上變化就會感到不妥？就連一個同事一時疏忽造成我的小小不便，我的反應好像是一種防衛機制的啟動，又像是在捍衛什麼似的。平時的我是個容易接近與相處的人，即使內心有許多不同想法與意見，我也不輕易說出。「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顆心。」是我的待人哲學。待人接物仍要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這個距離一定要是我可以掌握的。更貼切的說，遇到突發狀況時，我可以順利啟動防衛機制的應變空間，這樣的待人處事，很多事情表面上看似平淡，其實暗潮洶湧的部分都是檯面下的事。



我不習慣熱絡的人際相處，噓寒問暖只是一種習慣打招呼的方式，因此，別人眼中的我很獨立自主。的確，生活中的我就是如此，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因此我認為做好自己的事就對了，教學是自己要經營的，我不習慣與人分享，所以也不太需要別人的鼎力相助；但我的同事卻不是如此，常常我為了是否與人分享而感到困擾，不分享又怕別人認為我自私。

三 我與家人


1 我與媽媽

最近媽媽四處求神問卜希望可以為我增添一些考試的好運，學業與工作可以有個好的結果，自從自己搬出去住以後，已經有很久的時間父母不再過問我的事情了，即使父母不會給我任何的壓力與意見，但面對他們我還是會覺得羞愧。我無法避免羞愧與壓力就只好選擇逃避他們，打著自己需要空間準備教師甄試的考試以及論文的寫作，我搬出去自己一個人住。父母親從剛開始的不諒解到漸漸的

妥協，直到現在他們也很習慣我一個人居住在外面，媽媽也會告訴我：「自己有能力做決定就要能自己承擔後果，」我想他們的改變應該是他們悟到了子女的一切決定權將不再緊握父母的手中，就算不放手，手中的權利也像握在手裡的沙一樣，終究是會一點一滴地流逝。

自從搬出去以後自己與家人的連結不再緊密，反而是與另一伴有種互相關心與照顧的關係，生活重心除了自己之外，就是他了。父母已經不是我生活中依賴與支持，反而我成了父母親諮詢意見的對象，即便只是一件芝麻小事他們也是要徵詢子女的同意，漸漸的回家就像是回去回答問題，有時候會覺得父母很無聊，自己可以決定與做選擇的何必一定要勞動我、徵詢我的意見，我雖然會乖乖聽話配合，但心中卻是百般不耐煩。

2 我與爸爸



我與爸爸一向沒話可談，除了生活上簡單問候與對答之外很少交談，爸爸對我的事也從來不會直接問我，而是聽媽媽說，就像教甄考試他只會看看成績單，問問有多少人報考其它的也沒多說什麼，在家裡爸爸是最沒有聲音的人，它往往是聽著我們聊天，卻是插不上話，對與他的疑問做子女的我們通常都是很無情的簡潔有力的回應他，從小到大我們都是如此的互動模式，跟爸爸互動總使我覺得很不自在，若是家中只有我與爸爸在的時候，我都是選擇躲到另一個空間，而不願與爸爸兩人同在客廳。近幾年也發現爸爸喜歡藉著媽媽或是其他親戚的名義問我要不要回家吃飯或是一同前往老家看奶奶。有時候接到電話會覺得爸爸很奇怪，又不事什麼重要的日子也沒甚麼特別的事為何要叫我回家吃飯，對與他的詢問與邀約我是拒絕的比答應的次數多過許多，以前總認為自己有正當拒絕理由與沒空的藉口，毅然決然地拒絕他了。記得在一次團體分享中，某位夥伴提到她與爸爸的互動模式，讓我覺得我們的父女之間的情感與互動非常類似，那時我們的討論讓我忽然發現原來不是只有我們家孩子與父親之間感情如此疏離，當時在座

的夥伴有一半以上都是點頭如搗蒜的認同類似的親情模式，我暗自下了一個問句——「台灣的爸爸是很寂寞的吧？」

最近一次與爸爸吃飯是除夕夜的團圓飯了，那一晚我們一家圍著餐桌吃飯依然很安靜，偶爾只有媽媽會說說她買菜以及料理的心得，而爸爸回應，我與弟妹只顧著吃飯卻默不作聲，吃過飯後我給了個紅包給爸媽，這是我出社會有能力賺錢後第一次拿壓歲錢給父母，在此之前他們都像是忘了我已經會賺錢一樣的，還是會發給我紅包，今年我提醒自己一定要趕在他們發之前先給紅包，聊表心意，爸爸接過紅包抽了裡面的錢還給我說：「紅包我收了，錢你自己拿去用吧！」當下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感覺，心裡有些酸酸的、怪怪的，我想他是怕我不夠花吧？還是認為我還沒考上正式教師還不算有能力賺錢呢？錢我沒收回，我說：「我夠用，這一年只有一次，很難得的，收起來。」我看見爸爸有些靦腆地將錢裝回紅包袋裡之後就壓在客廳的茶几上。我們親子之間的表達方式就是這樣含蓄又不自然的，但我很高興我用了很輕鬆也不作做的方式表是我的心意。

今天我在團體裡分享到自己曾與爸爸起衝突而冷戰的事，記得那次衝突原因是由於爸爸在微醉的狀況下阻止我出門，他用很激烈的方式將大門以鐵絲網綁住，這種方式讓我覺得自己很不受尊重，對他的行為感到憤怒又丟臉，記得事情剛發生的幾個月內，我都不和他說話，也會刻意地躲著他。可是事情過了這麼久了我們也沒提起那件事，一切都很有默契似的，家中沒有人再提起那件事，而我與他的關係也漸漸融冰了。前幾天，我無意見看見牽著兩隻小狗站在陽光下遛狗的爸爸白頭髮似乎變多了，赫然覺得，自己好像很久沒見到父親似的，居然沒發現他頭上白髮與日俱增。我分享道：「我說不出那種內心的感覺，那像是一種感嘆吧，或者是時間真的催人老，那一刻我忽然覺得我的父母不再是記憶裡、印象中堅強的形象，這一刻讓我發現：現在該是換我們讓父母依靠的時候了。」（970427 成長團體後記）

四 我與學校

現在的我還是一位代理教師的身分，實質身分是代理教師，但是內心真正的認同則是將自己當成真正的老師了。我肯定自己從事教職工作的價值，至於正不正名對我來說也會是遲早的事。考上正式教師的資格是自我期望，也是人生中要努力的生涯目標，但是在工作中找到價值與肯定自己更是實質真正的有意義。

身為代理教師角色，對於工作環境的變動是更容易適應與接受的，雖然自己知道代理教師對於學校而言就像是過客一樣，漸漸能夠體認到這一點後，對於學校與其他同事的態度會較多些體諒，認定自己是一個過客角色的當下，自己對於學校的認同也就有限，相對的我與學校的情感就有著某些程度的疏離感，自己是如此；更何況是別人呢？過去的我總會預設立場認為代理教師不是正式教師，所以不被肯定、不受信任，也由於自己還要參加¹教師甄試，所以校方會抓住我們要考試的弱勢而壓榨代理教師做很多事、參加比賽，凡事是一體兩面，當自己回憶起過往，卻發現當初許多的不情願不也是意外的收穫，有些是實質的收穫(如得名、獎勵)，但有些卻會慢慢內化變成一種人生經驗(發表、設計、失敗)，若不是身為代理教師，自己可能不會有這些收穫；若不是因為教甄的失敗，自己不會看見教師工作的種種面向，我也希望在自己看見之後能夠使自己更圓融、更能體諒與認同與我同樣身分的準教師們。

現在的似乎我很了解學校文化，也理出了一套自己的職場哲學，我在代理教師的角色中看到不同學校的行政作風與校園文化，這是一種經驗的累積，若不是別人眼中看是不穩定的代理教師身分，我不會有開拓視野與豐富經驗的機會，這是教育學程理所學不到的課程，也由於這樣不正名的角色，讓我學習柔軟與圓融的處事哲學。

五 我與客家文化

今年我在學校的邀約與鼓勵下參與新竹市國中教師的客語朗讀比賽，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客家話是我的母語，而所謂的母語也只在回老家探望祖母時才有機會使用的語言，在我的日常生活裡幾乎不會有機會使用到母語，漸漸的也發現自己不再像小時候那樣可與祖母流利的對話與表達，早就已意識到自己的客家話已經不太會講了，但對我來說卻是不以為意。直到去年十月份參加客語朗讀比賽前的賽前練習，才覺得喪失說母語的能力是很可惜的事。當時我就想：我是客家人，若客家話從我這一代就不再受重視，也不再使用，那麼終將有一天客語一定會消失殆盡，客家人對自己的認識或是認同就會只剩下觀光產業方面的被消費了。目前所謂的提倡多元文化若不是從個人生活上的認識與認同開始，而只是純粹想達到政策的實施的話，多元文化的認同與包容是很難真正落實，最後多元文化還有可能只淪為被消費的命運。



我在比賽的當天看到了參賽的老師有明顯的年齡斷層，教師組的參賽者是以小學組的老師較多，而且年齡層也普遍偏高，我心想：這是小學提倡多元文化、鄉土教材的原因才導致老師參加得很踴躍，但是為什麼參賽的年齡層普遍較高呢？這是不是落實鄉土教育與母語教學只是在政策、形式上的推動，會講的、願意講的終究還是老一輩的老師，中生代與新生代教師群參與的極少。另外國中組參加的教師又更少了，我在這些國中小參賽的老師中是年紀最輕的，初生之犢不畏虎，我參加只是因為學校盛情邀約，可是卻意外地在這一次的比賽中看到推行母語與鄉土教學的重要性，因為我體認到教育界第一線的教師群們普遍不重視鄉土、母語文化，身為海島國家中的國民，我們的國家有多元文化共生、共存，但過去長久以來的政治意識形態導致多元文化不受重視。現代社會開放、意識形態重新被檢視與解構，我們必須意識到多元文化是我們國家的文化資產與特殊處，而要學習尊重包容多元的前提下，要先學會了解，學會了解就從自己母文化開始，

能意識到這層面，才有談多元文化教育的可能。過去我在論文與書籍的理論中閱讀多元文化教育，透過參加比賽我卻是真實體會到多元文化的提倡與保存的重要性，若不是還有些少數致力於鄉土教育的老師們再努力與推廣下，透過比賽的方式讓學生與老師有機會重新肯定自己會說母語的自我價值與母文化的認同，當我在觀賽時看見台上比賽的學生自信的神情，我不禁問自己為何從前都不覺得會講客家話是一件驕傲的事？反而在台南成大就讀時，學校裡很多教授及班上很多同學都是用台語授課與交談，自己不會講台語卻覺得自己與南部文化格格不入，當時的我很積極要學會說一口道地的台語，反而卻不太敢承認自己是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

六 我與大雄

大雄是我的感情的另一半，也是我生活中很依賴的人，他的年紀大我許多，所以我總是相信他一定看得比我多、比我遠，進入研究所後的四年裡是他陪我度過每一次的失敗與挫折，學業上，他像是個監督者，不時的會提醒我不要太混，要堅持下去，一定要畢業。偶爾，他也是開啓我不同思維的一道光，他的看法與見解往往不同於我，也因此，他會激盪出我想不到的部分。他常說：「我的思維很簡單。」雖然這種說法我是非常的不認同，但是也由於他的一語道破，讓我知道自己不是思維簡單，而是慣於逃避或是忽視一些問題，也或許膚淺看待各種事件與經驗，也才會讓他有這種感覺，所以我很感謝他在必要時刻提醒我絕不可以簡易的看待與詮釋問題。

我倆的愛情已經走過那段盲目的日子，緊接而來的是很多相處與觀念上的磨合，尤其是在研究所課程中接觸批判教育學後，我對性別、階級有了另一種視野與角度，也因為知識的啓發，我在與大雄相處的生活細節中會特別注意到他對性別的觀念，偶爾出現的男性沙文主義確實讓我感到十分不舒服，這也變成我們親密關係上急待解決的一個問題。我知道要改變一個人很不容易，然而，與其改變

他，不如我先改變自己。觀念上，我要適時、適切表達自己想法與感受，現在的我不再像從前一樣總要與他爭執不休，好像一定要分出個高下後，再讓他認同與肯定我的意見，並且為帶給我的不良感覺道歉。現在的我，也許是因為與他的家人有過多次接觸與進一步了解後，我比較能夠體諒他的沙文主義是來自成長背景與環境，而沒有接受過批判主義啓迪的他，我想：他是很難理解我所說的，至於改變他的觀念更是難如登天。

溝通、體諒與包容是我在這段親密關係裡的收穫，如果沒有一次一次的溝通，那麼所有的包容終將變成忍耐、無奈，那是會讓兩人倦怠、漸行漸遠的，我承認我也曾經經歷那樣的感覺，很想從感情中抽離自己，只是自己與大雄是繫得夠緊，我抽離不了，所以我選擇改變自己，我選擇面對問題而不是逃避問題。又或許是我已經認定我們兩人的感情除了愛情之外更有了責任，所以我還是選擇留下來盡責。至於身邊的人一直關心我們何時結婚的問題，我們兩人都很有共識，結婚與否是一種法定形式，也是履行承諾的約束，現在的我們即使沒有結婚證書，但我已經感受到他對我履行承諾與責任，我們也相互勉勵緣份在的每一天都要能為自己與對方負責。

七 我看性別

還記得剛開始寫自傳與回顧生命史之時，常令我苦思許久就是寫不出東西，回憶過往很多畫面只是片段不齊，因為無法整齊拼湊才讓我誤以為都是些不重要的細節，所以才會記憶模糊，但唯獨阿公過逝的畫面是依舊清晰，還記得他過世的頭一年，我常常夢見自己小時候印象中的阿公，穿著短褲、汗衫、打著赤腳、戴頂斗笠，那微胖的身軀也由於年紀大了，走起路來步履蹣跚，在夢中，我們沒有交談，只是見他那慈祥的笑容，與年邁的身影。好幾次夢醒後，卻止不住對他的思念與歉疚，躺在床上淚水不停的流下。阿公給我的是滿滿的自信心，因為他總是自豪且稱讚我會念書、有出息，在他眼裡我是他的驕傲，但阿婆就不同了，

阿婆嘴裡總會掛念我到底要念書念到幾歲？什麼時候才要結婚？書念太多會不會嫁不出去？也許是因為過去家中最有份量的長輩阿公認同我會念書、有出息，讓我覺得在家族親戚中自己是備受關注，從來不會有人真正阻止我做什麼決定，即使像阿婆的不滿也只僅於口頭勸說而已，這是我該感到幸福的，因為親人沒有因為我是女性，而打壓我的發展或是貶抑我的努力。所以對我來說，女生與男生除了由於受到生理構造上的先天限制，或許會造成某些程度上的不平等，但那也不會影響男女的成就表現的結果。

家裡強勢的媽媽更是讓我體會到女性強韌生命力，媽媽是受傳統保守社會下對於性別刻板印象影響的女性，媽媽有著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也認同重男輕女的觀念，可是在我眼中的媽媽卻表現出不同於女性柔弱、溫馴、依賴特質的另一面，他是堅強且有能力的女人，在家中不但要承受家務之累還要承擔持家的辛苦與不易，在職場上，她也是追求、投入事業表現的職業婦女，可是我幾乎不曾聽過她抱怨身為女性的難處與不平等狀況，反而認為他抱怨的是由於自己學歷不佳才使得自己成功機會與別人不相等。這或許也讓我學到女性的角色漸漸從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中跳脫出來了，身為女人應該認同自己的性別角色，體認大社會下的女性與男性由於生理結構差異造成的不平等為何？深切了解後或許可以重新找回女性的價值與重塑女性角色意義。

第七章 看見自己的成長

一 內省的智慧

1 參加團體

這一年來一邊寫作論文一邊也參與了民中校內的生命教育工作坊團體與心靈探索的自我成長團體，在團體中得分享與傾聽讓我獲得許多認識自己與認識別人的機會，因為傾聽我學習關注生活中的許多小細節，學習做個有知覺的人，對於生活與生命不單只是符應外在的認同與期望，更應該貼近自己的心靈、真實的自己。在生命教育工作坊團體中我汲取校內資深教師的許多教學經驗與態度，也在每次的探討活動裡重新認識自己為人師表的意義與價值，另外在成長團體中，我們是來自不同領域與年齡層的夥伴，因為彼此的不認識剛開始每個人顯得相當陌生、不自在，但由於我們都有一致的自我了解的需求才將我們吸引到團體中，也因此每次的討論我可以感受到大家是投入並且熱誠的想要給予夥伴回饋，而我則是因為彼此的不認識所以可以很放心的談自己，每次的團體後我總是滿滿的收穫回家，有時候參加團體後的沉澱卻也是激盪我寫作論文的靈感來源。

2 學習處理負面情緒

還記得初任教師時，常常爲了學生沒有達到自己的要求而怒氣沖沖，只要學生犯錯我便一副興師問罪樣子。還記得在夜校教書的第一學期，有次爲了學生沒到垃圾而急著想放學偷溜，當我發現時學生也不以爲意，還想瞞混過去，當下的我勃然大怒，破口大罵起學生，我的聲音際高亢又激動，劃破了教室的天花板，學生的反應更是劍拔弩張，他也不甘示弱的回嘴，一副他沒錯的樣子，我與學生當場是在教室裡吵了起來，我知道自己從最先的訓斥學生漸漸的已經有些失態，嚴厲、難聽的話也脫口而出「你到底有沒有羞恥心？」「聽不懂人話嗎？」正因

為這些傷害學生自尊心的話語出現才勾起學生心中雄雄不平的怒火，當晚的事件是夜校主任聽到聲音而前來了解，他好言相勸學生要了解老師的用意以及生氣的原因，他圓融的處事方法化解了當下我與學生的緊張氣氛。

我知道夜校主任的處事方法是後天經驗的累積，這是我勉勵自己要學習的，幾年下來我對待學生的方式已經不再只是「你聽我說」、「我說你做」，我在學習貼近學生，傾聽學生，也隨時提醒自己處理學生問題要能有話一定要說，而且是好好地說，除了說清楚之外，在說的同時，也要顧及對方的感受、接收。

二、三年累積的教學經驗，讓我感受到，我能夠更平靜看待學生犯錯，有了更大的包容與耐心，去等待學生嘗試錯誤、學習進步，當在工作職場上有的負面情緒時，我顯得更能夠先靜下心來處理自己情緒，脾氣來的同時我會先擱置處理，等到負面情緒降溫後這時對事情的看法就比較不會意氣用事、非理性。

3 觀功念恩

參加生命教育工作坊讓我見識與學習到許多教師看待師生關係與教學態度的經驗知識，透過資深老師的分享，讓我看到他們熱愛工作、熱愛生命的態度，我們在團體中傾聽與討論都是讓自己沉澱心靈的方式之一，也由於有工作坊成員們的精神鼓勵與資訊傳遞，讓我有機會在分享與討論的過程中清理自己內心，同時又灌注更多養分在心田上。生命教育工作坊一學期以來的聚會，讓我深深體會到觀功念恩對一個老師是多麼的重要，當老師的懂得欣賞學生的美好，發覺學生的優點，那是最大的功德無量，也是教育的主要目的。同樣地在生活中，能從觀功

開始，那就是提升自己的開始了，這條學習之路沒有捷徑，但只要隨時提醒自己，那麼看事情的角度就不同，心境也會不同。

二 敘說生命的收穫

1 生命中的貴人

閱讀別人的敘說探究的文章時總覺得比起別人的生命故事，我的生命故事是那麼平凡無奇，一點也不引人入勝。寫論文之前總覺得為何別人尋找題目是如此容易，而我就連寫篇自傳都覺得困難不知道該寫什麼？剛開始我的確會懷疑難道我的生命就是這麼平淡無奇？過去的日子到底是怎麼過的？為何回憶是那麼的模糊不清？難道是我像是行屍走肉、麻木不仁的活著所以才會不知道該寫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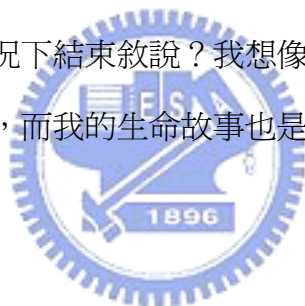
就這樣，我一邊寫著一邊幻想著要放棄，好不容易確定了可以從自己的代理教師的角色出發，卻又不知道該從何下筆？要寫到什麼地步？我就像鐘擺一樣，左右擺蕩著，猶豫不決著，下筆後，直覺得自己辭窮，寫不出動人的文字，也寫不全自己的心思。

陳老師—— 她是我生命中的貴人，若不是她很有耐心，鏗而不捨得陪著我，還不時觸動著我的內心與思緒，也看出我還沒寫完全的破綻，否則我不會有機會一直持續寫下去。就這樣，我寫著、寫著，越寫越多，越寫我就越是將自己的生命故事拼湊的更完整一點。

今天我拿論文口試推薦書給陳老師簽名時，它給了我一個鼓勵的和氣抱，陳老師的這個擁抱讓我感受到了她的支持與鼓勵，這是很特別的感覺，擁抱的對象也是我完全想像不到的陳老師，回想起四年前剛進研究所第一學期修教育改革時，印象中的陳老師雖然是蓄著一頭飄逸的長髮，外表看似溫柔，言語卻是犀利，課堂上，時時提醒我們要以批判的意識與眼光看待教育現況。而今天的陳老師，剪去了一頭長髮，好像也褪去了女性主義的堅毅外衣，這樣深深擁抱是充滿著溫柔與舒服的氛圍。(生活札記 970408)

2 遇見自己

我從質疑敘說開始寫敘說探究論文，我在茫然無知之時開始閱讀別人的生命故事，那麼我會在什麼情況下結束敘說？我想像著！生命是連續不斷的過程，我想生命的敘說是沒有終點，而我的生命故事也是「永不會結束的故事」。



我在論文延宕卡住之時，否定自己的論文價值為何？可是我也在與身邊的親友分享與傾訴的同時，找到了繼續前進的方向與動力。這樣起起伏伏的論文路，不也是常常遠遠的生命路途的小小縮影嗎？我在這段起伏、翻覆的寫作論文過程中有了更貼近真實自己的感覺，我學著去訴說自認為平凡無奇的生命經驗，當我訴說出自認為沒什麼可說的經驗的同時，我已經在試著不要麻木不仁的過生活。

3 在教學實踐中認同自己

身為代理教師，看似有著許多不能舒展與如願的境遇，但也由於自己身為代理教師的角色才會因為職場環境與文化不同，而發展出不同的教師自我認同。能

夠看清楚職場上許許多多的限制與震撼，而我也沒有被職場文化與教師社群而打敗，反而能夠在自己的教學實踐路上不斷修正自己看待教師角色與專業的認同。我在敘說有關自己教學故事的同時，看見自己對這份教職工作的熱情與韌性，也讓我有機會重新去省思我與學生之間的相處模式與師生關係，體會到帶班時曾有過的難以忘懷地成就感與自信心。

除了看見學生對我這位老師的認同之外，更看到自己身為教師從事樹人工作的驕傲，那份驕傲會讓我看見自己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也讓我在教學中產生想要不斷精進自己的一股力量，這是心靈與精神上最富有的獲得，最真心的快樂。



三 重新看待自我敘說

1 敘說並非隨便揭露自己

每一次 meeting 結束後陳老師總會詢問我感覺如何？從前的我總有許多的抱怨與質疑，質疑自己所寫的內容，抱怨自己不擅長的研究方法。雖是如此，但我還是硬著頭皮寫下去了，在閱讀敘說探究的論文當中看見別人的生命故事，閱讀別人的故事對我來說像是虛構一般，可是在書寫過後，真正去閱讀自己生命的故事後，卻發現有種更想貼近真實自己的感覺，每一次的回顧與沉澱總是想再多說一些，我越來越相信敘說非隨便說說，更不是純粹揭露自己；而是幫助自己更是看清自己，更是分析可能的自己。

最後一次陳老師又問道：「現在感覺如何？」我說：「好像也沒那麼難！」用一種自己最舒服、最能駕馭、最適合表達的研究方法去呈現自己的論文是一種

研究的幸福，或許也是幸運吧！曾經，我質疑這樣的研究論文是否合乎正式的學術研究論文書寫，很幸運的，我在很多質性研究的自我敘說探究論文之後，有了前人的嘗試與開拓，我更篤定這就是另一種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它的價值不在於是否可驗證與可推論，它，或許沒有普世貢獻的價值，但「它」是具有我獨特個人的價值，讓我看見自己生命的形態與所在的生命位置，能夠看見，就期許進一步看清自我生命中核心認同價值，在這條看見的研究路上，附帶了自己看待自己所處的環境與所有相關聯的人、事、物的不同角度與詮釋意義。這不是我所可以預期的，但卻是很珍貴的收穫。

2 做自己的功課

「做自己的功課最難」，我的論文從這一句話的啟發開始，也在寫論文的過程中驗證了這句話，我深切體會到：做自己的功課真的很難，難在於有沒有覺醒的心？如果沒有觸動自己那本來就已經存有的覺醒心，那麼我們一定不會意識到生命中的許多無奈與無助是有更深層意義。我在書寫生命史過程中漸漸理出了自己生命深層應該要面對的自我認同問題，而也當自己直觀到：倘若自己的自我認同問題沒有被解決，那我在未來的生命中遇到任何的生命事件，自己還是有可能會陷入「對自己苦苦相逼」的窘困情境。

只是，寫完論文後，我是不是就完全解決了自我認同問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自我敘說探究的這條路幫助我找到自己根本要面對的生命課題，但生命課題並非是寫完論文後就可以迎刃而解的，我想追尋與解決生命課題的任務是一輩子要不斷進行的，它是不會停止，正如自己的生命故事也是不會結束的故事，故事仍在持續發生當中；功課，也會隨著生命故事的不同發展，而有新的挑戰與超越，我想論文的完成只是一個開始，一個看見自己的開始，愈貼近真實自己一個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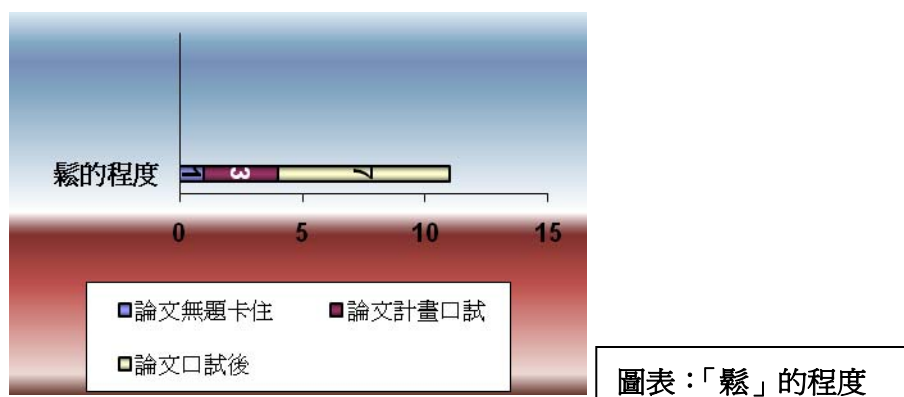
後記

1 鬆了許多

論文口試當天兩位口試委員老師一致提到：再次看到我，已經不再是論文計畫口試時的緊繃與混亂的我，看見逐漸「鬆開」的我。成老師更是直截了當詢問：「現在的我做抉擇時，還有感覺被自己與別人的兩股力量在角逐與拉扯嗎？」我想到：「拉扯仍是會存在，只是我已經感受與關切到了自己的感覺、自己心裡所想的，這就是我所謂覺察的心吧！」因為我已經覺察到自己頭腦想的與內心真正的感覺，自己想要的與他人期望的，兩股力量進行拉扯，知道覺察拉扯，覺知自我認同與定位的問題再度浮現，我想這已經是我很大的改變與改觀了。記得曾有幾次心靈團體成員聚會的時間正好遇上梅雨鋒面滯留，氣候不佳使得我有了缺席念頭，然而決定出席與否時除了關照到自己感覺之外也會想到團體其他成員感受，最後往往是其他外力的介入而決定了我出不出席的決策。




寫完論文，是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對於自己獨力完成一本論文，這讓我感到欣慰與驕傲。我從緊到鬆，過去的自己由於自我認同極低弱，看待自己所在的生命位置時總是掐緊自己、貶抑自己，無法肯定自己存在的價值就無法看到自己存在的意義，更難觀別人之功念別人之恩。



佩芬老師希望我可以以一張圖表比較論文前後自己對事情看法差異，過去的我明顯想要抓住許多，想抓的大部分是由於別人的認同，所以讓我想，由於我的認同來自別人的認可，所以將自己的心綑綁得很緊，看事情的角度也只是單一面向。把別人的期許、別人適合的生活方式，像個緊箍咒一般緊緊套住自己，緊得不自在、無法喘息。

當自己藉著敘說發聲去體會自己過的生活時候，發現自己走過的過程中是有著屬於自己的意義的，是我該發現的，我該認同的認同阿！

2 我會很好



四年前，阿公過世，我對他的歉疚與承諾永遠難以忘懷，他在世的時候，我就是個很讓他放心的孫女，我想他離開的時候一樣也是對我放心的，我會過得很好，我會朝著學業、事業自我期許的目標前進，雖然我還是以別人的期許來承諾阿公，那樣父權的思維與意識深植我的內心，而我卻不自覺，感謝阿花老師與佩芬老師的透視能力，看到了我探索自己不足的地方，我想這又呼應了自己所認為的起點、開始的想法，對我來說碩士論文完稿是研究所學業的終點、完結，然而卻是探索生命課題、修習生命課業、智慧的開始。現在的我，對自己的期許依舊是那句「我會很好」，原因是：我會覺察生命困境，看見自己自尋的苦，進而長出力量企圖轉圜與改變，所以具備了轉換的能量那會使我越來越好的。

3 持續不斷的生命功課

還有什麼是我不足的，那就是我與父親的關係，我與父親看似兩條平行線，看似最風平浪靜的親子關係，果真是如此嗎？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那是一塊困難的敘說區塊，不想說，又為何？愈是不觸碰，愈是緊緊牽住自己，現在不說，將來呢？或許沒有另一個碩士論文來當作敘說探究的工具，但我知道我有能力、我有一顆覺醒的心，它一直都在，只要我需要它，召喚它，它就會出現，我想這已足夠我隨時隨地持續做自己的功課。

4 必也正名乎？

「正名」，所謂「名」由何而來？如何定義？誰來定義？若是我的「名」由自己定義，由自己內心追尋、確立，那麼我需要公諸於世，那才算是「正名」了嗎？現在的我，有了更高的提升，正心比正名更是重要，「名」屬眾人定義，「心」則自己追尋。正式教師的追求過程我並非一無所有，而是更確定自己的真心；碩士四年我並非空空如也，而是追尋到了自己內心的那個位置。境界提升了，「心」更正、更定了，那還須求「名」呢？但那並不表示我就不參加教甄考試了，正式教師資格是各種條件成熟後才結的果實，所以要一株植物開花結果，必須天時、地利、人和的，不必也不能強求，強求的果實不甜、花朵不動人。

參考文獻

王雅玲(1990)。圓一個另類教學的夢：我陪一個學習困難學生成長的故事。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市：五南。

蔡敏玲(2001, 9月)。教育質性研究報告的書寫：我在記實與虛構之間的認真與想像。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學報，第十四期。

吳佳樵(2005, 6月)。破繭：一位女教師生命敘說之探究。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國民教育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詹欣怡(2005, 6月)。破蛹而出，尋出口—失落者失心、拾心、拓心之探究。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進修暨推廣部輔導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黃愛蓮(2004)渙痼換喚喚：一位國小女教師的自主與衝突。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所碩士論文。

黃佳敏(2007)敘說實習教師之教師認同。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定凡(2007, 11月)尋找生命的位子：一位國小男性教師生命敘說之探究。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力資源教育處教師在職進修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附錄一：論文寫作歷程

教書

求學

93年4月研究所放榜，考上交大教育所

93年7月為教甄奔波，一無所獲

93年9月進入研究所，研一上；私立高職夜校任教。

研一上修教育改革，初遇陳老師

94年2月研一下修課程社會學

94年4月15日阿公去世

94年6月底第二次教甄奔波

94年7月30日離職

94年8月17日進入華中代課

95年上學期 研二上修質性研究 阿花老師演講

95年下學期研二下 確定指導教授

95年3月第一次寫自傳

95年5月第一次 meeting 不合格的自傳

同學計畫口試 感受敘說的可怕張力

95年7月下旬繼續在華中代課，八月1日被通知擔任一年級導師

95年研三上論文小組成立也僅只一次初寫敘說

第一次感受大愛手

95年10月學妹計畫口試

95年11月變卦的口試 決定放下論文全力衝刺教甄

96年三月醞釀教甄失敗就當個全職學生專心寫論文

96年六月底開始第三次教甄

96年七月下旬猶豫不定代課學校

96年8月1日到民中報到

重拾論文

論文持續進行中

96年8月下旬做出研究所休學打算與陳通過 mail 後決定先計畫口試

96年10月下旬計畫口試結束 論文終於大大推進一步了

96年10月30日夜晚與陳詳談

96年11月1日決定放棄靈修機會接受了阿花的說法

96年11月中旬參加新竹教大論文小組僅一次又逃跑了

97年3月26日決定參與新竹教育大學心靈成長團體探索自我

97年5月1日 meeting 決定與真蘭一同論文口試的時間。

97年5月8日送出論文口試推薦書，似乎離畢業愈來愈近了。

陳老師給的擁抱，讓我信心滿滿，心中流竄一股暖流。

97年5月26日論文口試通過，畢業。



自 傳

我生於民風樸實的苗栗縣的客家村。我的父母親對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視，雖然在我孩提時，家中經濟並不寬裕，但父母卻未曾讓我們這些子女受到絲毫委屈。父親實事求是、認真的生活態度，以及家母的開朗、和藹，善於持家，是我的好榜樣，也塑造了我良好的品德及正確的人生觀念。或許深受家中長輩的鼓勵，學生時代的我對於學業成績總是能自我要求與自動自發。

從小，學校因為重視升學主義和填鴨式教育的關係，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學生在學校上完課後，又背著承重的書包百般不願的到補習班或才藝班上課。所幸我有一對開明的父母，讓我度過了一個快樂的童年；在我國中、高中階段也遇到了幾位好老師，不僅教學生動活潑、思想也十分民主；老師們既注重學業，也強調學生五育之均衡發展，更為我們提供良好的學習典範與環境。我們與老師也建立起亦師亦友的情誼，更重要的是因為深受老師的影響，我們也明瞭了對追求學問所應有的正確態度，使我在課業上保持一定的水準，也讓我對教師工作充滿了憧憬與嚮往。

我是一個個性開朗喜歡與人接觸的一個人，平日喜歡閱讀課外讀物，休閒時會到郊外走走，放鬆心情。大學時期我曾參加過手語社，可惜的是我在大二以後就沒有繼續參與社團活動。我的星座是魔羯座，魔羯座的個性固執，容易堅持己見，這或許也是我的一樣缺點，有時候不太容易接納他人的建議，但從另一角度來說我毅力堅強，能堅持到最後，不輕易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再者，在同儕眼中我是一個個性爽直的女生，容易與他人打成一片，我喜歡團體中彼此一起分享喜悅與悲傷，所以我喜歡交朋友。